兒童公育問題

兒童公育

▲徹底的婦人問題解决法

▲處分新世界一切問題之鎖鑰

沈兼士

解决婦人問題，其最大之障礙物，卽爲家族制度。家族制度者，人類私有財產制度的歷史上之惡性傳統物；自來社會種種進化，莫不受其累而形遲滯焉，不過亞洲與歐，美，其受毒程度有深淺之別耳。今世界大戰告終，社會行將改造，建設此新世界之惟一原則，人莫不知其爲 Democracy 矣。假使不趁此時機打破家族制度，則婦人終竟不能脫離向日之羈絆，而社會之重心，仍屬於男子方面，是Democracy云者，但爲片面的而非普遍的。

今世與婦人問題並爲人所重視之勞動問題，其最重要之條件，曰「工資增加。」假使家族制度不先打破，則生活程度逐日增高，瞻妻養子，終莫能釋內顧之憂。此種不均等的經濟支配法，殊難維持長久之治安。是工資增加云者，但爲治標的而非治本的。

婦人解放，其難點不在未生育之前，而在既生育之後，此爲研究婦人問題者最當注意之處。歐美婦人智識程度，未必遠遜於男子，而卒未能與男子並駕齊驅，共同活動於社會中心者，亦家族制度爲之累故

耳。家族制度重要之元素，實爲兒女。今欲解決婦人問題，若不先從處置兒童方法着手，是婦人解放云者，但爲一時的而非到底的。

年來國人對於婦人問題，發表之文章頗多：或據事迹以評現狀，或本理想以定目的。至於處此現狀之下，當用如何手段，而後可以排除障礙，完全達到理想中所定之目的，此種方法，却少精密之討論。間有言之者，亦不過一枝一節，絕鮮道及根本的具體進行方法者。今本一己之見解，粗分進行方法爲四級，陳說於次。

四級方法：——

（1）女子須與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備有同等之智識。由小學以至大學，男女均須同校。破除向來以「良母賢妻」爲惟一標準之女子教育。

（2）智識既備，生計自廣；然後可以脫離男子之羈絆，爲社會服一切職務。

（3）男女既能各謀生計，夫婦當以分居爲常法，合居爲例外，破除固有之家庭形式。

（4）婦人問題最難解決之點，在於既生育之後。今研究婦人問題者，對於兒童，若無相當之良法以處置之，則婦人問題終無徹底解決之一日。良法惟何？吾以爲卽「兒童公育」是也。

兒童公育之組織　社會先當立一調查機關，酌定每若干人口之間，於適當地方設一公共教養兒童之區，其中如「胎兒所，」「收生所，」「哺乳所，」「幼稚園，」「小學校，」「兒童工場，」「兒童圖書館」「兒童

病院』等，及其他衞生設置，均須完備。擔任教養之人材，以體格壯健，常識完備，秉性親切爲合格之三大要件。此外更需設一『兒童學研究會，』聘任『兒童學專家，』（如『兒童心理學者，』『兒童生理學者，』『兒童教育學者』之類，）隨時調查討論，每年聯合若干區，開一『兒童比賽會，』請專門『兒童學者』評定成績之優劣，以期競爭改良兒童公育之組織，至於盡善盡美。

兒童公育之經費　凡爲母父者，每一兒童，須年助金若干：極貧者，得酌減助金，或免助金，資產家，除年助金之外，尙須納開辦臨時助金，及特別常年助金；大率以資產之多寡比例出金。凡助金額數，及減免納金，均須由本區人民公決之。至於遺產，統須歸入兒童公育機關，不得授與私人，如遇特別情形，可由本區人民公決辦法。

四級方法關於社會各方面之利益。

（每條下附議之（1.）（2.）（3.）（4.）即上方所列之四級方法。茲欲表明其與各方面有因果關係，故分議於各條之下。）

關於女子方面之利益：——

（a）女子之智力體力，原與男子無大差別。其後因女子爲男子所私有，遂終身埋頭於生育中饋之職務；數千年來，乃養成男優女劣之習慣，今將桎梏女子之制度一切解放，女子之智力體力，不久必可恢復本來面目。（1.）（3.）（4.）

(b)不至因養育而廢學問，失職業，終身可以不依夫賴子。(3.)(4.)

(c)永無操婢，妾，娼妓諸賤業者。(1.)(2.)

(d)不必人人備有賢妻良母之惟一智識。(3.)(4.)

(e)長於教養兒童者可以作爲專業，在兒童公育機關爲一般兒童造福。(3.)(4.)

(f)獨身，結婚，離婚，夫死再嫁，或不嫁，可以絕對自由，無家庭之拘束與兒女之牽掣。(3.)(4.)

關於男子方面之利益：——

(a)可以終身免負家累。(2.)(3.)(4.)

(b)可以改良納妾宿娼之惡習。(1.)(2.)(3.)(4.)

(注)男子納妾宿娼，實爲蔑視女子之人格。由心理方面觀察之，其最大原因，則惟厭故喜新；此層，(1)(3)法足以防止之。此外尙有特別情形，如爲求嗣續納妾者，(4)法足以防止之。如畏負家累，甯宿娼而不娶者，(2)(3)(4)法足以防止之。

關於兒童方面之利益：——

(a)使自覺其個人在於社會上之位置，以發達其對於人類互助之觀念。(3.)(4.)

(b)不受父母之溺愛或壓制，可以擺除崇拜祖先，依賴家長之惡習；使其有發揮本能之機會，了解獨立之精神。(3.)(4.)

(c)先天遺傳之惡根性或病質，(如癩病質之類，)得賴合於學理的教養以救正之，不致將來遺害於社會。(3.)(4.)

(d)婦人解放後，為社會上種種之活動，不能家居撫顧兒女，往往於兒童健全上發生影響。兒童公育之後，可無此虞矣。(4.)

(e)依分功原則教養兒童，其德育智育體育可以平行發達，成效必在舊式專賴父母為生活者之上。(3.)(4.)

關於教育方面之利益：——

(a)聯合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為一氣，可免向來學校與家庭格閡矛盾之弊，且可化學校之死教育為適應社會需要之活教育。(4)

(b)各種兒童教養機關合而為一，自人力財力兩方面言之，亦為最經濟的組織。(4)

(c)無恐藉世產，或因貧乏而失教育之兒童。(4.)

關於社會方面之利益：——

(a)純粹以個人為單位，男女平行發展，共同致力於各種事業，社會生產之能率自必倍增。(2.)(3.)

(b)家族制度，權貴階級，資產階級，均可藉此打破，永無復活之機緣，然後勞動問題，經濟均等問題，得有根本之解決。(2.)(3.)(4.)

(c)家庭破除，兒童公育之後，無產階級間接可以得有產階級之搵注，(參考上文『兒童公育之經費』)節。(又公共宿所及食所，自必應勢而興，當然騰出許多土地，節省許多糧食，以調節過與不足。此亦均貧富之一方法也。(3.)(4.)

(注)或以兒童公育之後，人人對於養育子女不負責任，恐將來發生人滿之患。此固爲理想上必有之問題。故上文規定：凡爲父母者，均須以子女之多少，爲比例，助金於兒童公育機關；卽所以令其負責任也。此外如禁止早婚，可於法律上規定之；節制性慾，可於道德上提倡之；皆消極的防止人口增多之法也。倘因此而竟謂兒童公育之必不可實行，則亦因噎廢食之論已。

綜觀上說，欲解決社會一切問題，非先解決婦人問題不可；欲解決婦人問題，非先解決家族問題不可，欲解決家族問題，非先解決兒童問題不可。解決兒童問題之惟一良法，曰『兒童公育。』美總統威爾遜嘗謂『國際同盟爲解決和會一切問題之鎖鑰。』我於兒童公育之對於新世界一切問題亦深信其有此鎖鑰之價值。頗欲趁戰後社會組織須變動之時機，將此主義宣傳，以供同志之研究。

或有以兒童公育雖於實行爲慮者，不知理想爲事實之先導，易卜生托爾斯泰當時所主張之正義人道，世多疑其太迂。遲至今日，已得發展之機勢，人莫不以其所主張爲事理之當然矣。兒童歸國家教養之說，昔日柏拉圖輩早已引其端緒，今時機已經成熟，人類私有財產制度的歷史行將告終，兒童本爲社會之分子，今歸之於社會公共教養，實合於自然之原理。吾深信欲立 Democracy 穩健完密之基礎，破除舊

世界之種種惡業。舍此別無根本的良法。

(附言一)此種組織，與舊式之「育嬰堂」「貧兒院，」其性質根本不同。此爲根本的，互助的，平等的。彼爲補救的，慈善的，階級的。不能混爲一談，認此爲含有彼之擴張性也。

(附言二)此稿成於病餘，無力參考成說，僅抒己見而已。尚望研究社會問題專家有以教之，幸甚。

(新青年)

非兒童公育

楊效春

我國工商業還未發達，男女界限還未打破。婦女除治理家事以外，在社會上簡直沒有事做。如果兒童公育，他們格外要閑殺苦殺。所以在事實上看來，今日中國是沒有兒童公育的必要。不過理論爲事實之母。理論果然是有利益的事，我們就應當竭力鼓吹，竭力提倡，把他擴充出去。所以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就是兒童公育究竟有什麼利益？還是有什麼害？且把我個人的意見寫出來供大家研究。

現在提倡公育的人，都主張借此打破家庭制度。我以爲我們的家庭制度是應當大大改革。但家庭組織，是萬萬不能廢除！我們的急需是怎樣改良家庭。不應當亂七八糟，破壞家庭。不要說現在民智幼稚的時候，不應當破壞家庭。就是將來民智開通了，也不能破壞家庭。破壞家庭就是破壞社會。家庭是人類組織社會的起點！是發達社會本能的中心！下等動物沒有家庭，所以也沒有社會。禽獸沒有永久的家庭，所以也沒有永久的社會。野蠻人的家庭，沒有像文明人的穩固，完美；所以他的社會，也很散漫游

離。

宗法式的大家庭，應當破壞；一夫一婦制的小家庭，應當建設。男子或女子獨霸家權的家庭，應當破壞；男女平權共同生活的家庭，應當建設。以父母爲本位的老大的，陳腐的，無生機的家庭，應當破壞。以兒女爲本位的，滋長的，進化的，有生機的家庭，應當建設。由這等家庭組織而成的社會，方能穩固！方能和樂！方能生存進化！倘若沒有家庭，社會便要多：（一）犯罪的人——一九〇四年美國人民統計，其中罪人百分之六十四，是獨身的。別國的情形，也大概如此。可見家庭生活，是可以防止犯罪的行爲。（二）貧窮不能自給的人——沒有家庭的人，往往懶惰，不肯勤於做事。所以各國窮民之中，鰥寡及獨身每占一大部分。（三）死亡的人——思密斯（Mayo smith）調查德國在一八七六年至一八八〇年間，四十至五十歲的死亡男女，凡千人。其報告如下：

未婚的男	二六•五	未婚的女	一五•四
既婚的男	一四•二	既婚的女	一一•四
鰥夫	二九•九	寡婦	一三•四

獨身的人——就是沒有家庭的人——容易生病，既病又不能得適當的調養，所以死亡率獨高。總此三因，我們可以說家庭存亡問題，便是社會治亂問題。要使社會生存進化，必得有良好的家庭爲基礎。

兒童公育就是直接破壞家庭，間接破壞社會的制度。有人說：「實行兒童公育夫婦便可以不必成立一

個家庭」我可以說：「兒童公育夫婦便決不能成立一個家庭。」因爲(一)完全的家庭是有夫婦又有子女的。沒子女的家庭是無生機的，不能繼續存在的，不完全底家庭。(二)家庭的功用就在養育兒童，替社會培養新分子。兒童公育的家庭的功用失了。夫婦間只有暫聚的房子，這種房子，我們可以稱他爲寄宿舍，遊戲場。不能算做家庭，還有(三)夫婦結合的要素是戀愛。但是感情是無常的，容易變化的。人的環境，學識，年齡，生理，各方面一有變動，感情每每隨之而變。養育兒童，就能把夫婦間的戀愛，推廣延長，繼續不斷。因爲兒童是天生來能夠引起人愛的，混身可愛的。我們看見他有不得不愛他的傾向。加之愛兒子是人的本性。夫婦之間有了這個愛物，自然能夠互助，加上一倍愛了。沒有他的，便容易生氣，容易反目，又減少重歸於好的機會！所以各國離婚的案件，都是沒有兒女的夫婦占大多數。（美國統計占四分之三）像我國舊俗只有氣殺，悶殺，餓殺，犧牲一生生趣事業，不准離婚。固然應該排斥。但是離婚到底是不得已的事，離婚多實在是社會不幸的現象。（美國社會學家愛爾活德(Ellwood)等以爲美國個人主義過度。家庭不安致造成社會的不安。）

下等動物，卵育極繁。不必愛護弱少，也能保存其種族。沒有什麼家庭。鳥當孵育的時候，雄的鳥幫助雌的築巢，養兒，防敵，還供他的食物。殷勤努力。鯨，海豹，河馬，栗鼠，鼹鼠，馴鹿及羚羊等，當生育的時候，雄的必與雌的同居。替他禦敵。替他供食。猿猴之類，家庭生活更爲發達。猩猩，黑猩猩，大猩猩等和人類的差不多。人類無論文明野蠻，都是有家庭生活。不過野蠻人的家庭，多是暫時的

。如勉可必思(譯音西名 Mincapis) 族人，夫婦同居到他們的兒女斷乳為止。斷乳之後，夫就去別娶了。澳洲的黑人，格林蘭的愛思克膜(譯音西名 Eskimo)等番族的家庭生活，時間更為持久。但終身的仍是很少數。這段動物史，可以表明兩樣事情：(一)愈高等的動物，家庭生活愈永久，愈穩固。(二)無論禽獸人類，夫婦間的互助精神，都是在養育的時候最發達。

兒童公育就把交通夫婦間情感的大鐵道斬斷了！用什麼來維持家庭！還要什樣家庭！還成什麼家庭！沒有家庭，社會上就要多犯罪死亡及怠惰不能自給的人！就要產生種種罪惡，衝突！兒童公育，豈不是破壞家庭社會的制度麼？

今更將兒童公育與人生，婦女，兒童，及社會進化各方面的影響，略說一下。

(一)兒童公育與人生——有小兒的家庭是快樂的，是有生氣的。沒小兒的家庭，是乾枯無味的，是暮氣沉沉的。終日勤勞，回到家中的時候，有爸爸媽媽細亮而清妙的和聲聽到。活潑潑地天真爛漫的姿態看到。何等快樂！自然不再覺得什麼疲勞。明日去做工，格外要努力了。自己歡喜努力的。自己努力，自己不覺得的。這種情形，我想有子女的都已經覺得。沒有小兒的家庭，聽到什麼？看到什麼？夫麼？妻麼？他自己也疲勞了。疲勞的人大概是蹙眉縮額，露出不快樂的容貌。那裏有小兒般的只知快樂，不知憂愁的十分可愛：時時可愛？西洋人看家庭如天堂。提起家庭，便覺得快樂歡喜。我想兒童公育之後，必不能享到這種情景。豈不是把人生的興趣減少麼？我們的家庭如牢獄，是我們組織家庭的人，沒有

程度的緣故。豈能歸罪兒童？

(二)兒童公育與婦女解放——有人說：「兒童不公育。則婦女終受兒女牽掣，必不能有完全解放的一日。」不知婦女受男子束縛的主要原因，是：(一)教育不均等，(二)買賣的婚姻，女子經濟不能獨立，也是這兩個原因生下的果！若不從根本着想，把這兩個大原因去掉；我知兒童公育之後，婦女的權力愈將薄弱！因為養兒就是婦女在舊家庭中所以能把權的原因。婦女是買來的貨物，又是愚昧無知，他所以後來能在家中得一部分權力，就是因要靠他養兒。不然，不生育的婦人，應當格外自由！格外有權！格外受人敬禮！為什麼他們也與普通婦女同流！或且倒更受人鄙賤呢？況養兒是夫婦同負的責任！是夫婦公共對於人類不可不盡的義務！不是婦人偏面的事。有樂同享，有患同當，兒女牽掣，必不只牽掣婦女一方面！養兒便是替社會服了很大的務！有暇也可以和男子一樣去做旁的事情。誰能說兒童不公育，則婦女只能在家庭服務；社會的中心，必仍屬於男子方面呢？總之結婚自由，則家庭便是男女共維的家庭！教育均等，則社會便是男女共治的社會！

(三)兒童公育與兒童——母牛養犢，惟愛惟護，不幸母牛死，孤犢每因之日瘠，或致夭亡。難道是人的智識不如母牛？實在是人的愛與護其犢不如他呀！代人養兒，無異代牛養犢！富貴之家，常雇乳母養兒，他的成績怎樣？公育機關中的婦人，無論怎樣高明，怎樣才智，這個總是不如他兒童自己的母親！且一個人的乳是有限量的。幾個婦人的乳，必不足供衆多黃口小兒的飽飲！牛乳麼，牛乳的養分是否同

人乳一樣！小兒在胎中飲母親的血，一墮地就去飲非其屬類的牛乳！是否適合衛生！據巴黎統計，公育的兒童死亡率很高。平常兒童的死亡，只及他四分之一。你看危險不危險？養兒是女人的本能！也是他對於人類最要緊的義務！是本能，所以無須十分學習。是要緊的義務，所以不可不個個人加以學習。受過教育的婦女，養其子女，其成效豈致在公育機關之下？歐美各國公育機關的設立，是過不得已的事情。因爲母親死亡或疾病。或貧苦須到工廠作活，不能養育兒童。所以政府或慈善家設立這種機關以保育之。這是家庭和兒童不幸的事體！救濟窮人沒奈何的一種方法！豈父母所願？豈兒童所願？

（四）兒童公育與社會進化——兒童公育則各種教養機關合而爲一，從人力財力各方面看較爲經濟。且婦女做工的時間可以加多。社會生產能力可以增加。這是公育的利益。也就是提倡公育的人所舉的絕大理由。但是社會的進化，是包含社會的和諧，(Social harmony)社會的效率(Social Efficiency)及社會的生存(Social Survival)三個目的。兒童公育不過於社會的效率方面，稍微有點好處。離散家庭，減少人生樂趣，還能增加社會的和諧麼？因破壞家庭而使社會上多死亡犯罪及不能自立的人，又使兒童容易夭亡，不是於社會的生存有礙麼？

結論——家庭是傳遞社會文明，保持社會生存的緊要機關！能培養兒童忠義，仁愛，服從，謙恭，互助諸美德！所以有人稱他是使個人社會化的學校！兒童是家庭生活的中心！養育兒童是能把夫婦感情格外親密！家庭及人生生活格外美滿。兒童公育便是破壞家庭！破壞家庭便是使社會散漫！不安！擾亂！

退化！

(附註)本篇所舉統計各例多從 Ellwood 所著的 Sociology and modern Soial Problem 一書摘譯而來，讀者可取原著參考。

(學煜)

駁楊效春「非兒童公育」

惲代英

三月一日，學燈欄，載楊效春君「非兒童公育」一文。楊君根據各種調查與統計以立論，驟然看起來，似乎壁壘森嚴，無隙可乘；然而若能更審慮一番，便可看出楊君的立論，有許多謬誤的地方。我現在就楊君的話，一一加以駁論。請楊君的教，亦便請讀者諸君的教。

楊君說：家庭是人類組織社會的起點；是發達社會本能的中心。下等動物，沒有家庭，所以亦沒有社會；鳥獸沒有永久的家庭，所以亦沒有永久的社會；野蠻人的家庭，沒有文明人的穩固完美，所以他的社會亦很散漫游離。

楊君所舉的例，我都承認。然而這不見家庭是發達社會本能的中心，只好說因社會本能的發達，發生家庭。所以家庭進化，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乃是社會本能發達的結果。所以家庭進化，僅是社會進化的一方面，與社會進化別的方面，乃由同一條件而發生。由此，所以說沒有家庭便沒有社會了，是謬誤的一點。因為社會不是靠家庭而發生而存在，乃是靠社會本能而發生而存在。社會本能的發生，乃由人類自覺或不自覺適應環境的進化而然。若楊君所說，家庭是發達社會本能的中心，究竟家庭是否仍由社

會本能發達而產生？若不如此，家庭何由產生？若如此，除了家庭，何以知道社會不仍然一樣的存在而發達？

楊君說：倘若沒有家庭，社會便要多犯罪的人。一九〇四年美國人民統計，其中罪人百分之六十四，是獨身的。別國情形，亦大概如此。可見家庭生活，是可以防止犯罪的行為。

楊君這一說，只抄了個統計，並未說甚麼理由。其實獨身便會犯罪，或者有些人要想着這是沒有異性的調劑，與家庭的繫念；然而這都是很膚淺的見解。人類若不是有經濟的壓迫，非有神經病的，總不輕易肯犯罪。楊君不曾想這百分之六十四的獨身者，是甚麼樣的人；為甚麼好端端的做獨身者。他們不是受了經濟壓迫的嗎？經濟的壓迫，一方使他們成獨身者，亦一方使他們犯罪，所以獨身與犯罪，都是經濟壓迫的結果。楊君却忽略了獨身的原因，因而誤認獨身是犯罪的原因，這亦是一種謬誤。

楊君說：沒有家庭，多貧窮不能自給的人。沒有家庭的人，往往懶惰。各國窮民之中，鰥寡及獨，每佔一大部分。

這一點我想讀者很容易覺得楊君是將因果倒置了。貧窮懶惰是沒有家庭的原因；楊君却誤以為沒有家庭，是貧窮懶惰的原因。我想還不待多辯正。

楊君說：沒有家庭多死亡的人。Mayo-Smith 調查德國一八七六—一八八〇間四十至五十歲的死亡男女凡千人，其報告未婚男二六•五，女一五•四，既婚男一四•二，既婚女一一•四，鰥夫二九•

九，寡婦一三•四•

這一點的謬誤，我想亦與前面說沒有家庭的人多犯罪是一樣。雖然沒有家庭的人，因爲沒人疾病扶持，亦是多死亡的一個原因；然而我們總應記得使他沒有家庭的貧窮，每每使他受各樣生活的煩惱，不能得相當的衛生，亦不能得相當的娛樂，這都是多死亡的原因。所以統計表雖然證明楊君所敍的事實是正確的，不能因而亦證明楊君所主張的意見，亦是正確的。

楊君說：兒童公育，就是直接破壞家庭。夫婦愛戀無常，沒有兒童加上一倍的關係，夫婦容易生氣反目。各國離婚案件，都是沒有兒女的夫婦占大多數。(美國統計占四分之三)

我的意思，亦信兒童公育是直接破壞家庭。但是楊君所說家庭的利益，同無家庭的害處，都如上文辯明了；所以楊君沒有理由非兒童公育。至離婚的事，我信在夫婦有一方覺得有離婚之必要時，應該他們有離婚之自由。一般男女爲有子女的牽累，忍氣吞聲在痛苦的婚姻之下，乃是大不應該。所以我想楊君若能把習俗無理的「離婚是不幸」說打破，自然這只有恰見兒童公育的必要。羅素說「夫婦一結合，便要鞏固到一生；或是在雙方同意而外，還要他種理由纔可離異；實在是沒有理由可說。」柏拉蕭說「第一，離婚應如結婚一樣容易，而且爲私人的行爲；第二離婚只須一方請求，不必問請求之理由，亦不必問他方之應許與否；第三有判離婚案之權的，不應防離婚之發生，只應執行休妻恤金；第四不可用結婚作爲一種懲罰，如你不贊成這夫婦的行爲，儘可懲罰他，但不可强他們做永久的婚姻；第五假使你以爲離

方都無罪，亦不可違他們意志，强他們做永久的婚姻。」自然柏拉圖所說休妻恤令是就男女經濟不平等的社會而說。

楊君說：小兒只知快樂，所以有小兒的家庭是快樂的，有生趣的。兒童公育，豈不把人生興趣減少？又兒童公育之後，婦女權力益將薄弱：因養兒是婦女在舊家庭中所以能把權的原因。不生育的婦女，倒反受人鄙賤。

楊君這一段，我覺得在現狀之下，不談別方面的改造，僅僅看見兒童公育一方面的人，應該注意。我信兒童公育是當然的。但是兒童公育，只是全局改造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說是全局改造的第一步。然而若一切現制度都不感覺改造的必要，僅求兒童公育，部分有弊，不足非兒童公育。我想若人在自由工作，沒有生活壓迫的時代，將無人而不自得；爲甚麼一定要靠那無知的小兒，纔快樂。纔有生趣？若婦女已完全解放，經濟獨立的時代，將無所謂家庭痛苦，何至靠養兒纔不受人輕看？人生興趣，婦女權力，必須靠着兒童；所以不產育的人，便感痛苦了。楊君以爲這種痛苦是應當的麼？或者以爲那人生無聊的慰藉，婦女由不正當挾制所得的權力，便算可以滿意的了麼？爲甚麼非兒童公育？

楊君說：代人養兒，無異代牛養犢，總不如兒童自己母親的愛與勤。且人乳有限，幾個婦人的乳，不足供衆多黃口之食。牛乳是否同人乳一樣？

論到公育機關代人養兒的利弊，楊君所說，未始無理。然而養兒不僅是愛與勤便夠了；普通父母，雖

溺愛他的兒子，然而因爲愚昧不合法的養育，犧牲了無數的兒童。公育機關，是有研究有經濟的專門家担任照顧一切；自然不是不負責任，不勤愼精細的人所能得社會信任的。若說這些人必然不如自己母親可靠，爲甚麼教育不信任自己父母，要信任學校教師？醫病不信任自已親人，要信任醫院醫士？爲甚麼教師與醫士，一定比自己父母妻女可靠些；公育的委員，一定不能比自己母親可靠些呢？論到他人的乳是否與母乳一樣。牛乳是否與人乳一樣。這一點我以爲値得談公育的人注意。紐約兒童衛生局長 S. J. Baker M. D. 他就任以來。紐約兒童夭殤率。遂爲全世界大城市最小之處。他說：「母乳乃嬰兒最合宜之食物。天按嬰兒發達之程度。配置調劑置於母之身中。嬰兒食品中所應有的各種原素。母乳中莫不有最合宜的配置。嬰兒漸長。此等配置亦隨而變化，不失其最合宜的滋養價値。食母乳的嬰兒，很少腸病；能有極良的發達，其齒能於合當之時生長；筋骨皆較强壯；能行時亦較早；且亦似不致染喉炎，旣染病亦較能抵抗，能忍耐，而易於復原。」這一段話，我從 Baker 的爲人，容易覺他可信。而且造物的奇祕，能令母乳最合宜於他的兒童，亦是意中的事。不過雖然如此，並不能遂防礙公育的進行。我的意思，兒童初生之時，爲之母的可受公育機關的指導以育兒。滿一月後，斷乳以前，可限令爲母的在公育機關內。或附近作工，撫育訓練雖有專人，哺乳仍由其母。如此則女子仍不致受育兒之累，亦不致因他的愚昧貽害於兒童。所以這亦不能見兒童公育的不能行。或以爲哺乳仍須爲母的自任，不能算是滿意的解決；然而若必須爲母自任的事，他人終不能代理。譬如分娩雖女子之累，然而必須自任；哺乳亦是一

樣。不過人的能力，能減少女子的累罷了。

楊君說：巴黎統計，公育的兒童，死亡率很高；平常兒童死亡，只及他四分之一。

這一段話，楊君實在太籠統了。巴黎的公育機關，顯然與我們所說的公育機關是兩件事。他所公育的兒童，多係貧民子女，先天後天，都有許多可以夭折的原因。這何以見得是公育的不好？何以見得是公育使他夭折。

楊君說：養兒是女人的本能，亦是對人類最要緊的義務。是本能，所以無須十分學習；是義務，所以不可不個個人加以學習。受過教育的婦女，養其子女，成效豈在公育機關之下？

楊君這段話，我沒有甚麼非議；但我覺得教婦女人人消耗精神於這同一之事，未免太不經濟了。而且養兒，雖是女人本能；合理的撫育訓練方法，究非專門研究的人不能得滿意的造就。這豈是個個人可以學好的事？人類原靠互助以成社會；所以一切雖須自己料理的事，可以找專精的人代爲料理。教育何嘗非對人類最要緊的義務？既可由父而轉於師；那便撫育的事，何以獨不能由母而轉之於公育機關呢？

如上所說，可知楊君立論，有些地方是沒有將因果看清，有些地方是將公育機關當作眼前育嬰堂一類的組織。我信兒童公育，因爲他是人類正當生活的一部分，因爲他很可以幫助人類到正當生活的田地。我不是如沈兼士的主張，要甚麼公育機關捐金；羅家倫的主張，要産婦優待金。我不以爲這是一種社會政策，或者苟且敷衍的社會改良運動。我信他要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時代實現；否則亦要在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的小組織共同生活中實現。自然小組織中公育的實現，很有幫助於小組織的完成與發展，亦即很有幫助於人類全體正當生活的進化。是我們現在應該努力的事。

致中華雜誌陳正謨亦有篇論公育的文字，他提出三個反對意見：(一)子孫觀念打破了，勞心勞力就要減少，有害人類進化，(二)人無教養責任，怕生殖過繁，(三)子孫觀念打破，婦女會為避麻煩而避妊。他對於(一)與(三)，以為可以用他的「人生真義，」使「人類為學說奴隸。」對於(二)主張禁早婚節慾；又說婦女生產有稀有密，有不產的；而且用腦過度，生殖力減少，社會文明，夫婦為謀便利，必不常居一室；所以不怕生殖過繁。

我對陳君解說，不很滿意。我以為工作是人的天性。(另篇說明)若能明白羣己的真關係，更可以長他那自覺的努力。論到婦女為避麻煩避妊，我想這都是私有制社會所有的現象。若臨產有義務醫院照料，產後有義務公育機關撫育，女子沒有經濟壓迫，說他們僅為自己很少的便利避妊能成為一種風氣，我不信是自然繁殖的動物律所許。至於怕生殖過繁，我想將來男女一切解放，性交減少他的神秘的興趣，人類自然不如今天都像一般色鬼。而且果然有生殖過繁的事，一定有些人從社會方面着想自覺的避妊或節制生產，如今日一般社會改良家一樣熱心。所以我信兒童的公育，是恃人類的徹底解放，是恃人類對於社會的自覺；不恃人類為學說的奴隸。

盼望有心人將公育的真正意義正確方法認識清楚，努力求他實現。這是人類正當生活所關，亦即人類

幸福所關。依我的意思，我們應該先有個共同生活，由共同生活裏實現公育，由公育以求共同生活內面的完成，及對外的發展。

(學燈)

再論「兒童公育」

楊效春

閱四月十八日學燈，代英君駁我「非兒童公育」一文，其中所述，有的地方可以補我說之不足，感激得很。有的地方是他誤會我的意思。他對於自已的主張，也很含混，我且把他指點出來，批評一下。請代英君和讀者諸君指正。

代英君以我說「沒有家庭社會便要多犯罪，死亡貧窮，懶惰之人。」謂為因果倒置。

社會中犯罪死亡貧窮怠惰之人，固不是盡由於沒有家庭。而沒有家庭，實社會中多犯罪死亡貧窮怠惰之人之一種原因。這是凡讀過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的人，都可知道，這些人與沒有家庭，確是互相因果的。謂為因果倒置，是不合事理。盧梭說：「家庭生活的吸引，是防止各種罪惡最好的消毒劑。小兒的急忙生活，看來似乎疲勞，其實是很快樂的。可以使他的父母格外相需，格外相愛，可以使他們倆夫妻的關係格外緊牢，密切。和樂的親愛的家庭之中，整理家事，是婦人最歡喜的職業，也是男子最有味的休養。倘若自已的兒女，請人代養，那就要父不父，母不母，兒女非兒女，兄弟姊妹不是兄弟姊妹了！他們面不相識，那能相愛呢？個個人只知道自己而已。那麼家庭成為陰鬱孤寂的地方，大家就要到別的地方去求娛樂了！」我以為家庭生活，是高尚的，純潔的愛底生活。倘若家庭組織得好，社會

上就可減少嫖賭煙酒種種無聊的消遣。家庭生活，豈不可以防止犯罪的行為？沒有家庭，豈不可為社會上多犯罪之人之一種原因？其他諸事與家庭生活的關係，亦可想見，我亦不細說了。

代英君說：「社會不是靠家庭而發生而存在，乃是靠社會本能而發生而存在。……若楊君所說家庭是發達社會本能的中心。究竟家庭是否仍由社會本能發達而產生？若不如此，家庭何由產出？若如此，廢了家庭，何以知道社會不仍然一樣的存在而發達？」

人若沒有社會的本能，則人類只有個別的家庭，沒有團結的社會。社會組織的要素，固然是社會本能。但須知人之本能，是不只這一種。只有這一種，決不能產出社會。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兄弟，朋友社會。倘若人沒有男女性和親子的本能，則人類早已絕滅，那裏還有社會？

我為什麼要說「家庭是發達社會本能的中心」呢？杜威說：「家庭組合在人類社會中，是很重要的。許多道德的觀念，如慈悲，親愛，和睦，保育幼弱，一視同仁，等思想，都是從家庭制度中發生出來的。」Ellwood說：「家庭是社會中利他主義的重要的—差不多是惟一的—發生地。兒童對於慈愛，服從，服務，尊敬他人，犧牲自己，平等，諸美德；都由此學成。家庭可以稱之為使個人社會化的學校。」東西社會學家，教育家，兒童心理學家，對於這個問題，講得很多很多；我也不必更引了。若家庭是可以發達慈愛，一視同仁，尊敬他人，犧牲自己，平等諸美德者；則家庭豈不是發達社會本能的中心？有人說：「兒童公育亦可以養成諸種美德。但是這尚在不可知之數。且以一人—又是他人—而教養羣兒，決

不如母親自養之周之專。（詳見下）「家庭何由產生」這問題非一二言可盡。簡單說起來：（一）兼男女性的本能。（二）兼親子的本能。這二種本能對於家庭之產生實占很重要的位置。至少亦必與社會本能對於家庭之產生有同等的價值。且人類社會本能的發生當較遲。代英君說：「廢了家庭何以知道社會不依然一樣的存在而發達？」他這個結論，空空洞洞，不落邊際，令人捉摸不到。他的意思以為廢了家庭，社會依舊可以存在而發達。我要反問「何以知道廢了家庭，社會就可以依舊存在而發達呢？」且廢了家庭之後，社會之存在和發達，與從前「依然一樣。」又何需廢了家庭？

再我要問代英君和主張破壞家庭的人，為什麼要破壞家庭？

為他阻礙文明？則禽獸無家庭，終為禽獸。野蠻民族無安穩的家庭，終為野蠻民族。歐美諸國有快樂穩固的家庭，也不害為先進國。家庭固未嘗阻礙文明。且家庭實傳遞、繼續保存人類精神和物質的文明之重要機關。

為他妨害社會？則家庭實利他主義之發生場；而利他主義實社會進化之要素。代英君亦自認家庭進化為社會進化的一方面。

為中國「家庭腐敗？（不是個個腐敗）則因中國家族制度，（Family System）與組織家庭之人程度幼稚之故。非家庭生活（Home life）家庭本體之罪。制度之不良，人之不善，應當改良，應當教育，破壞何益？拿國人愛護家庭的觀念，擴充出來，并愛社會，國家，世界，及自己；這是文化運動所應有的一部

分事。拿國人愛護家庭，愛護小兒的心，而幷破壞之；我未見其可。國人程度幼稚的時候，破壞家庭，則社會必大亂。國民程度開明以後，則家庭生活，可以使人之生活格外美滿，格外豐富，而利其社會。以上所說是從社會方面看來，家庭不可破壞，不必破壞之理由。

代英君說：「若人在自由工作，沒有生活壓迫的時代，將無人而不自得。爲甚麼一定要靠那無知的小兒纔快樂？纔有生趣？」

我前作只說公育可以減少人生興趣，並未說人生興趣只在養兒。若有人說無知的小兒，不足快樂，不可發生興趣，我只能說他沒有欣賞小兒的能力。我願他且到幼稚園裏去一看：無論那園中的小兒，是男是女，是黑是白，是美是醜，是長是短，是肥是瘦，是強是弱，都只覺得可愛。其中的兒童都與我們不相熟識的，我們且愛他如此，何况他的慈愛的父母？心理上說：人有 Parental instinct （愛子的本能。）父母愛護小兒，可犧牲一切，並自己的生命也不顧。這種本能，母親尤強。此性得遂，則覺愉快樂。不得遂，則忿怒，悲愁，失望，灰心。

村中有產女者，貧不能養，方彌月而嫁之素所親信之友家爲養媳。其母狂哭暗泣，寢食不安者累日。諸君思之，其痛苦爲何如？付兒於公育機關，爲嫁女於素所親信之友，所差幾何？母親之心願乎？小狗被人傷害？則母狗跳躍咆哮張牙舞爪以護之。小豬方與母豬分離，則母豬奔走呼號以追索。小豬亦歷數惟母是尋。其他動物，類多如此。養子之本能，人與動物同也。小兒方墮地，而即付之公育機關，母親

之心忍乎不忍？其愛子之情何所宜淺？老而無子的婦人，看見他人的小兒，每每下涎，見着小兒就要去抱他，揹他，買餅餵他。不是怪癖的婦女，終是愛小兒的。此就婦人的心理方面本能方面看，欲驅天下婦人盡棄其兒女而公育，是爲不可能。

代英君說：「若婦女在完全解放，經濟獨立的時代，將無所謂家庭痛苦。何至靠養兒纔不受人輕看？」

我前作所說的意思謂：女子之受人敬禮與否，是在教育平等與婚姻自由與否之故。不在養兒不養兒。用以反證「兒童不公育婦女不能完全解放之說」之謬誤；代英君此處誤解我的意思了。家庭本身不是牢獄。是快樂的。非痛苦的地方。從前女子所受家庭的痛苦。不是養兒給他的。前已說明。

代英君說：「教育何曾非對人類最要緊的義務？既可由父而轉於學校教師，那便撫育的事，何以獨不能由母而轉之於公育機關呢？」

代英君這個例我初看到，頗把我非兒童公育的意見，自己起了疑問，幾乎打消。隨後一想，這是類推律（The law of analogy）之謬誤。教養二事，不可一概而論。我且把我的理由寫出，問代英君是不是？（一）母親愛子之情比父親更濃；（二）一個教師可以教育數十個兒童，一個乳母不能養數個兒童，因爲（a）乳的關係，（b）此時兒童完全無能，（helplessness）時時刻刻需人照顧，至於學齡已比較的有自動的能力；（三）兒童與人接觸的機會愈多愈好，嬰兒尤甚，因爲人有一大部分的智識，是靠着五歲以內的時候學成，若把他與人接觸的機會減少，則他的教育必受影響，而與母親接觸，尤可發展他的慈愛犧牲

種種好的精神；(四)養之期限短促，一二年後卽可付幼稚園，教之期限較長，可二十餘年；(五)養大部分是本能上的事。其種種智能多得之於先天。教育之技能智識，多從後天得來的。然如禽獸，且能養育其兒。要教高深專門的學問，非久經訓練者不能了。

鱘魚生子可一二十萬，而產後父母俱置之不顧。故長成者僅可十一二條。有許多魚類的母親，能護卵於未孵化之時，後又能領導小魚覓食。所產雖少，而存者較多。鳥類獸類，所產之數更少。而夫婦多均能負養育之責，也能傳殖其種。愈高等的動物，其幼兒愈弱，其幼齡之期亦愈長。故常須夫婦同負養育之責，纔能適於生存，猴類於生育時常合居，就是這個道理。總之父母之留心養育愈周，則小兒長成之機會愈多。夫婦同負養育之責者，必比母親獨負責任者之小兒，多生存之機會。以體力，道德，感情，智識，種種相等之兩個母親，甲養其親生之一兒，乙養非己所生之二兒，或數兒。試問諸兒將來長成之機會孰多？爲什麽要兒童公育？

爲人人養兒不經濟？(我以爲主張兒童公育最强的理由只是這一層。而如代英君之計畫，哺乳仍由其母。也不經濟。說明詳下) 則人生目的固不僅爲物質的經濟。且得不預先打起大算盤來，依舊是不經濟。

爲免婦女之累？則根之心理學，養兒實人生樂事，婦人尤願。

爲尋常父母無智無識不善養兒？則應提倡女學，普及教育，以增其智識。

為英俊婦女養兒不能去幹更有效率之事，則他儘可不嫁人，不生兒。為社會造福，犧牲。為兒童？為社會？為人生生活之豐富，美滿，豈可兒童公育？何需兒童公育，代英君說：「我信兒童公育，因為他是人類正當生活的一部分，因為他很可以幫助人類到正當生活的田地。」沒有理由的信 只是偏見，容易陷於迷信的路上。甲可信這個，乙可信那個，丙又可以信這個那個以外的東西。你信兒童公育，因為他是人類正當生活的一部分。……你怎能知道他是人類正當生活一部分呢？怎能證明他很可以幫助人類到正當生活的田地呢？我以為兒童公育，破壞家庭，害及社會，減少人生樂趣，摧殘父母愛子之天性而兒童的身體方面精神方面更不能得好結果。非人類正當生活。

代英君對於兒童公育之計畫說：「兒童初生之時，為之母者，可受公育機關的指導以育兒。滿一月後斷乳以前，可限令為母的在公育機關內或附近作工。褓育訓練，雖有人專任，哺乳仍由其母，如此則女子仍不致受兒童之累，亦不致因他的愚昧，貽害於兒童。」

婦女愚昧，應早施以教育。代英君的計畫，於產後纔加以指導，謂之「臨渴掘井。」且小兒在母胎中，做母親的就應當有種種注意之點。（詳見胡宣明著「嬰兒衞生」）

公育機關自然不能容納許多母親。你說附近。附近沒有適於母親工作的工廠怎麼樣呢？以多少路為附近呢？一里路？二里路？那麼上海一處應設多少公育機關？兒童每天吃乳六次或七次。母親哺乳來來往往，豈不麻煩？其所耗於奔走之光陰幾多？小兒哺乳夜間約二次，清早一次，又怎樣辦呢？母親在家，

也有事可做。何必一定要到工廠裏去作工，纔算社會服務？生兒未久，就要棄其可愛可憐的嬰兒，「限令」他到那裏那裏去「作工」，」代英君簡直把人母當作機械或牛馬看了！「自由工作的時代，」作工終應當自由。何用外人「限令？」我還要問：作工爲什麼？人生爲什麼？人是有情的動物，不是機械。作工，作工，只知道作工。

我說公育機關可以設立，以爲母親死亡，殘疾，瘋狂的人。若其母親恃工爲活者，則產兒一二月後，（其斷當受社會的優恤）亦可以交公育機關爲之代養。這是不得已的，若必推行於人人，則不可能，也不應爲。

家庭是使人生生活格外豐富，格外美滿，又是使兒童社會化的機關。其中別的事都可以委託其他機關。惟產生與養育社會新分子的責任，不能旁貸。何況中國現在有許許多多的事業，還是分門別戶。未脫離家庭工藝時代？

少年社會諸社友，歡迎杜威先生的時候，座間有人問起這個問題。杜威先生答：「家族制度，家庭生活，應分別清楚。制度可以改良，家庭生活是不可廢除。兒童公育便是使家庭(Home)改爲房子(House)。」這些話很有意味，故寫出來。供大家研究。

（學燈）

再駁楊效春君「非兒童公育」

惲代英

學燈三月一日，載楊效春君非兒童公育一文。四月十八日，載我的駁楊效春君非兒童公育一文。五月

五日載楊效春君再論兒童公育一文。現在的這一篇文，是緊接上三篇而來。讀者若取而比較參證一番，必然要覺得幾分興趣。

不知從五月四日以到今日，讀者對於這個問題，有甚麼感想？楊君亦不知有甚麼感想？我所以必須遲至今日乃作此文的，因我有預定的別項事務，碌碌沒有閒暇。我亦想我同楊君是討論眞理，不是爭一天的勝負。所以亦不願在意氣方盛的時候着筆。而且我亦盼望在這個期間，聽些別的讀者的意見。可惜一直到了今天，無論贊成楊君或贊成我的，任何方面，都沒有一個人發言。似乎兒童公育，不是這樣不値得討論的問題。而且這樣有幾分嚴整的討論，亦比較容易發現眞理，不應說這僅是我與楊君的事。

我做這篇文，盼望引起楊君的盡情駁覆，亦盼望引起愛眞理的朋友，起來參戰。但我要申明的盼望所有加入的人，乃至楊君與我，都只是友意的討論，不是敵意的攻擊；都只是理論的研究，不是文字的吹求。我是一個信兒童公育，信自由戀愛，信打破家庭的人。我盼望楊君乃至別的比我高明的人，用眞理的光啓示我。我是十分眞誠的熱心。因爲我應該申明的，我是太沒有學問了的人。

閒話少講，以下便歸入本文了。

我看楊君再論兒童公育一篇，依我的認識：楊君就社會學說起來，承認有家庭，然後有社會。就心理學說起來，付兒於公育機關，是違反爲母的心理的事。就生物學說起來愈高等之動物，其幼齡之期愈長，故須夫婦同負養育之責。此外仍信公育後便不能防止犯罪行爲，減少人生興趣。亦仍信公育沒有母親

的愛與勤，所以兒童訓育　受許多不良的影響，此外還有一則，駁我的產後爲母的受公育機關的指導以育兒，撫育訓練雖有專人，哺乳仍由其母的話。

但是楊君所說的家庭，是就組織得好的家庭而言。公育的不能行，又特別注意中國現在情形，所以說「國人程度幼稚，破壞家庭。則社會必大亂。……何況中國未脫離家庭工藝時代?」楊君所說的公育機關，仍指着無人時刻接觸照顧的地方，多少等於嫁女於素所親信之友，甚至於拿小狗被傷，小猪分離比方起來。然而楊君又說兒童一二年後即可付幼稚園。母親死亡，殘疾，顛狂，或恃工爲活的產兒，不得已仍可交公育機關。

又楊君對於我所說離婚自由一段，沒有答辯。再如兒童公育婦女權力全將薄弱，巴黎統計公育兒童死亡率很高的話，這一回都沒有與我不同的解釋。再如答辯沒有家庭，社會便要多犯罪，死亡，貧窮，懶惰的人的一則，究竟只說了沒有家庭不能防止犯罪;於怎樣發生死亡，貧窮，懶惰，僅僅說了句「讀過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的人，都可知道。」我既讀書不多，就我的意見，總要相信我原來的解釋。這裏還要盼望楊君更詳細的指教。再我原文乃說獨身與犯罪，獨身與死亡，是平行的，是同出於別一原因(經濟壓迫)的。只獨身與貧窮懶惰，是說楊君倒因爲果，楊君不可錯認。

姑且先請楊君細看上文，我對楊君，這番是不是更有甚麼誤會。若有誤會的，提出來說明，大家節省一點時光，好專注全力於擺學挫銳。以下我便同楊君肉搏了。

楊君說：『人若沒有社會的本能，則人類只有個別的家庭，沒有團結的群體。但人之本能，是不只這一種。只有這一種，決不能產出社會。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兄弟，朋友，社會。倘若人沒有男女性和親子的本能，則人類早已絕滅，那裏還有社會？』

又說：『家庭何由產生？這問題非一二言可盡。這單說起來：(一)靠男女性的本能，(二)靠親子的本能。這二種本能，對於家庭之產生，實佔很重要的位置。至少亦必與社會本能對於家庭之產生，有同等的價值。且人類社會本能的發生常較遲。』

這是楊君拿社會學的眼光，討論家庭的起源的一番理論。誠然有許多社會學家亦不免不自覺的這樣想。但是果然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麼？果然有個別家庭然後有團結的社會麼？若眞是科學的社會學，不可不考究人類歷史上的事實，以為佐證。若說到這一方面，我恰好與楊君意見相反。因為許多社會學者，都不能不相信人類最初是亂交，(Promiscuity) 其後乃有母系的社會 (maternal Society)。在母系社會時，人類還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然而在亂交時，人類已經有了共產 (Commune) 的生活了。所以社會的存在，是幾與人類的起源同一古遠的。我們考察人類的起源，不能從亞當夏娃下來，因為那是神話。若就我們可考見的，只好就歷史的傳說，以比於現代的蠻族。那樣，便就 Latargue 所說 Anolaman 島的風俗，該島婦人屬於任何同羣的男子。又說許多初民社會，女子結婚以前，性交有無量的自由。又Hobhouse 說，加尼福尼亞 (Californi) 及巴西海岸，秘魯若干族，澳洲，非洲，印度，都有尋不出婚姻關

係的民族。又中澳洲 Arunta 盛節之時，男女仍可亂交。把這與各種的婚姻方法合起來，回頭想想一般歷史家的相信，如我國亦說伏羲氏纔定婚姻，這可見家庭乃既有社會以後好久纔發生的事。我們雖說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其實並不如此。Lafargue 說：「蠻人不能知身外之物爲私產，以他不能自外於團體，求個獨立的生活。他以周圍有永遠的物質的危險，且常被許多幻想的恐怖所包圍，故他不能隔離存在，亦不敢生獨立生活的夢想。」Engels 說：「人類因無抵抗力，故必須合羣。…… 男子惟以不忌妒，而能相互容忍，故能結大而久的人羣。」這乃解說人類最初不知有私產。（家庭乃至夫婦制度，都是隨私產而發達。family 這個字的起源，羅馬人說 Fam lus 爲家奴 Familia 爲屬於一個人的一羣奴隸。蓋羅馬律，對於妻子奴隸，都有處置生死權。別種民族，以妻子與奴隸同等看待，例亦很多。New Mexico 貸妻與質奴是一樣的事。）亦惟其不知有私產，所以社會的結合更牢固。這恰與楊君所以爲有家庭纔有社會的相反。

還有 Espinas 說了幾句更痛快明瞭的話。他說：「合羣爲動物最高的羣性。這雖假由家庭組成，然開始時家庭恰與合羣立於相反之地。故其發達成反比例。」又說：「家庭完成以後，只能在特殊情形下結合爲羣。每係自由性交或多妻之地，其羣比較還自然些。……故欲合羣，家庭束縛必須放鬆，使個人自由。因此不能說爲有組織的羣。因爲的一夫一妻制，大概都很嚴格遵守。」……哺乳類的成羣的，都以不化入家庭之故。…… 故合羣意思最大的仇敵，莫過於家庭束縛。我們不必怕說更高社會的發達須使家庭

經一種改變。

關於這方面的學說，我介紹楊君看下列幾本書：Paul Lafargue's The Evolution of Property, Frederick Engles' The Origin of Family, Hobhouse's Morals in Evolution, Lijourleaus The Evolution of Marriage

依我的相信。社會的結合，原由於人類爲生存而聚集。(Aggregation)這便是上回所說，社會本能。這裏我還要承認上次同意楊君所說，下等動物沒有社會的話是太急遽了的肯定。蜂蟻的社會，很有許多可以驚異。Karlkautsky 說，『與同類合作之事，自微生物已然。』又說，『禽獸如住在一處，亦會覺得強大的社會衝動。』我想楊君只須細想動物界的情况亦未必還保持原說。至於這社會本能何由而來？這是宇宙的一個奇秘。不能完全解釋作自私心的發展。所以由這本能再加以由危險與怖恐的心理，而型成的社會，與家庭沒有甚麽必要的關係。楊君說，只有社會本能，決不能產出社會，這話與事實不符。更說，人類社會本能的發生當較遲，尤其不妥。

男女性與親子的本能，誠然與家庭產生有些關係。但都不是最重要的關係。因爲性交與生殖的事。雖然很早存在，然而經了許久，然後纔有母系社會，略有些今日家庭的意味。又經許久，然後纔有父系社會，越是近似了些現在的家庭。何以會有這樣母系社會。父系社會的進化？這從進化史上考起來，決然不是甚麽男女性與親子的本能所致。母系社會的發生，Lafargue 以爲係農事興，而男子仍繼續其戰爭

田獵的生活，故安定的社會，以女子爲中心。Engels 以爲共產時，女子同族，男子彼此來自異族，故女權昌。至於父系社會所以代母系社會而起，則多以爲此間男子爲自己的利益，曾有一度革命，以奪取女子經濟方面的地位。總而言之，此等地方，惟物的影響，比惟心的影響，强大多了。Engels 說「一切歷史報告，都證明那荒謬的假說，卽十八世紀，所以爲不可破的，如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是一個核，社會國家都圍繞他而逐漸結晶的學說，是沒有根據。」我想這些話可供楊君參考。

總之所謂社會，有各種形式的社會；所謂家庭，有各種形式的家庭；楊君若說第一個形式的家庭是人類組織第一個形式的社會的起點，事實上有許多不合的地方。若說必某種社會總算社會，某種家庭總算家庭，則固然還大可商量。但我仍不信理想的家庭是理想的社會的起點。因爲沒有理想的社會，終不能完全達到理想的家庭的田地。而且理想的社會，每有待於沒有家庭的人，多多努力。他的根基，與其說是名分關係，血統關係的家庭；不如說是相互了解，自由結合的小組織。這理由以後再詳說。

楊君說：「心理上說，人有愛子的本能。這種本能，母親尤强。此性得遂，則歡愉快樂；不得遂，則忿怒，悲愁，失望，灰心。」又說：「付兒於公育機關，比嫁女於素所親信之友所差幾何？母親之心願乎？小狗被人傷害，則母狗跳躍咆哮，張牙舞爪以護之。小豬方與母豬分離，則母豬奔走呼號以追索。小豬亦慇懃惟母是尋，小兒方墮地，而卽付之公育機關，母親之心。忍乎不忍？其愛子之情，何所宣洩？此就婦人的心理方面本能方面看，欲驅天下之婦人，盡棄其兒女而公育爲不可能。」

這是楊君拿心理學的眼光，討論公育的不可能。但同時我可看出楊君始終不信任公育機關的心理。所以楊君說：公育是棄其兒童，公育則愛子的本能不得遂，說壞些，公育便如小狗被傷，小豬分離其母；說好些，亦只是與嫁女於素所親信之友，所差無幾。其實誰是主張這樣公育的人呢？我上次已特別把巴黎公育機關，與我們所說的公育機關分開。而且亦說過，「公育機關，是有研究有經濟的專門家，擔任一切。」而且這些人，必然是負責任，勤慎精細，得社會信任的。所以我們要兒童公育，正因那是更可靠的分工。這裏面沒有包含把兒女從他的父母搶去，使他的父母再不得親近他，更沒有包含把這種兒女搶來殺他，賣他，或者活埋他，使他的父母再不得見他一面的意思。既然如此，為母的儘可常到公育機關，與他兒女親近。何至愛子之情無可宣洩？何至如所舉小豬小狗之例？何至於公育簡直便是棄其兒女？而且亦何至如嫁女於素所親信之友？因嫁女是從一個無研究無經驗的人，把他的兒女，轉到第二個無研究無經驗的人，而且這中間還有許多社會上的關係。（如通常養媳所受的待遇）須完全不能與公育作比。

愛子的本能，有時亦許須成日的擁抱，一刻不忍分離。但通常並不至如此。且果如此，亦為一種愚昧的愛，於小兒發育，並大有妨礙。既然如此，這本能亦不能不促其自覺而加以裁制。若僅說順遂本能；即如現在我國女子，遂有於他兒女成了年，仍然不忍使他遠別求學，或做事的，於孤子這種情形最顯明。這亦不能不說是親子的本能使然。楊君亦為只應順遂，不應裁制嗎？

楊君所以懷疑公育機關的：一因一個乳母不能供數兒童的乳；二因一個乳母不能時刻照顧數兒童；三因兒童與人接觸較少，他的童年教育，必受影響；四因不與母親接觸，不易發展他的慈愛，犧牲，種種好精神；五因乳母養非己生之兒，兒童長成的機會減少。這所說第一個原因，我仍信我上次所說哺乳仍由其母的辦法，有充分的有理由。(說見下)第二三個原因，若公育機關，每個乳母，只照顧五個，或更少的兒童，不致照料不周，接觸不多，而且或者比母親照料得更專與勤。第四個原因，只要乳母一樣，或更能勤慎精細，純潔忠摯，有合當修養，用合當態度，一定可信比母親的感化更大。第五個原因，仍由於楊君對於我所說公育的誤解。

而且楊君亦何不掉個面想想：就令天說，(一)母親沒有足量或合意的乳，供給公育，即不公育，不仍有這個現象嗎？(二)母親不是一樣要料理別的家務，亦不能時時刻刻照顧兒童嗎；若有兒童的，便應因照顧兒童，而不躬親庶務；然則只有用奴僕。楊君以為這是應該嗎？便令是應該，沒有力量用奴僕的人，便亦應該沒有這樣權利了嗎？(三)若依現在的家庭，兒童便與母親接觸得多，於童年教育有甚麽益處？當真發展了甚麽慈愛犧牲等好精神嗎？兒童長成的機會當真多些嗎？(四) 楊君多半不說現在的家庭說。姑且假定楊君所說乃指理想家庭中的理想女子。這樣理想的女子，是很容易造就成功嗎？那沒有理想女子為母的兒女，便應該受他母親愚昧的支配嗎？

而且楊君若不信運命，若就社會全體的幸福解決社會問題，那便即令楊君只信得公育機關是如楊君所

說那樣。亦不應該不積極的求他改良。因爲楊君說，母親死亡，殘疾，顚狂，以及恃工爲活的產兒，仍可交公育機關，但這是不得已的。楊君若信一般不幸的兒童，有時不得已仍要交公育機關，那便公育機關，只應該那樣不滿意麼？這種不幸的兒童，只配有這樣待遇的人權麼？是他母親死亡錯了，殘疾顚狂錯了，窮到恃工爲活錯了，所以他的兒女，應該受這樣減等的待遇麼？或者覺怪那兒童不應該被這種母親生育的麼？而且這樣不平等的待遇這樣兒童，結果產出些不良教育的，慘到無天性的，不能長成的社會分子，這結果只是這樣兒童的不幸麼？社會全體，不要受更大的害麼？我說句甚話，倘若楊君要信公育機關是不能比楊君意中還好的，那便不如凡這樣不幸的兒童，一概殺他個乾淨，教這世界專讓那些有幸福的兒童生存。因爲這些不幸的兒童存留了，將又受不良的教育，養成不良的天性，幸而長成了，又容易貧窮，懶惰，容易犯罪，容易死亡。結果不但社會永遠是如此的昏濁，又落到楊君手裏，做了家庭不能打破，兒童不能公育的證據。

總之，即如楊君所說公育機關，應該改良，是無疑的。可以改良。或者楊君亦不得疑惑。倘若眞可以改良，楊君一定不能相信可以改到如我所說的那樣嗎？倘若可以改良到我所想的那樣，那便楊君不得還有以前的懷疑。楊君有理由，信公育機關，決不能改到那樣麼？

楊君說：「愈高等的動物，其幼兒愈弱，其幼齡之期愈長。故常須夫婦同負養育之責，纔能適於生存

這是楊君拿生物學的眼光來證明家庭組織的必要。這生物學的事實，我很承認。然而我想這樣事實，只能證明愈高等的動物，其撫育嬰兒，越是要周密要聰明。若如我所說，公育比父母撫育更好，那便是說應該公育。誠然猴類於生育時常同居，然人類有了他各方面進化了的生活，我們只應看怎樣方法更適宜於人類的撫育幼兒，不能因猴類這樣，便亦推得人類定要夫婦同負養育之責。因為人類可以有更良的方法。

楊君引盧梭說：「家庭生活的吸引，是防止各種罪惡的消毒劑。小兒的急忙生活，可以使他的父母格外相需，格外相愛，可以使他們倆夫婦的關係，格外緊牢，密切。和樂的親愛的家庭之中，整理家事，是婦人最敬重的職業，也是男子最有味的休養。倘若自己的兒女請人代養，父母，兒女，兄弟，姊妹，面不相識，那能相愛呢？那麼，家庭成為陰慘孤寂的地方，大家就要到別的地方去求娛樂了。」楊君亦說：「家庭生活是高尚的，純潔的，愛庭生活。倘若家庭組織得好。社會上就可減少嫖，賭，煙，酒，種種無聊的消遣。」

對於這一節，我請楊君注意；我所說公育，決不至使父母，兒女，兄弟，姊妹，面不相識，不能便不能相愛，而且他的愛，更要不為父母，子女，兄弟，姊妹所限制。而且我亦信兒童公育了，還想保存家庭是不可能，所以並陰慘孤寂的家庭，亦是不得有的。至於社會到了這樣，果然一般人便要嫖，賭，煙，酒，作種種無聊的消遣麼？倘若離婚可以自由，人人都要得着他真正的戀愛配偶；我信這樣，夫婦或

者更要相需，相愛，比今天的家庭更要圓滿自然。若人不是只知肉慾的禽獸，（其實禽獸亦沒有專事肉慾的，）我不能信這樣的戀愛生活之下，却偏非幹嫖賭煙酒種種無聊的事，不能消遣。Engels亦有一段話，正與楊君意思相反。他說：「現有的一夫一婦制的婚姻，並非調和夫婦，乃男子壓抑女子的結果。……男子並無人顧視亂交之樂，故多宿娼，女子亦復不能安於屈服，故多蓄姦。……社會革命是資經濟制度消滅，隨之而生的賣淫亦消滅。一夫一妻制效力，只及於女子不及於男子的，亦得了經濟的解放。生產工具，既化為集產：給資的工作，將消滅。勞働階級，與一切為金錢降服而賣淫的女子，都將得救。這樣，一夫一妻制在男子方面，纔生真效益。因他在道德方面，經濟方面，阻止女子無條件降服於愛他的男子。此時一種新原素活動起來：即在一夫一妻制發達時所存在的種子，即個人間性愛是也。」合Engels的話看來，所以賣淫宿娼，乃現在家庭制度的出產品。楊君却說靠家庭來防止這樣的一些事，這豈是拔本塞源的法子麼？

我還請楊君想想！父母因有兒女越發相需相愛，關係越發緊牢密切，這固然是不錯，但是就大部分男或女八性情有缺欠的人說，這樣因相需而相愛的，不是一種表面的欺詐麼？若僅是表面的欺詐，性慾自然會用別樣的形式，發露出來。這正造成宿娼與蓄姦。還說防止罪惡嗎？這樣因相需而關係緊牢密切的，不是一種隱忍的結果麼？若僅是隱忍家庭，便是陰鬱孤寂的地方，還說甚麼高尚的，純潔的，愛底生活呢，把我們所有知道的結婚綜括起來，不都可以看出男女兩方同樣的拼受了許多痛苦；那裏有一個純

釋的變底生活？我亦知道楊君所說不指這樣家庭，因楊君說過。「倘若家庭組織得好，社會上就可減少嫖賭煙酒，種種無聊的消遣。」然則就楊君的話反證過來，倘若家庭組織得不好，社會上就要加多嫖，賭，煙，酒，種種無聊的消遣；楊君不願意承認這話嗎？

而且現在的家庭，豈止加增嫖賭煙酒，種種無聊的消遣。又因有家庭做經濟的單位，所以把社會福利看淡了，而且漁社會的利以自利。因家庭常只靠男子一個人支持，所以生活更困難了，由這裏生出失節及煩悶。這幾句話，我想眼前有家庭的，每個人都會多少感覺得。楊君獨沒有感覺得麼？楊君或者要怪我扯些廢話。因為楊君始終並未就現在的家庭立論。楊君所說的，乃組織得好的家庭。然則我要問楊君，怎樣是組織得好的家庭？是宗法的大家庭麼？是一夫一妻包含未成年兒女的小家庭麼？夫妻是完全的自由結婚麼？亦可以自由離婚麼？兒女成年婚結，定要分居麼？用奴僕麼？楊君怪我所說「空空洞洞，不落邊際；」其實我說廢了家庭，社會仍然存在而發達，是根於上面社會不是靠家庭而發生而存在的話而來，還怪楊君沒有從我這方面想想。至於楊君所說家庭，若不加個詳細的解釋。以我的愚蠢，到真要覺得是「空空洞洞，不落邊際？」

我若知道楊君的理想家庭是怎樣，我更可批評這樣家庭有甚利弊。但是楊君的理想家庭，亦許與我所能想到最好的家庭一樣。我假定那是一夫一妻，包含未成年兒女的小家庭；夫妻是完全自由結婚，亦可以自由離婚；兒女結婚分居；不用奴僕。甚至於還加幾句，夫妻都是最有道德的，最有知識的，不受生

活壓迫的，而且是真正的永久的戀愛，所以談不上離婚的。果然有這樣的家庭，那亦可以得些人生的興趣；請問楊君自己有實現這家庭的希望麼？能盼望你最親密的朋友，實現這種的家庭麼？便算離婚是不必有的，我究竟要注重申明，人類應該有離婚的自由。因爲真正的戀愛是有的，真正的戀愛能不能夠永久還是一個疑問。無論甚麼原因，假令夫婦間有一方面戀愛消失了，楊君以爲他們既曾有一度真正戀愛，便應罰他拚死受罪，不得離異麼？再讓一步，即令真正的戀愛是永久不消失的，少年男女，都能得着這樣的戀愛配偶麼？假令他因無論感情驅遣，或智識缺乏，而結了一個非那樣理想的戀愛的婚姻。他們便應拚死受罪，終身厮守麼？或者楊君想着要把少年男女都先變成聖人，然後擇耦，然後結婚麼？如果不然，我敢信每個婚姻，總不能不留個自由離婚的餘地，若要談到自由離婚，兒女不公育，女子生活不獨立，不是一個大累嗎？楊君說，家庭生活是高尙的，純潔的，愛底生活；我想若因兒女牽累，女子生活不獨立，而隱忍的不能離婚，這亦配得上說愛底生活麼？便令還有一點愛的餘痕，却摻了無數物質方面的刧持的恐怖進去，這還配得上說高尙的純潔的愛底生活嗎？我再假設一例：譬如一個家庭，雖男子十分滿意，然而女子不滿意了；雖女子十分滿意，然而男子不滿意了；楊君以爲這不滿意的男女，應當隱忍遷就麼？那便若不是男子爲家庭的牛馬，便是女子爲家庭的奴隸。便算表面亦似乎是和樂的親愛的家庭，當真婦人的職業，是他所最喜歡的嗎？當真男子的休養，是他所覺得最有味的嗎？我只望談組織理想家庭的，無論男子或女子，總不要只願從自己方面想，把人家的痛苦當幸福。然則楊君還不覺得組

織這樣理想的家庭，是不容易嗎？

而且楊君不肯想想，這樣不合理的社會組織，是如何的加家庭以不良的影響。我姑且說幾項給楊君聽。(一)因經濟壓迫許多人得不着合度的教育，所以有些人不能得着理想的道德和知識。(二)社會上因經濟壓迫釀生各方面惡勢力的壓迫與引誘，所以有些人不能保持他的道德。(三)經濟的壓迫，使人非有很大的能力，不能得合理的生活；所以能力小的人便把生活苦住了。(四)男女乃至男女的父母，因有生活的恐慌所以對於對手，每每出於欺騙，以求結婚。所以得不着眞正的戀愛生活。(五)女子經濟方面完全倚賴男子，所以自由離婚，有種種艱難。此外若就中國現在家庭，還加些名分，貞操，迷信的拘制，那弊端更顯見了。從這樣看來，所說改良家庭，在這種經濟制度之下，就大多數人說，可斷言是不可能。總而言之，最要的是全部改造的社會。我所以主張兒童公育的，上次原說過，是只認他「是全部改造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說是全部改造的第一步。」「我們應該先有共同生活，由共同生活裏實現公育，由公育以求共同生活內面的完成，及對外的發展。」何以定說要公育，不說要改良家庭呢？因爲在共同生活中講公育，是可能的；在這樣謬誤的社會組織中，講改良家庭，是不可能的。(我說共同生活是指互相了解的同志所組織，這可以改良環境，減輕生活壓迫。)而且公育是合理的，是能解放男女使他們得愉快的生活，而且更可用全力改造全部社會的。若不到理想的改良家庭，都不能像這樣。

楊君引杜威說：「許多道德的觀念，如慈悲，親愛，和睦，保育幼嬰，一視同仁等思想，都是從家庭

制度中發生出來的。」又引Elwood說：「家庭是社會中利他主義的重要的—差不多是唯一的—發生地。兒童對於慈愛，服從，尊敬他人，犧牲自己，平等諸美德，都由此養成，家庭可以稱之爲社會化的學校。」

我看見Elwood「家庭可以稱之爲社會化的學校，」回想起我前幾年想保持中國大家庭的論調。因爲家庭若說是社會化的學校，越組織複雜，是成一個完密的學校。所以我那時常有一個夢想，說是家庭儘可讓他複雜，但須各人都守分際。所以我常想把我的家庭，以後改成一個合股的，立憲的家庭。便是說，把名分的家庭，改些成爲法治的家庭。這話我常同我兄弟們談及。大家都很同意。後來我結了婚，漸感覺着女子來自別人家庭，他與我兄弟們心性既不定契合，利害亦不復一致，定要他加入我們所說法治家庭，很不自然。然那時我與我兄弟雖稍談到這種地方，然而我要避免因妻子而疏兄弟的嫌疑，所以亦不想深說。預料我們夫婦便忍苦幾年，兄弟成了婚，他亦要一樣覺得，那時再以同意解散這樣家庭，亦無不可，誰知不兩年，我妻子便死了。我因一大堆原因，誓終身不再結婚，亦誓終身不再有性交的事。我明知這是人不應有的犧牲。不過我想只有這樣可以避免一切牽掣，一切嫌疑。雖然此時我兄弟或者還不十分看見大家庭的弊病，我料定他結婚後，必然會覺得。因爲我們要講組織個理想的社會，必然要分子心性契合，利害一致。不然，貌合神離，組織越複雜，虛僞隱忍的地方越多。那樣，家庭即令是社會化的學校，却是一個不良的教育機關。

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果然可以爲社會化的學校麼？我想這實在太簡單，不能如大家庭是社會的縮型一樣。他所以仍然於兒童道德有益的：（一）由於父母道德的好模型；（二）由於母親捨身的熱心所感召；（三）由於母親所施的童年教育。除這以外，還有甚麼呢？請問是否可必父母人人能這樣於兒童道德有益呢？若非父母，是否可必其不能這樣於兒童道德有益呢？道德的好，施童年教育的合法，楊君或不至不信非父母，便一定不及父母。楊君或要說，捨身只有母親能做得到。我想這又錯了。楊君不久便要到社會上做教育家，還不認定教育家便是捨身的人麼？而且楊君亦不信如 Pestalozi, Froebel, Tagore 等，是捨身的人麼？所以只要人看得真理清楚，或者他感情豐富，意志強固，他不定要爲他兒女纔肯捨身。更不定要爲他經了孕育的兒女，纔肯捨身。楊君若肯再從生物學方面想想，便知道母親的愛兒女，原是出於保存種族的自然衝動。這種衝動，一樣使人愛他不相熟識的兒童，一樣使他擁抱憐惜他人的小兒。然則在公育機關，一定不容易找着捨身的乳母麼？如此，社會化的學校，爲甚麼一定要是家庭呢？

而且假如是一夫一妻的小家庭，這些兒童，若不與社會接觸，能夠養幾多美德嗎？道德是對人而生，利他更是對人的事。所以越與多人接觸，越能有機會多給些合當的刺激。所以便令家庭能施這樣教育，不一樣很有待於社會嗎？因此豈不亦是可信，若大家庭不能組成，則公育機關，要更比家庭合宜些，做一個社會化的學校嗎？

何況家庭一樣可以養小兒許多壞處。最顯明的，如家庭的自私，家庭的驕傲。前者如因自己家庭利益

而損害他人，後者如眩耀自己家庭的名譽，而輕視他人。楊君便不注意麼？楊君說：「全國人愛護家庭的觀念擴充出來，并愛社會，國家，世界，及自己，這是文化運動所應有的部分事。」誠然，楊君的宏願是不錯。但是要人同時愛家庭，又愛社會，倘遇兩方面利害有衝突時，犧牲社會幸福呢？還是犧牲家庭幸福呢？依我的相信，人羣便是人羣。家庭與國家，都是人爲的，不自然的界域。我們與人羣是被自然律打成一片的。斷沒有爲家庭與國家的利益，犧牲到人羣（或說社會）的幸福的道理。所以家庭若無礙於人羣幸福，固無礙其存在；若他有礙人羣幸福，便只有打破之一法。我們直接使人人知羣己的關係，自然他們知道愛人羣。何必把家庭橫在當中？以爲愛羣的心，必然要如此逐漸擴充麼？家庭能多少養成些美德，我亦不能不承認。但是這不能說是家庭不應打破的理由。因爲家庭應該打破與否，要看他於人羣幸福，有甚麼利害。若他雖有利益，然而這種利益，不定要家庭纔能生出；他的弊害，却只有打破家庭求社會全部改造，纔能免除；那便家庭仍應打破。家庭固然可以養些美德。宗教不一樣可以使人勇敢恬淡嗎？戰爭不一樣使人忠誠犧牲嗎？

我本說要讀一讀 Ellwood 的書，再做這篇文。但現在時候久了，所以我只好快些做這篇文了。只是我很奇怪 Ellwood 便算隨着流俗，以爲家庭是利他主義的重要的發生地，亦何至便說是利他主義惟一的發生地？如使我上文的見解不錯，Ellwood 的這句話，總太果敢了。楊君以爲何如？

楊君說：「若有人說無知的小兒不足快樂，不可發生興趣，我只能說他沒有欣賞小兒的能力。且到幼

稚園裏去看一看。無論小兒是男是女，是白是黑，是美是醜，是長是短，是壯是瘦，是强是弱，都只覺得可愛。其中的兒童，都與我們不相熟識的，我們且愛他如此。何況他的親愛的父母？」又說：「老而無子的婦人，看見他人的兒子，每每下涎。見着小兒，就要去抱他，揹他，買餅餧他。」

我前篇原只說了，「人在自由工作沒有生活壓迫的時代，將無入而不自得。」所以說，不定要靠那無知小兒纔快樂，纔有興趣。這幾句話，不包含小兒不足快樂，不可發生興趣的意思。我想僥倖楊君或者不至因此而斷定我是沒有欣賞小兒的能力。至於我自信呢！覺得我亦同人家一樣，順自然律支配，有愛護第二代兒童的天性。譬如許多動物，要拚命救其同類的幼弱者一樣。我亦覺得一種高尙 Sublime 的，純潔 Pure 的美的情操，常常是無私的，無我的，所以我覺得若到是公育機關，或者便今日到一個幼稚園或一個小學校去看那些兒童，實在如看見自己弟妹兒女一樣是快樂，一樣發生興趣。這總不算沒有欣賞小兒的能力了。不過我的意思，我們總要把人生痛苦的根劃除了他。庶幾不至以欣賞小兒，爲暫時忘憂的慰藉品。楊君不以爲然麼？而且我前篇說「人生興趣，必須靠兒童，所以不產育的人，便感痛苦了。」現在看見楊君敍這老而無子的婦人，回想我那幾句話，楊君亦要承認麼？請問楊君：這老而無子的婦人，亦有與那有子的婦人一樣的人生興趣麼？女子能生子，便配有人生興趣；不能生子，便只配看着流涎麼？我看楊君這文，便想起那流涎的老婦人，是如何討厭。但是他精神上已經可憐極了，周圍的人又要去討厭他。於是他既不能不流涎，又不敢流涎；這是怎樣好的人生興趣呢？我國古人無子便出妻

，近人無子便納妾，別國亦多如此。這都是女子不生子的懲罰。姑不管他有何理由，我料定楊君總不至這樣主張。然則爲甚麼只注意生子的婦女的人生興趣，却讓這個老而無子的站在一邊流涎呢？

楊君說：『英俊婦女，怕養兒，不能去幹更有效率之事；則他儘可不嫁人，不上兒，爲社會造福犧牲。』

楊君這段話，說得太容易。照這樣說，婦人要嫁人，便不應幹更比養兒有效率之事？要幹更比養兒有效率的事，便不應嫁人麼？誠然獨身的要比較多能爲社會做事，然而人是一種性交的獸，那能盼望人人獨身？而且楊君眞以爲婦女是養兒的機械麼？是傳種的家畜麼？若不然，嫁了人，便要爲養兒犧牲他一切更大的事業，縱然有個公育的方法可以兩全的，却不肯用；楊君有甚麼理由？

楊君說：『兒童產後纔受公育機關指導以育兒，謂之臨渴掘井。且小兒在母胎中，做母親的就當有種種注意之點。公育機關自然不能容納許多母親。說在附近作工，附近沒有適於母親工作的工廠怎樣呢？以多少路爲附近？一里路呢？二里路呢？那麼，上海一處，應設多少公育機關。兒童吃乳每天或六次七次，母親哺乳，來來往往，豈不麻煩？小兒夜間乳哺，又怎樣辦呢？』

楊君告訴我小兒在母胎中，就當有種種注意，這一點我很承認我上次所說的失於顧及。然而我想這不是公育的不可能。只見爲社會利益，應使孕婦能住在一個所在，這種所在，或卽是公育機關的一部分亦可以。在這種所在，孕婦受相當的指導與扶護，以營其生活與工作，這不比婦女分居家庭，好些麼？至

於我說產後母親在公育機關內或附近作工，我說附近，總只指最近的鄰居。或者不至到一里路二里路。至於怕沒有適於母親作工的工廠，依我的意思產前產後，身體在變態之中，原不可作平時的工作。所以那時最要在調節個性。與其他合當的衛生方法，給他個合當的生活與工作。所以此時或者婦女還不能脫醫士的指導扶護。因為既在附近，所以不致往來麻煩。至於須夜間哺乳的時候，便令其母帶他睡眠亦可。然而最好是如取牛乳一樣，將母乳取出，夜間由乳母喂他。可惜我不知道醫學。不過我信取母乳於以後喂嬰兒，似乎不致不與當時喂的一樣。果然這樣，便日間喂乳亦可酌量用這方法。母親便偶然遠去，亦不要緊了。

上海應該設多少機關，以及這機關設立以前以後，還有別的大大小小的問題，我想只要承認設立公育機關的必要以後，這些事各地方的人，應該為各地方利益自己籌畫。既然人類不要疲精勞神去伺候軍閥，官僚，地主，資本家，果然人類以他社會的自覺，去討論解決社會問題，我想這些問題，總不是無可解決的。總不能斷定公育的不可行。

楊君說：我「簡直把人母當作機械或牛馬看了。自由工作的時代，作工總應當自由，何用外人限令？我還要問作工為甚麼？人生為甚麼？人是有情的動物，不是機械。作工！作工！只知道作工！」

楊君在這裏絕對反對女子當作機械或牛馬，這真是女子的福音。不過我請楊君注意：作工不定是作機械牛馬。不作工不定是不作機械牛馬。而且還要問楊君，假令一個女子要不作機械牛馬，因而要作機械

牛馬的奴僕。這便算愜意的解決法麼。我只說女子便在產後亦應(Ought)有工做，因爲作工是人生不可免的。並未說女子必(must)須成天的作工。當眞像機械牛馬一樣。據楊君的意思無非以爲女子產後只應照顧兒童。即令如此，照顧兒童，不是一樣作工嗎？楊君便不覺得他是機械牛馬嗎？(人家說，爲子孫作馬牛，便是一生只知照顧子孫的話，楊君以爲這話何如？　況且誰能僅僅只照顧兒童，不料理家務，不伺候他主人翁的丈夫。我盼望楊君細看看一般女子的生活，除了那般老太太，少奶奶，小姐們以外，(這些人你又罵他驕奢淫逸，)誰是能只照顧兒童的呢？他不是至少同男子一樣，終日碌碌，洗衣，做飯，甚至於還要幫丈夫做些雜工。只要不公育，這便都不算機械牛馬麼？甚麼叫機械牛馬。依我說做工不受報酬，不做工却受懲罰；又除了做工以外，沒有別的意義的，便是機械牛馬。我的意思，總在女子要與男子，凡事站在平等地步。我說女子要作工，猶如男子要作工一樣。至於女子作工，一樣要求有八小時，六小時，乃至四小時的工作時間限制，甚至於工作時間聽其自由，亦都與男子一樣。現代的勞動運動，便是解放男子出於機械牛馬的境地。現代的女權運動，便是解放女子出於機械牛馬的境地。若如今日女子終日勤劬，不但沒有工資，反栽爲賢母良妻的天職，沒有人感激他，若是不做工，便要罵他做懶婆娘了，甚至於毆責辱詈了。咳！豈但如此，楊君若肯用注意村中產女的一樣精神，去多注意村中一切女子的生活，一定可以看見許多終日勤劬，然仍逃不脫鞭打，拳毆，脚踢的，這配得上稱爲機械牛馬麼？

楊君問我人生為甚麼？這倒是一個太大了的問題。但是楊君只說了句。人是有情的動物。還未免說得太不概括了。依我的意見，我們要從生物學上自然法則說，我便可說人生是為傳種。所以這樣，女子權應如楊君所說，只知產育；然而男子亦以這一樣原因，只應知性交。所以男子與女子。都是宇宙的牛馬機械。哈哈！若順這解釋楊君的主張便對了。但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人生觀楊君願意承受麼？楊君亦信男子只應知性交麼？必然楊君與我一樣不能承受這樣的一個人生觀。至少楊君必不肯信男子應只知性交，且亦必不肯信男子應只知工作。或者楊君要說男子還有他自由的意志，理想的事業。這樣，男子總有幾分希望，脫離於牛馬機械之域。然而女子呢！楊君便以為若非不結婚，便應以產育做惟一的職務，使男子有「最有味的休養」，「為婦人惟一的職業」。這是甚麼意思呢？若婦女產育了，便只應料理兒童，其餘的事，不與他相干，這證明婦女只應順着自然律，做自然的牛馬機械。若除了料理兒童，還要整理家事，還要做工，却不受償給，不問有工作時間的限定，亦不許除這以外有更高的人生意義；這樣婦女且完完全全是男子的牛馬機械了。楊君以為這樣辦法，是為女子謀福利麼？

而且楊君總不要想着夫婦和睦，那便算男女兩方愜意的解決了。因為男子在社會上佔了幾千年的優勢，教育方面，經濟方面，處處都令女子相形見絀。而且女子不能獨立生活，所以女子每每只有柔順他的丈夫。他的丈夫憐惜他，他便有命了，便甜蜜愉快了。他的丈夫不憐惜他，他便沒命了，便悲慘痛苦了。楊君說家庭的娛樂，可以防止嫖賭等事；亦知道這種娛樂，是女子賠眼淚，犧牲人格換來的現象麼？

現在的女子，只有靠他的丈夫，纔能活命。所以他最怕他的丈夫墮落犯罪，尤其怕他的丈夫分愛情於他人。所以只要犧牲他可以犧牲的，只要做他可以做的，低聲下氣，鉤心鬬角，只要求他的丈夫一生死心塌地的守着他，更做牛馬機械，亦所不辭。這種家庭的娛樂，便由這樣的原素做成。楊君是不忍看見女子做牛馬機械的人，却過信了盧梭的話，願意消受這樣家庭娛樂嗎？

這篇文已經做長了，我索性引點我亡妻沈葆秀氏的事，請留心女子人權女子人格的人，細心看看。他是個秉性剛強的人，我前幾年亦是一樣。但是我們結婚以後的生活，可以說十分之七八，要算滿足的了。我那時同現在一樣信女子人權人格應該尊重，而且亦信應該自由離婚。我可以說我們兩年的生活，我都因尊重他，而且亦因愛他的原故，從沒把不好的顏色對待他。但是我始終看出來，他是怕我。我知道他亦愛我，而且期望我。他知道終身若要靠我生活，終不免是羞辱，是危險；但是他終信或者要終身靠我。他亦有時與我爭氣，然而總要找一個合當時間，而且爭到我不生氣為止。倘若我生了氣，他稍緩又低聲下氣的來敷衍我了。我亦有一次有些失禮於他，他嘔了一天，我亦沒認不是。後來我與他談些別的話，亦便好了。他最怕我娶妾，常常盤問我。我總說，若我可以有第二個女子，你亦可以有第二個男子。但他終不信。他亦常問我他死了我再娶不。我亦誓不再娶。他曾拿這話回母家誇耀姊妹，然而他總不十分放心。我敢說我的為人，他有許多地方都信得過。而且他亦知道我很敬禮他。然而他就一般男子推測起來，却不能在這一點信我。因為我是自己刻苦的，所以他的生活，亦有些不自由。我明知不應該勉

強他
但他雖——
這話目——
早晨
他的精
的痛苦
了。我
得沒法
等的，
仍看見
不願我
信實我
樣的痛
人權人
濟獨立

臨產時，在他還沒有看見他那活了三天的嬰兒以前，便與我死別了。

總而言之：女子不能不作工，與男子一樣。女子不能只知做工，亦與男子一樣。然而我們要真致女子不作牛馬機械，不是不作工，到是要女子在經濟上平等，不致於是無條件的屈服於男子之下。這樣，所以要解除他家庭的繫累，所以要打破家庭，所以要兒童公育。反覆的說一句：女子不是僅爲男子造一個娛樂的家庭生活的工具，女子的幸福，不是僅靠男子的憐惜的溫存。楊君真不忍見女子做牛馬機械，還請你想一想。

楊君嫌我「限令」作工的限令二字不妥，這一件事我認錯。但是我亦有個意思：我原信未來的世界，是自由的世界；但是在這種世界中，人人，或大多數人，必要有社會的自覺，以自由的意志，投入一個共同議決的組織之下。所以限令二字固然不妥，亦不是所謂愚昧的自由。我亦信如社會中有少數人假令不要取愚昧的自由的生活，若不關於全體的幸福，社會亦只可設法啓導，不必干涉。但若直接影響於社會，社會自然要加以制裁。不過那比法律的制裁，供權貴資本家掠奪壓迫平民之用的不同。

楊君說：「沒有理由的信，只是偏見，容易陷入迷信的路上。甲可信這個，乙可信那個。你信兒童公育，因爲他是人類正當生活的一部分；……你怎能知道　是人類正當生活的一部分呢？」

楊君所說沒有理由的信的弊端，我誠然謝楊君的警告。但是楊君何以竟說我對於兒童公育是無理由的信呢？楊君沒看見我前篇所說「一般男女，爲有子女的牽累，忍氣吞聲，在痛苦的婚姻之下，乃是大不

應該，」幾句話麼？又沒看見，「致婦女人人消耗精神於這同一的事，未免太不經濟了；而且養兒雖是婦女本能，合理的撫育訓練方法，究非專門研究的人，不能得滿意的造就，這豈是個個人可以學好的事？人類原靠互助，以成社會，所以一切雖須自己料理的事，可以找專精的人代爲料理，」一段話麼？這些話都不成爲理由麼？而且我從消極方面，證明楊君「非兒童公育」的理由不可信，注意婦女完全解放，經濟獨立，便算這些話，都被楊君駁倒了，亦只是我持理謬誤，楊君怎樣確見我是沒有理由的信？

我再把我信兒童公育的理由背一番：(一)爲便於使一切兒童，得合當些的訓育；這一句話，包含使不幸的兒童，得平等的教育，使愚昧的父母，不至貽害他的兒女；使兒童接近更有知識更有品格更專心的乳母；使小兒從小與多人接近的意思。(二)爲便於女子經濟獨立，這樣女子纔可於作牛馬機械以外，找一個人生意義。(三)爲便於自由離婚，這樣可以防止無幸福的結婚生活，且打破女子頸上的枷鎖，免致長爲無條件屈服於男子之下的人。(四)爲使人類普遍的感受幸福。因爲這樣男女之間不至要犧牲隱忍，而且更不致男子以掠奪女子爲幸福，女子以用奴僕爲幸福。還不夠證明兒童公育，爲人類正當生活的一部分了麼？

總而言之：我的意思，是盼望看見世界全部的改造，便是說人類要在經濟上平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因爲這纔是各種問題的根本解決。家庭是私產的產物。妻子必須其家主保養，所以妻子不能成爲經濟獨立的人，而家主亦負擔太重，永遠困於經濟壓迫之下。所以要使婦女獨立，兒童公育，纔能由今天

這種慈慘的文明的社會，得進步到澈底的解放。

楊君說：「為甚麼要兒童公育？為人人養兒不經濟？則人生目的，不僅為物質的經濟。為免婦女之累？則養兒實人生樂事，婦女尤甚。為尋常父母無智識不善養兒？則應提倡女學，普及教育。」

我所說不經濟，是指耗時費力。假令公育是可能，假令公育不至於使其母如楊君所說的不忍愛子之情無所宣洩，則不公育，無論從何方面說，總是不經濟。至於說婦女之累，假定我前說不錯，婦女要一樣工作，而且夫婦可以自由離婚，自然不公育為婦女之累了。至於提倡女學，普及教育，以救父母不善養之弊；姑勿論如楊君所說，兒童五年以內，教養都是重要，這樣須使女子人人學為一個學兒的乳母，兼教師，正合上文的不經濟。而且即令如楊君之議，這學校的女生未卒業，或卒業而養兒學成績不高明的，規定他不准結婚麼？或不准生子麼？或生子硬殺了他，免受不良教育，異日為社會害麼？或生子便仍讓他受這樣不良教育，讓他異日為社會害麼？或者楊君另有別的高見？

楊君說：「國人程度幼稚，破壞家庭，則社會必大亂。」又說：「何況中國未脫離家庭工業時代？」

布爾塞維克，便失敗了，亦算幹得痛快。但我不配做列甯，亦不敢做列甯，亦不願做列甯。而且我說過，「我不以為這是一種社會政策，或者苟且敷衍的社會運動。」所以我的做法：是要「先有共同生活，由共同生活裏實現公育。」這種共同生活，是由彼此了解的同志所結合的。我既不破壞那些程度幼稚的人的家庭，社會自然不會大亂。至於中國現在在怎樣的個工藝時代，是無關係的。——說：「社會革

命，家庭既不爲社會經濟的單位，私家變爲社會工場，兒童的教養將成爲公共的事。」總之，我們只要問這種家庭能否有方法進到公育，是否應該進到公育，別的都是閒話。

楊君說：「養之時間短促，一二年後即可付幼稚園。」

這一點我請不信兒童公育的人注意。楊君的意思，所說非公育的，只指着一二年以內的兒童而說。一二年後，仍然要送到幼稚園。依我的解釋，幼稚園便是教養並重的，便是一種形式的公育機關，自然我的意思盼望小兒落地，甚至在母腹中，即受公育的恩惠；楊君却主張這只能行於一二年後。這是我們意見岐異的眞正分量。 我想楊君所必不信公育機關改良的可能，而信幼稚園的可靠，或者可以改進到可靠的田地，那使楊君縱然與我永不同意，好在兒童最初的五年，還有三年或四年，在比父母更合宜的教育之下，比較還算好得多了。只是楊君的意思，既然如此，那些籠統的反對公育的人，以爲兒童非達學齡不可離開母親的，不可引楊君的說以自飾。

楊君引杜威說：「兒童公育，便使家庭(Home)成爲房子(House)了。」

我常想我們人類(包括我自己)論理，無論怎樣聰明，常常陷於兩個弊障：一是有趣味的迷信，一是無理由的恐怖。這一類的事很多。我不知杜威說這句話上下文是怎樣。若僅就這說 Home 何以好？便是有趣味的迷信。譬如有些人迷信名分主義，階級制度一樣。 Hou e 何以壞？便是無理由的恐怖，譬如有些人恐怖男女等自由離婚一樣。只要是理論正確，於人羣幸福大有關係。豈但家庭 (Home)可以由他

變爲房子，(House)便變成旅館(Hotel)又何妨呢？我現在說完了。我要敬謝楊君做的兩篇文，很引起我更深的想，亦起我更真的信。我這篇說得太多，還望楊君細看。又因我不會說話，所以有許多地方，要請楊君參看前後文，或者可以懂得我的眞意思。我不敢欺哄楊君，我是太少了學問的人。一切的地方，都極虛心，眞誠的，請楊君及讀者的教。梁山泊的弟兄們，不打不成相識。楊君！再來鏖戰三百合，如何？

答惲代英君再駁非兒童公育

楊效春

(上略)同人辯論，最怕感情用事。感情用事之後，就容易胡說，醜罵，變做庸下村婦。吾友王君衍康說：「我們要做智的奮鬭，不要做情的奮鬭。」(見少年社會第二卷第四期)眞是不錯。研究學術，尤其應當如此。代英君不肯在意氣方盛的時候，着筆做再駁非公育的文字。我以爲他就是用的這步功夫。他前給我的信中有說，「我們一方面總是朋友的友愛，一方面仍在理論上縱橫辯駁。——除了無可辯駁的時候以外——我們要做一個模範的辯論。這樣於眞理的明瞭有大益處。」他不是怕我發生情緒 Emotion ，害了眞理麼？

昨天黃君仲蘇和黃君日葵，偶談「人類意識互相了解的程度問題。」我正在旁靜聽。仲蘇說：「人與人之間，無論怎樣親密，必不能達到完全互相了解的地步。最親愛的朋友，兄弟，或妻子，你與他之間，互相了解的程度，亦不過九十分，九十多分；總不能達到完全的一百分。個個人都有自已的幾分神祕的

，說不出的特性。是別人所不能了解的，明白的。」日葵說：「人能互相了解，各有同的性質；所以社會纔能組成。亦惟各有特點，不全相同：所以社會纔有創造，進步。」我也以爲兩個人如果完全相同，則其中的一個人就可以不必生來。各人惟俱有幾分他人所不有的特性，才有生存的價值。槐楊树葉，有知幾億兆計。但是各不相同。雖同根同枝的兩張葉子，我們且仔細一看，必有幾許不同的地方。人心不同，正如其面。所以我們做文，和人辯論的時候。只要發出自己個人的意見，不必强人與我相同。他人的意見，無論他是贊成我，或反對我；都是於我有益，於社會眞理也有益。

我以上所說，是表明惲君同我辯論時候雙方共守的態度。我們倆當肉薄的時候，或不覺的說出過頭話。但是我很想極力除去這種眞理的障害物。我想惲君也是與我表同情的。

惲君說他自己是信兒童公育，戀愛自由，破壞家庭的人。我對於他的信仰，不是完全否定。眞正的戀愛自由，我想想沒有理由可以非他。兒童公育，須有條件。必其家庭父母有特別情形者纔可。要想人人兒女。生來都付公育機關；我仍信我的主張，從人性方面看爲不可能；從社會進化方面看爲不應爲的事。惲君破壞家庭的主張我則抱絕對的反對態度。我是想改造家庭以求人類安穩進化的人。我很恨生在的中國家庭，種種束縛青年的自由發展。我也恨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太深。很希望青年們自己覺悟過來，能夠起來革命，重新組成完美的理想家庭。且放開眼光，把社會做點事。

惲君再作現在我還沒有窺見全豹，不欲匆匆上馬同他搏戰。就已經讀過的地方講，惲君的話很有裨益

我處。他介紹我幾本西書，是告訴我以他的大本營或輜重隊所在的地方。使我明白敵情。我很愛他的旗幟鮮明。但我不能信他的信仰是對。

我以前兩作，大多來自直覺。預備第三次北伐的時候以前，要多吃幾碗飯，把軍力稍微充實一點，再振旗鼓。請惲君勿要着急。我們倆都不是利在速戰，急求勝負。這是我讀惲君「再駁非公育」文還未下的一種感觸。也就可當他是我同惲君作第三次搏戰的宣言。

評兒童公育問題

雁冰

——兼質惲楊二君——

兒童公育的意思就是由國家——或社會，即公共——設立的機關去撫育教養兒童。最初提示這個意思的，恐怕要算柏拉圖，其後尼采蕭伯納都曾說到一二。不過我們要弄明白：這三位先生所提示（不過一個提示罷了！）的什麼兒童公育，是根據於「淑世」「超人」的空想，完全和社會主義者或女子主義者(Feminist)所謂的兒童公育不同。前幾天時事新報學燈欄所登惲代英君楊效春君兒童公育的辯論，便是社會主義者和女子主義者所討論的兒童公育，我此篇欲說的也只是這一項。

楊效春君的非兒童公育是以破壞家庭，增多罪犯……等等社會不安為反對公育的根柢；惲君的駁論即就楊君的立論點去說。所以他們兩位的辯論是就兒童公育發生的結果一面說得多。本來各種社會不安如楊君所稱說的，其原因決乎不止一個，是很複雜的，家庭也不過是社會歷程中一個暫時的型，決乎不是

天經地義不可變的東西：這兩點惲君的答辯中都已說得很明白。我現在可以不再贅足。

既然見到就兒童公育發生的結果上去詰難兒童公育是不妥的了，我們便當換一條路走，當就兒童本身上研究，就是欲問兒童公育於兒童身上的利益到底有多少？於兒童身上的害處到底有多少？本篇的主意完全在乎這一點，以下姑且先引西洋學者對於這問題的意見說一說，然後講到中國的兒童公育問題。

上面說過，西洋人留心兒童公育的，本來有社會主義者和女子主義者兩派。社會主義者對於婦女問題本就與女子主義者的意見不盡一致；前者的主張是欲解放女子做個「社會的」人，後者的主張是欲解放女子做個「自由的」人。因而，社會主義者對於家庭問題的主張也不能盡與女子主義者的主張一致，（關於這一點，我想另做一篇文字說明）那連關於家庭問題而起的兒童公育問題自然也不能意見一致。（其實社會主義者雖然確認兒童公育問題是連帶家庭問題起的，而女子主義者却不盡認爲如此，而認兒童公育問題是連帶婦女經濟獨立問題而起的了。）社會主義者多半是主張兒童公育的；女子主義者已有贊成反對兩派，最明顯最足爲代表的，便是紀爾曼(C. P. Gilmra)派和愛倫凱(Ellen Key)派。

紀爾曼和愛倫凱都是女子主義者中的急進派，（亦可稱爲徹底派Radical）他們倆對於「母職」"Mother-hood"的重要，意見原本一致；紀爾曼於他所著婦女與經濟一書，愛倫凱於他所著戀愛與結婚婦女運動母職之重光等書上，都曾有長段的討論。紀爾曼說：『人類的母職該是兩個目的；（一）是因生殖個人以綿延人種，（二）是因改良個人以改良人種。』（Women and Economics 第七版第一百七十八頁）他又說

現今為母者的責任，要在『一方能發育子女生理到完全，一方能發展子女精神到完全。』就是母親撫育子女，不僅是飽衣暖食合於生理衛生罷了，還要陶融兒童的品性，啟發兒童的知慧合於心理的完成。（Women and Economics PP. 187-188）他並且不主張讓男子來代行「母職，」以為應由一部分的女子去做，因為這事是宜於女子。在這點上，愛倫凱的見解也是如此。愛倫凱說：『婦女撫育子女，在生理一方，已經對社會盡了極重要的母職，還有精神點一方，更為重要。』(Women Movement 英譯本第一八六頁。）於愛情與結婚第五章中更說得詳明；他又詰責放棄母職的人，告訴他們，『為母親的一定要用伊的知慧，伊的想像，伊的藝術感覺……以及生理上心理上的本性供給出一個境地，可以使兒童自由發展並發展到最好；但更要注意的，是陶融兒童。(Remoulding the Child)』(Love and Marriage 英譯本第二〇六頁）他又申說母職的最後——也就是唯一的——目的，是在教養出一班比現在人更高超的小孩子，庶可希望人類進步。（參看 The R n i sance of Motherhood，英譯本是第九十七頁到一百二十頁。）

從此看來，紀爾曼和愛倫凱對於母職的見解完全相合，都認（一）撫育兒童，於身體的保護外，當注重心理的陶融，（二）當使兒童成為比現在人類更高等的人。而且更有一個相同點，便是都認這件事是宜於女子去做。不過，論到辦法上，就是用什麼方法去養育兒童，完成，實現這個目的，兩人的意見便走入於反對的方向。這是很堪注意的事，下面便要舉兩人的話再來說明一下。

先舉紀爾曼贊成兒童公育的理由。

紀爾曼對於婦女解放的手段是要先從經濟獨立做起，要辦到經濟獨立，便不得不做工謀生，就是謀件職業，不管家務。既然婦女必得要有個職業了，便不能再顧撫育兒童；他極反對那班主張『盡母職的女人便可不有職業』的人，以爲不能徹底，以爲把母職視同商品，便是瀆祝母職。（Women and Economics P. 16-17）他說：惟有兒童公育纔是「兩全」的辦法。這一層，——從婦女經濟獨立上着想要求兒童公育——是紀爾曼主張公育的第一步理由。第二呢，他從現社會一般家庭的境況上觀察，覺得兒童公育實是非常的吃緊需要。他說：照現在辦法，欲達到我們理想中的兒童教養法，是件極難的事，因爲做母親的既欲有充分的金錢，又欲有充分的知識，並須有充分的時間；而社會上大多數的家庭又是貧苦的，無知識的，去理想遠甚，充分時間的有無，更不必論了。（Lbid. PP. 189-190）社會中，有錢財，有知識，有時間的母親實在是最少數，這最少數的女人算得有教養兒童的資格了，其餘最大多數的女子竟沒有擔任這付重担子的資格。把兒童付託在他們手中，實在是極危險的事；欲免去這危險達到完全盡職的理想，也只有兒童公育一法。這更進一層的說法，便是紀爾曼主張公育的第二層理由了。第三層呢，家庭的環境總不及公共機關的環境好，在家庭內長養的孩子極早便染了人我的界限，沒有社會的觀念。所以博愛，互助，……等等精神是很缺乏的；公育的兒童便就相反，團體的生活在他們的小腦子上極早印上一個社會生活的影子。（以上都可參看。Women and Economics PP. 278-280）這又是最大的一

個理由可以幫襯兒童公育。

以上對於兒童公育正面的三個理由，差不多是女子主義者一致的主張。紀爾曼是個代表；且看愛倫凱如何駁他。

我們且先要明白：愛倫凱對於婦女解放的見解，不和紀爾曼一樣。愛倫凱以為婦女解放的真意只在得到權利與自由，和男人所有的相等，婦人能自由決定生活的進路，便罷；不在乎參加社會事業，在社會上和男子爭個短長。(Women movement 英譯本第六八至七〇頁)所以他一面極力鼓吹離婚自由，結婚自由，一方却不贊成婦女拋棄一切去謀職業。(參看 (Love and Marriage 第八章及同書二一六頁至二二〇頁) 愛倫凱一方既然解說婦女解放為這等意義了，一面便又極力說「母職的神聖。」婦女能在家庭常母職真是莫大的勞功，極有體面的事。他說明兒童不可公育的理由，總結起來，約有四端，下面先說一說。

愛倫凱以為撫養兒童，於肉體方面，固然他人可以代母親去做，至於精神方面，便辦不到。因為小孩子需要一種很關切的「母親的愛」以安慰他的靈魂，輔佐他的精神發展；他說：『近世心理學者知道那在靈魂生活(Soul life)中為最重要的動力者是情感的連合作用 (Associaton of feeling) 而不是理論的連合作用。(Association of theory) 但在情感而外，尚有一個根，便是意志，是指導我們的思想的。諸凡現於靈魂中的，指導動作的，刺戟促迫我們努力的，都是我們用一切意志一切情感以使之訴合的。在

女性上所綜合得見的便是母性的能力。這種能力長得很偉大，凡人生中一切衝突的原子都消融於母親的愛，合而爲一；靈魂與肉感，利他與利己，都調和合一了。「自我快樂與自我犧牲也在母親愛中調和。一言以蔽之，所謂母親的愛，即是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調和。這調和使母職成爲人類最完全的品性，有無上的快樂。」(Renaissance of Motherhood 英譯本第一〇四頁至五頁)愛倫凱根據這層理由反對公育，以爲公育無益於兒童的精神生活，反又害之。因爲無論兒童公育機關內的女保姆學問如何淹博，道德如何完全，辦事如何熱心，而欲強其對於一切孩子都有如愛倫凱所說的那種母親的愛，那是決不可能的；況且十全的女保姆現在實不可多得呢！這是愛倫凱反對公育的第一個理由，也就是最有力的理由，除非從心理學上證明他的話不確，方可排斥，否則，是無可非難的。

第二，愛倫凱以爲母子之愛，根諸天性，沒有一個母親不覺得偎抱伊親生的孩子在懷中的時候有無窮的快樂；做母親的爲子女受盡多少勞苦，卽甚於工廠十倍，也是很願意的，因爲子女撫育得很好，便是極大一個慰藉。那些去下子女去作工的婦女實在是萬分不得已，我們豈應反爲提倡，使能不做工者，也甯可去作工而丟下自己子女請別人撫養呢？況且在工廠商店辦事，不見得就比在家裏領孩子自由許多，更何以見得在工廠商店辦事是高明而領孩子便不高明了呢？(前書第一一四頁)所以公育不是自然的事。這也是愛倫凱詰難公育的一個理由。

第三，愛倫凱不認兒童公育便是阻礙女子的解放，也不承認紀爾曼所舉的現社會中的家庭，都是無

財，無識，無時間，不足以好好兒養育兒童這個現象是永久不會變好的。他說：『在將來，我所夢想的將來，將沒有薪工太廉，贍家困難的男子，也沒有不受人尊視爲家庭奴隸的妻了。一切家庭狀況必定和現今正相反，用新法處理家中雜務，家務便也變得很簡易了。所以那時的婦女一定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好好教養一個孩子；因爲無論怎樣頭挑的女教師，若管到十個以上的孩子，便不能照顧周到。』（The Renaissance of Motherhood P. 117）這一層，也是愛倫凱反對公育理由中一個有力的理由。因爲兒童公育實辦的時候，總不能使一個女教師只管一二個孩子，少說總有五六個；一個人照顧五六個人，自然不及只照顧一個更爲周到。

復次，爲欲抵制因凡百制度行爲都成社會化後發生的平易結果，愛倫凱愈主張兒童不公育。他說：『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工作習慣，以及我們的感情愈成社會化了，便應該使我們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愈傾向於個人化才好。因爲這是所以抵制人品愈趨於平庸的危險。』（前書第一百十八頁）這是第四層理由。

但愛倫凱雖然極力反對兒童公育，他也未嘗不知道，（一）現在的婦女大都沒有資格做兒童的教師、（二）現在的家庭仍是沒有充分的錢財可以供給完全的設備撫育兒童，所以他時常引尼采的話：『人總有一日要只想到有教育，』主張提倡母職的教育。至於對於（二）的補救，他是希望國家出錢的。

以上介紹愛倫凱及紀爾曼的主張不過是個大概，兩人各有所見，據我看，正是相成而不是相反。就是

無論辦法是公育呢，是私育呢，而其根本的原理反正是一個——不滿意於現在的撫育兒童方法。紀爾曼公育的理由，良心上使我不能反對。愛倫凱的反對公育論，學識上使我不能反對。勉强下個評論，我只好恭維愛倫凱，因爲他的學說比較的深湛。

現在再講我對於中國兒童公育問題的意見，我是絕端贊成中國實行兒童公育。

我何以這樣主張急進呢？是否想借兒童公育來促成女子解放，加緊家庭破壞，因而改造社會呢？當然不是這個意思！社會改造這椿大事情不能如此簡單易辦，我是切信的。我所以贊成兒童公育，正和紀爾曼所說的第二條理由有同感。我確信教養兒童是極難的事，却又是關係中國前途命脈的事，中國將來的興亡，是不是要看將來的人成材不成材？我們倘細細一想現在中國一般的家庭，教養小孩子是怎樣一個情形，恐怕要悲觀到二十四分哩！我們的孩子，一年中死於不衞生的撫養的，合全國計，不知有多少！我們的孩子，受了家庭內惡習慣的同化而變爲壞東西的，合全國計，又不知有多少！我們的孩子，勉强在學校內受到一些教育(？)一回家又受家庭惡化了，我們不覺得麽？若想待女子多數受到教育，多數解放後，然後來改革家庭，(我確信女子無教育未能眞解放而改革家庭是極危險的事)救小孩子，已是無及了！所以我主張立刻實行兒童公育，而且極力勸化人去信兒童公育。

中國今日兒童公育的切要，猶之十年前改私塾爲小學一般的切要。正面的理由，我不必再說，因是顯而易見的，我且設爲反對者的詰難爲之解答。

反對中國兒童公育的第一個理由一定是說中國無辦兒童公育的人材，這句話我不承認是對的。

我們若要照愛倫凱理想的育兒人材做個標準，那或者是求之中國，不得一人。我們若想找一班比現在一般無識婦女稍高二三等的女子，那可就不在少數。我們對於一切社會問題，希望切莫太奢，能比現狀略好一步，便是一步的進步，最怕是不動！我於兒童公育也這樣想。我們要這樣想：現在所辦的兒童公育，只要比現狀好，能像上海幾個幼稚園便可辦，現在雖然程度低，只要用心辦，不怕將來沒進步。這樣程度的女子難道找不出麼？就算一時找不出，難道二年三年訓練一班人出來也辦不到麼？我不信中國連這一點點事都辦不到，不過沒有人辦罷了。

第二層反對中國兒童公育的一定是說沒有經費了。這話我也不認其為絕對的真確。

我們若想造絕高大的洋房，由厚薪聘極名貴的教師，那經費自然欲絕大。我們若想造幾座合於衛生的房子，經費當然不大。至於開辦後經常費用，儘可向兒童的父母那裏徵收一些，兒童本來在家也要費錢的。關於兒童公育辦法一方面，我曾經譯過一篇美國女士的論，名將來的育兒問題登在婦女雜誌六卷二號，願介紹與讀者做參考。那一篇內的話都是「獅子大開口，」我意我們中國不必定要學他們的闊排場。

反對兒童公育者第三層的詰難一定是說一般人風氣不開通不肯來公育。這一層我只認為有一半的理由。據我的觀察。中國人天性之愛，本來就敵不過傳宗接代的香火迷信來得深。所以中國人(大多數)愛女不及愛子；丁口多的人家，兒子也不十分愛護，往往有寄乳，(這是月出幾個錢，寄與鄉下人家，叫他

們代為乳養，）擲去（這是我鄉土語，即指抱往留嬰堂，不欲其再做自己的子女）等事，溺女的風氣，在鄉村更是很盛。這種風習，都足見中國父母對於子女僅[illegible][illegible]的目的，不然，便是希望兒子養老。（俗語有「養兒防老」一語）這種思想，現在正支配一班無識階級，該階級人聽了破壞家庭會大起恐惶，而聽了代他們撫育兒童，一定很歡迎。只要聲明兒童公育是代他們撫育兒子，決不是奪了他們的兒子，反對力一定可以減少。至於比較地有識的階級便可以用文字喚醒他們，兒童公育的利弊顯明已極，除是極頑固的人，當沒有不贊成的了。

以上的意見只是一時想到的，因為時間關係，不能考察社會各方面的實況再來研究，那是我所極不安的，很希望留心社會問題的人大家來研究。

兒童公育問題的我見

頌華

我對於兒童公育的問題，頗和惲冰君有同感。我的直觀的見解，老實說，對於兒童公育，在理論上尚不免多少有些懷疑，而在事實上，照中國現在的情形而論，却認為有實行的必要。讀者聽了，想必以為未免自相矛盾，然而我也有我的理由，如今不妨寫出，請讀者批評。

我以為要解決這個問題，有一個先決問題先要解決。那先決問題是什麼呢？即是家庭的形式是不是要根本取消。換句話講，即是自由的小家庭的組織是不是以暫時的結合為常態，而以恆久的結合為變態。如果說是的，那麼，家庭的形式既本要根本取消，兒童公育必要徹底的實行，自然沒有問題了。如若不

熱，倘實行兒童公育，兒童是不是要絕對的不和家庭接觸，我想却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假如家庭的形式還存在，他的結合還以恆久的組織爲原則，則我們應得考察兒童自出生之後，一律要由父母把他託付於公育機關，不去過問；是不是沒有流弊？爲做父母的着想，他愛子的本能，沒有附麗了，是不是便不能十分發達？爲兒童着想，他不受家庭特別情形的影響，完全由公育機關社會化了之後，他個性自由分化的發展是不是多少犧牲些？爲社會着想，是不是因此便多少妨礙「個人的選擇」(Personal choice)？這都是與兒童絕對不和家庭接觸所起的連帶問題。

父母愛子女的本能是原始的基本的本能，於情操(Sentiments)的發達，仁慈博愛的觀念，都有重要的關係。關於這層，我見麥格獨爾(William Mcdougall)博士的社會心理學上說得很詳明。設若兒童絕對不和家庭接觸，凡爲父母的，這種本能是不是便受斲傷，而社會將變成冷酷如以前斯巴達的社會？我却不敢斷定。其次，個人有個人的個性，家庭也有家庭的個性。我相信科學家，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的家庭，各有各的與衆不同的個性。各人的兒童，在各人的家庭中，必能從小於無形中，自然而然的秉受幾分特別的而很可寶貴的社會遺傳。如果不令兒童有接受這樣的社會遺傳的機會，爲兒童計，爲社會計，未免可惜。再次　我記得柯蕾博士說：『德謨克拉西原是一種在社會組織中自覺和「個人的選擇」的增進。要增進自覺和個人的選擇，除「分岐的生長」(Growth of diversity)外末由。……倘使我們的德謨克拉西稍廢於「畫一」(Uniform)，便是一種缺點，我們希望補救的。』(註一)父母對於自己的兒童

，全然不管，而令他單受公育機關的育養，我恐怕兒童後天的教育，卽不免稍趨於「畫一」。我對於這些兒童絕對不和家庭接觸所起的連帶問題都有些懷疑，故假定家庭的形式要保存，家庭的結合要恆久，在理論上我是反對兒童絕對不和家庭接觸的。

至於照中國的情形而論，我所以承認有實行兒童公育的必要，卽因我覺得中國的家庭太腐敗。不要說下層階級的人，沒有組織良好穩固的家庭的能力，卽凡上中流的家庭，他們的環境，我也不敢恭維。所以中國的兒童，照我想來，很容易受家庭的惡化。加之敎育不普及，凡爲父母的大都缺乏常識，又那裏能善誘他的子女？中國的家庭，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都不好，故我想，若要改造下層階級，非實行兒童公育不可；要改造中流階級，也非實行公育不可。兒童是創造新時代的人物。如果中國全國立刻實行兒童公育，而公育機關近於理想，我想中國的社會在一世一代的短期間，必定能夠進步改觀。這便我所謂在中國有實行兒童公育必要的簡單的理由。

我雖贊成中國立刻實行兒童公育，然我希望先從創設半公育的機關做起。甚麼叫半公育的機關呢？卽是所立的公育機關，如義務學校一般，早上由父母送兒童進去，晚上仍由父母領回家。其中有父母不願領回的，或沒有父母的，則留在公共宿舍。如此，既不妨害父母日間的工作，又不致減少父母對於家庭的趣味，很利於推行。假如家庭能漸漸改良，則不使兒童絕對不和家庭接觸，却亦未嘗沒有幾分好處。況且卽使要行完全的公育制，這半公育的機關也可算是他的基礎。故我希望各處趕緊實行試辦這種半公

育的機關。等到成效顯著之後，大家自然感動。那時再本公共的意志，確立半公育制，或竟更進一步，確立完全的公育制，便非難事了。

讀者看到此地，想來可不致以自相矛盾見誚了。但若讀者對我說：你這樣的提議，很不徹底，不是理想的辦法。那麼，我要回答說，在沒有自覺的社會，一切徹底的理想的計畫，一時何從實行？就兒童公育而論，「何如先創辦兒童半公育的機關，比較上少些阻力，利於推行，反足以啓發一般對於兒童公育的自覺呢」。況且又將託付兒童於公育機關，完全不問，是不是毫無缺點，完全合於理想，恐怕尚為亟須研究而猶待解決的問題。縱使這個問題解決了，斷定家庭的形式可以取消，或雖不取消，兒童不和他接觸是毫沒有流弊的，則「登高自卑，行遠自邇，」為利於推行起見，先擬設兒童的半公育的機關何妨？

所以我的意見是：我們應當極力提倡兒童公育，但實行時先從設立半公育的機關入手。我們一面提倡並鼓吹兒童公育，一面還要慎重研究各方面連帶的問題。並且要注意到實行了公育之後，怎樣可以不傷親對子愛的本能，適合於人性的要求，怎樣可以使兒童公育的社會化不致流於「畫一」的弊病，而礙個性自由分化的發展。總期我們以後所擬關於兒童公育具體的辦法，都出於研究討論的結果，有百利而無一弊才是。

（註1）　Cooley's Social Process P. 365

（附誌）我對於這個問題，以前曾和白華君討論了一下，後來沒有細細研究，本不願發表什麼意見。近來雁冰君研究這個問題，做了前面的一篇文章，我拜讀之後，又把我直觀的見解提出和他商榷，

他卽囑我把這些見解寫出，同時揭載，所以我也不辭了。務望讀者諸君教正。

兒童公育問題的注意點

力子

兒童公育問題，是我所絕對贊成的。我相信社會根本改造的時候，這是一個必不可缺的條件。兒童不公育，勞動問題和婦女問題，都不能解決。兒童不公育，眞正的自由平等博愛，也不能實現。如果在社會根本改造以前，有心人先要試辦一部分的兒童公育，建立模範，解釋誤會，爲促進根本改造的補助；那麼，除了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小組織(如新村之類)之外，有兩點必須注意。第一，從勞動問題和婦女問題着眼；必此試辦之一部分兒童公育，能減少勞動者底痛苦，輔助婦女底獨立。第二，從兒童本身上着眼；必此試辦之一部分兒童公育，能使最不幸的貧苦兒童，得受眞正自由平等的庇護。

我爲什麼說這些話呢？解放與改造二卷第十五號，有雁冰君底『評兒童公育』，頌華君底『兒童公育問題的我見』，兩君皆贊成中國實行兒童公育者，但其所提出的立刻實行底辦法，我認爲有可商的地方。我並非不贊成立刻實行，亦非反對一部分試辦；不過我覺得兩君立論的根據點，和我前面所說必須注意的兩層，不能盡合；所以兩君的主張，卽使眞能實現，我認爲於本問題的關係狠淺。

楊效春君的『非兒童公育』，三月一日在時事新報學燈欄披露，二日我卽在本報覺悟欄做一篇『兒童公育問題釋疑』。雖然我駁他的話，沒有惲代英君的詳盡；但我說楊君完全就自己所處的境遇着想，這一

層似乎可補惲君的不足。我現在把我前次所說的話，重引一些在下面：

『……社會各種階級境遇不同，楊君不能專拿自己的家庭及和自己境遇相同者的家庭來做一切標準。無產階級的家庭，恐怕因爲有了兒童，反增出許多苦趣。祇請楊君實地到各絲廠紗廠的女工家裏，去調查一下，就曉得夫妻兩個都要出去作工，留下子女沒人撫養的種種苦況，和因此生出的種種惡果(被人拐賣及習爲下流)。楊君說：『終日勤勞回到家中的時候，有爹爹媽媽細亮而清妙的和聲聽到，活潑潑地天眞爛漫的姿態看到，何等快樂！』但如果終日勤勞回到家中的時候，祇聽到爹爹媽媽我要餓死了的哭聲，看到瑟瑟地抖得要死的苦態，更是何等愁慘呵！我們討論人生問題，決不可祇看見自已所在的一個階級，忘卻了各個階級的公同利害。』

『楊君說婦女受男子束縛的主要原因，祇是兩個，(一)教育不均等，(二)買賣的婚姻。後一層於育兒沒有關係，前一層就不能把育兒問題看輕。我親看見許多有志求學的女子，都因爲育兒廢學，育兒正是男女教育均等的障礙。并且婦女地位低劣的原因，實在不止這兩層；楊君未免把經濟組織的勢力看輕，兒童公育，正是要不妨礙婦女的經濟能力。』

就以上所說的話看來，兒童公育問題，實在當根據社會主義和婦女主義立論；雁冰君也說西洋人留心兒童公育的，本來有這兩派。但雁冰君說到中國實行兒童公育問題，都專就兒童本身上立論，這已似嫌太隘。但卽就兒童本身言，也應當從普遍方面着想；何以談到經費一層，又說『開辦後經常費用，儘可

向兒童的父母那裏徵收一些，兒童本來在家也要費錢的」呢？如果公育必須收費，恐怕這個利益，祇是中產社會以上的兒童，能夠享受；於無產階級絲毫無干。我們試想最危險的兒童究在那一個階級呢？無產階級，他們只曉得拿兒童賣錢，（婢女養媳），逼兒童掙錢（乞討打盆拾煤斫柴），還能担負公育的用費麼？並且，公育要向私家徵費，就不能不按出費的多少，分出養育的等級；否則，有錢的人一定認為太不公平。照這樣講公育，還成什麼公育，至多可稱為『改良的私育』罷了。

本來，單就兒童本身上論，已顯然有公育的必要。現在的社會，名為自由競爭，實則賽跑的出發點相距太遠，許多更是繫目縛足的，驅之競走，安望倖勝。同一兒童，因父母有貧富之差，所得的養料不同，所受的教育大異；將來分出智愚强弱，還要說這是優勝劣敗應當如此，未免太不公道罷！所以在現實社會裏面，自由平等，都祇是好聽的話。惟有實行公育，不論何人底子女，自呱呱墮地至備具獨立的智識技能為止，都由社會收集在同等地方，施以一律的養育訓練，然後可講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在社會根本改造以後，這費用當然由社會公担，在社會改造以前，由一部分有心人試辦，祇好由有心人自行籌募。即使以兒童託付公育機關的人，有願担任經費的，也只認為自由捐助之款，不能作為公育應付之費。據我底意思，有心人果要試辦公育，當先在大工場附近辦起，專收育工人底子女；而有志者自己底子女，亦一律送入，施以同等的教養，不得稍有區別。惟絕對不能向兒童的父母徵收費用。

頌華君主張的半公育機關，我也不敢贊成。因為照這樣辦法，勢必和現在的幼稚園一般，仍為中產階

級以上的專有物。在中產階級以上，欲試辦此等機關，也未始不好；但絕對不許冒用公育的名義。試想，晚間仍由父母領回，則兒童所受的待遇，終不一律；即此機關亦增出困難。譬如兒童日間所穿的衣服，晚間仍穿回家去，在極貧苦之家，既太不相稱　且易致汚穢；結果，必仍屏除極貧苦的子女。并且，有領回，有不領回，兒童間顯分兩類，或生出別種不好的影響。而讓以雁冰君所言：『我們的孩子，勉彊在學校內受到一些教育（？），一回家又受家庭惡化，』更覺得『半公育』是毫無裨益的。

現在的學校；自幼稚園至大學校止，都不是眞正平等的，我們所主張的兒童公育，絕對不容再蹈此覆轍。我們要認定兒童公育是社會對於一切兒童應盡的義務；並認定這是勞動問題和婦女問題的特別關鍵。所以反對兒童公育的，專就自已所處的境遇着想，我固然反對；即贊成兒童公育的，不為眞正普遍的平等着想，我也未敢苟同。

娼妓問題

廢娼運動管見

李三元

近來思想界研究的路徑，漸漸談到娼妓問題，把娼妓看做社會上頂大的禍害；萬惡的源泉；深惡痛絕，幾乎衆口一詞，並不曾聽見那一個敢於大膽的反對這種議論。因而那許多抱著廓清社會宏願的人，日夜拿絕滅娼妓做他的職志。更有一般人，想應時勢的需要，組織甚麼廢娼會。他的內容怎樣，我却一概不知，可是他當前的唯一目的，總不外乎娼妓階級的廢除，巴不得把這種理想，馬上完全成爲事實，一年以來的現象，委實是如此。那麼他們這樣的設想和舉動，究竟是不是呢？平心看來，他們的本意，的確不錯；他們的胸懷？又是非常坦白，非常熱烈；我佩服得很。只可惜他是純然從倫理學上立論，所謂從人道的見地，不得不這樣，並沒有拿社會學做他的基礎，所以我不免有點懷疑。他們完全拋棄歷史上的原因不講，僅僅注意現在的結果，做廢除娼妓的根本理由，恐怕不大妥當。據我的鄙見。要想娼妓完全廢除，根株斷絕，決不是直接的事，實在是間接的事。必定要勉強硬行的廢除，那麼非徒無益，恐怕較之現今娼妓階級存在時候所生的弊害；十倍百倍而不止呢。我心裏面很有些不忍，所以趕著作這篇文章，來和大家商榷商榷。

娼妓在文化上，本沒甚麼價值。不僅在文化上沒甚麼價值，而且能教社會受他的重大毒害，這是人人

都知道的。娼妓可以分做兩種：一種是公娼，一種是私娼。公娼是納一定的手數料，受國家行政官廳的許可登錄而公然操賣笑生涯的；私娼是沒有經國家行政官廳的許可而私行做那賣笑生涯的：這是他不同的地方。現今世界各國，如法蘭西，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墺大利，匈牙利，瑞典，俄羅斯，羅馬尼亞等國，都是行公娼制的。此外如英吉利，美利堅，臘威，丹麥，瑞士等國，便是行私娼制的。至於日本，却是公私並行。我們中國，形式上有似乎行公娼制，實在講起來，也是公私並行，各路娼妓甚多，花色不一，我也不能細表，而且又不願細表 公娼私娼之外，又有散娼集娼的不同。這是從賣笑行為的地點而分，散娼就是散佈各處，各自東西，遷徙可以自由，沒有一定的營業區域；集娼就是聚集在一定的區域之內，不能任意遷徙。因此又可以分作幾種：一為坊里制，二為堂院制，三為夜合制，四為祕密制，這是我替他代定的名目。坊里制就是集娼，而且每每公娼，纔行這個坊里制。（但亦不盡如此，等到後面再說）從前我國娼妓的起原，本由於春秋時代的管子，管子設女閭三百，以便行商，這就是公娼，而且又是集娼，就是我上面所說的坊里制。到了後來，因為賣笑的生涯頗不惡，娼妓越過越多，女閭的制度，也就漸漸破壞，變成一種堂院制，堂院制有似乎坊里制，而實在不同。因為他是集合許多娼妓，住在一定的房屋裏面，從事賣淫。是拿房屋做單位，不像坊里制，拿街巷作單位。所以是散娼，不是集娼，北京的八大胡同，南京的釣魚巷，雖很像坊里制，但是因為公娼私娼並行的結果，八大胡同，釣魚巷以外，到處都有妓寮或祕密賣淫所。並且很有些公娼住在八大胡同，釣魚巷的外面，即

如北京南京各旅館裏，那一處沒有妓女的香巢，其中公的也有，私的也有，並不曾有甚麼坊里或堂院的名目，這又是大家都知道的，法蘭西是採公娼制的國家，娼妓也沒有一定居住的地方，像我所說的坊里制，日本的私娼，也行坊里制，也叫做『遊廓』。可見公娼不必是集娼，而私娼又不必是散娼，至於夜合制，是指那拿一定的地方專供戀男(Inamorato)和戀女(Inamorata)做性交(Sexual Intercourse 的，就是一般所謂台基。祕密制就是一般所謂私門子。這兩種都屬於私娼一類，而且大半散居，無一定的區域，所以又是散娼。照這樣看來，娼妓既有公私的不同，集散的各別，於是很有許多人，主張公娼和集娼的弊害，較私娼散娼為輕，他說：『第一，從風化上面講，公娼和集娼，僅僅限於為官廳所許可的娼妓，居住在一定的小區域裏面，和別處毫無關涉牽連，不大傷風化；第二，從社會秩序上面講，公娼的身分，似乎高些，不致像私娼那樣浪賤，流目送盼，引誘行人，因而擾亂社會秩序，使娼行動的範圍甚小，縱能擾亂社會秩序，也是有限；第三，公娼集娼，可以由行政官廳施行檢驗，無甚困難，花柳病不致蔓延各處：』這是他所持的理由。不過仔細推敲起來，以上所說，只是程度的問題，倘一有害，必定要比較他的輕重，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耳。而且放開各國娼妓的統計表，公娼私娼的弊害，並沒有甚麼差異，尤以花柳病一層，格外沒有公娼集娼輕私娼散娼重的的區別。官廳的檢驗，是不是靠得住？能不能免掉運動賄賂等情事？實在是個問題。即就日本而論，公娼對於花柳病的感染力，和私娼沒有甚麼差異，有的時候，更過於私娼，這是看他的統計表可以曉得的。那麼要想維持社會上的風化和秩序，截花柳

病不致蔓延，非從根本上剷除娼妓階級不可，所以現在一般熱心社會事業的人士，苦心孤詣的謀娼妓階級的絕滅，不留餘力。他們的意思，以爲：『娼妓不除，社會永遠不能整頓，人類日就頹喪消沉，很不是國家前途的幸福，所以萬不能再因循顧忌，觀望徘徊，不毅然決然的去掉他』。

主張廢除娼妓的人所持的理由，大概不外乎上面所說的一番話。但是廢除娼妓階級這件事，果眞能辦得到嗎？辦得到固然是最妙，我纔日裏心香默禱的望他成功，不過我敢大膽的斷言，在今日社會情形的下面，是絕對辦不到的。我們討論一件事，不能只就現在的眼前利害著想，必得先探他的來源，何以便致如此；更得再看他的去脈，將來應當有怎樣(傾向。然後終能想方法，該維持的維持，該改良的改良，該廢除的廢除，該限制的限制，這是辦事的一定的道理。我們若只是因爲走到街上觸目盡是娼妓，而且一天一天的越發增加，心裏面深感苦痛，便大發慈悲，立意要去拯救那一般可憐蟲，却並不硏究他所以成爲這樣的根本發生原因，對他的病根下藥，只就他結果的利害，來講廢除的方策，這正合了孟子所說的：『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兩句話，我實在是大惑不解。我們要曉得社會上爲甚麼會有娼妓？爲甚麼好好的人不做，要去做那賣笑生涯？這一點根由不明白，便永無完美解決的日子。據我的意思，社會上所以有娼妓這種階級，完全是現在土地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下面必然的結果。因爲土地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盛行，分配就不能公允，社會上的一切利益，通同進了有產階級。(Bourgeois) 的私囊，無產階級，(Proletariat) 毫無所得，有的還可以拿僅免凍餒的工價，勉强支持那困苦窮愁的家庭生

活，那麼只好慢慢兒受罪；有的一點兒進項都沒有，竟至想直接間接維持他困苦窮愁的家庭生活而不可能。這種事在男子還覺得略爲好些，若是婦女，便格外不了，終不成活活的餓死，然而又絕無別的方法可以脫離這樣窘境，那麼不得已惟有忍恥含羞，走這一道，娼妓發生的根本原因，的確是如此，所以在當日行井田制的時代，沒聽見有甚麼娼妓的名目，因爲井田制很像共產主義，（Communism）人人都有相當的財產，可以仰事父母俯畜妻子，又沒有地主和資本家的壓迫，不受貧乏，這時既然無娼妓發生的原因，自然不會發現娼妓的名目。到了春秋時代，井田制度，已經漸漸破壞，經濟社會上不平等的事情，便日漸發生，人民的生活，也就漸漸不能自給，這個時候自自然然的把廉恥看得無關緊要，去做那不正當的營生。管敬仲設女閭三百，雖說是一種政策，但也要有那無以爲生的人，纔肯做這無恥的淫行，畢竟不能強迫的硬做，而且管敬仲也決不願硬行教人去做娼妓的，或者他當時已經看破經濟社會的情形，特地的做一個調劑方法，也未可知。由此可見必定先有經濟社會的不平，纔能生出娼妓的階級。換句話說，就是娼妓乃現在土地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所造成。那麼要想剷除娼妓階級，非先從現在土地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著手實行改造不可。如果不想方法謀社會制度的根本改造，只是訴諸個人的道德，拿外部的壓力來做絕滅娼妓階級的唯一手段，這纔是其愚不可及呢。這正和那把勞動問題訴諸歐洲封建時代主從關係的美德，想拿勞動和資本的協調去圓滿解決他的，一些兒不差。照這樣看，那想拿官僚的社會改良主義（Official Circles Social Reformism）來矯正社會上所有弊害的一般人，明

卻不能得絕滅娼妓的好法子，因此互相爭論公娼制私娼制集娼制散娼制的可否善惡的，也非無理。在這樣情形的下面說起來，像那基督教婦人矯風會的娼妓全廢運動，或者救世軍的不買賣娼妓的誓約等等，實在是無聊極了。

為甚麼不改造現在的土地私有制和資本主義，不能望娼妓的絕滅呢？這是極容易明白的一件事。譬如有一個人在這裏，害的是內臟疾病，因而影響到外面，皮膚紅腫。這時候醫生替他施術診治，如其專以消除紅腫為能事，並不顧及他內臟根本的治療，那就不獨紅腫不能消除，恐怕久而久之，必定有一天完全潰爛而不可收拾。主張硬行廢除娼妓，並不想方法改造現社會的，也和這只知醫治紅腫不問內臟的疾病一樣，不會發生甚麼效果的，事雖不同，理卻無別，所以一任他精闢雄辯，對於娼妓怎樣批評他的壞處；生物學家醫學家，因為人種或社會公共衛生，怎樣指摘娼妓的危險；司法官警察官，怎樣對於娼妓加以壓迫和限制：終久不能濟事。總之在現在的經濟組織存續期間以內，娼妓階級，是絕對不會絕滅的，是絕對廢除不掉的。廢除公娼，必定一齊都去做私娼，公娼可以盡廢，私娼能盡廢嗎？縱令拿死刑來處治他，恐怕也是不行。從前英國女王伊利薩白（Elizabeth）時代，曾用絞刑和炮烙來治一般無賴漢，（Vagabond）始終不能絕滅，娼妓也是如此。大凡一個人，到了饑寒交迫的時候，更顧不了許多廉恥，無可奈何而為娼妓，實在是社會的不良，更不能責備他不應當做這種事。現在如果不問好歹，硬要廢掉他，他本來貧無立錐，不做娼妓，便不免流為餓莩，但凍餓也是一死，犯法也是一死，與其坐而待死，

莫如姑且偷試偷試，或者可以倖逃。所以任你怎樣嚴刑峻法，終是不能斬草除根的。

照這樣說起來，娼妓階級，是如同由天降雨，事所必然的了。但是我們可以豫想無娼妓的社會，並且深信這樣社會實現的可能。我以為現社會的制度，決不是最上的制度，現社會以外，還有極新鮮而又莊嚴燦爛為人類共同娛樂的社會。可以實現。這種社會，實現以後，娼妓階級，自然而然的消滅無餘，銷聲絕跡。不過要想這種社會實現，必得我們盡力謀現社會的改造，社會改造之後，娼妓的廢除，纔能夠有望。我嘗說世界文明，並不足以為娼妓發生的原因，乃是和世界文明一道兒來的經濟組織，從中作祟，為娼妓發生的主要原因。所以在共產組織的氏族關係(Family Relation)或血族團體(Blood Corporation)的裏面絕對沒有可惡嫌的賣淫營業發生的餘地，惟獨經濟社會的條件，像那土地的私有資本的跋扈等等，纔能夠教賣淫的營業逐漸發生。所以非從這裏根本改造不可。這是社會上實在的情形，並不是我語言武斷啊。

由此看來，娼妓這個階級，是現社會制度當然的結果，無可如何的事，可是我決不是反對主張廢除娼妓階級的一般人，實在是反對那並不曾研究娼妓所以發生的原因，以及絕滅娼妓發生原因的根本方法，單是掛一副廢除娼妓的好招牌，要想生吞活咽的去掉他的，這是完全不曾明白哲學上的因果律，(Causality)纔致如此，所以我在上面，曾經說過，現今要想娼妓階級的絕滅，不能再替現社會制度辯護，我們應當努力的，是想方法謀社會制度的改造，我們所極端希望的是新社會的實現。但是雖這樣說，舊社

會究竟應該怎樣改造？新社會怎樣可以實現？要想研究出一個適當的具體辦法，很不容易。因爲現社會制度，本由數千年的惡習慣相沿而來，根深蒂固，若是拿和平的方法去醫治他，非常困難，然而我又絕對不贊成革命流血，以致演出種種慘劇。那麼現社會的根本改造，既有上述的種種不便，豈不是娼妓絕滅這件事，就要絕望嗎？這卻不然。我們從正面根本的謀社會改造，因爲種種關係，固然窒礙難行，我們不妨先試行側面的改造方法，一面再對於社會一般人，用教育和其他的方法，教他自己覺悟，或者社會的根本改造，將來還有一線的生機。這側面的社會改造方法是甚麼呢？

第一　絕對不許性的機能之商品化。

第二　絕對不許射利的結婚。

因爲有現社會制度的不良，人類不能維持他的衣食住，便會生出以上所說的兩種結果，娼妓階級，就是由這兩種結果發生出來，若能行這種側面的改造，絕對的禁止性的機能之商品化，和射利的結婚，就是把娼妓發生的切近原因去掉，那麼也可以教娼妓逐漸消除。英國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卡萍蒂爾(Edward Carpenter)曾經說過：『在這時候，那歷史上遺傳的娼妓，一個也沒有了。……一呢。因爲無被法律束縛强制的結婚；二呢，因爲社交公開，結婚自由，女子早已失却賣淫的機會，一齊趨於互相競爭一道兒，所以在這種社會裏面，因爲結婚的自由，娼妓自然便能減少，乃至絕跡無餘。』這話實在是不錯的。馬克斯 (Kaul Marx) 的好友伊會爾士，(Fridrich Engels) 也說過幾句話，和我們所論

想的社會上性的關係，很能符合，載在他的名著『家庭的起源』（Beginning of Home）裏面。他說：『在新時代完成的時候，男子無論怎樣，終身不能彀有機會拿金錢權力或其他經濟的方法來買得女子的隸屬；就是女子在愛情以外，無論有甚麼理由，也不肯再去隸屬於男子。……』女子既不做男子隸屬，那麼有娼妓發生的餘地嗎？

但是這時候有一樁事，應當預行解決的。我既主張先從側面改造社會，就是絕對不許性的機能之商品化和絕對不許射利的結婚。可是這些事，不能彀空口說白話做得出，又不是硬行强迫辦得到的。是必也要想個法兒，教社會上可以不致於性的機能之商品化，和可以不致於爲射利的結婚，然後我這種計畫，乃可以實現，不致成爲空理妄想，畫餅充饑。如果並不設法，徒託空言，只是一味不許，那就是有嘴說人，無嘴說自己，恐怕也就要和一般大聲疾呼廢除娼妓的人犯了一樣的毛病，永遠不能達到最初的目的。那麼怎樣就能彀教社會上不致於性的機能之商品化，和不致爲射利的結婚呢？不消說，自然是要教他衣食住三樁完全無缺，喫得飽，穿得暖，住得安了。怎樣就能彀教他喫得飽，穿得暖，住得安呢？這又不消說，自然是要想方法教他各執一業，不致仰給於男子，經濟上能彀完全獨立便是了。

大凡要想實行婦女解放，必得要先謀婦女的經濟獨立。（Economic Independence）這是近來一般思想界所知道的，而且又是他們所嘗說的。因爲婦女如果不能彀獨立自營生計，便任你如何把他解放，怎樣聽其自由，他那衣食住三樁，仍然要仰給於男子，便仍不得不作男子的隸屬。那麼雖暫時解放了他，

將來一定仍然要歸到從前的狀態的。一切婦女，皆是這樣，娼妓尤其是這樣，所以我們可不必囂囂明明的鼓吹廢除娼妓，白費些唇舌；也不必忙忙碌碌實行廢除娼妓，白費些氣力；只要婦女經濟上能夠獨立，娼妓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何止於區區娼妓，就是其餘一切婦女的物質方面精神方面各種不自然不合理的狀態，都可以同時消滅，一點也不致他存留。至於婦女必得要怎樣經濟上便能夠獨立？這固然要從女子的教育入手，養成他獨立的能力，但是一方面關於實際的設施，又總得要男子努力去扶持他，去幫助他，那麼成功當然可以快些。我們要曉得現在的人類社會，已經逐漸脫離「生存競爭」(Struggle for Existence)的時代，慢慢的將次要到「相互扶助」(Mutual Aid) 的時代，決不能再像從前說男女相互的關係，是「性的戰鬪」(Fighting of Sexual) 實在是「性的和諧。」(Harmony of Sexual) 男女若是各自獨立，恐怕難以生存的，不過女子生理上心理上的天賦特性，本來和男子很有些地方不能相同。他所執的職業，自然不能和男子毫無差異。至於何種職業宜於女子？何種職業不宜於女子？關於這種事情的研究和選擇，又是別一問題，現在姑且擱置，容以後有機會再談。

總而言之，我對於廢除娼妓的意見，是極端否認形式上標榜廢除娼妓的名目，竭力主張想個方法完全從事於社會的改造，卻把娼妓的絕滅，看做社會改造當然的結果，如能完全達到社會改造的目的，用不著我們費吹灰之力，娼妓這種東西，自自然然的就會絕跡，不會再擾我們的視聽。所謂根本既拔，枝葉自然乾枯，如果不拔去他的根本，只是鎮日裏剪伐他的枝葉，一面剪住，一面又長住，究竟有甚麼益處？

娼妓的廢除，也是一理。這就是我的意見和一般人意見不同的地方，我很希望當代言論家思想家，指摘我的誤謬給我一個嚴正的批評。

（婦女雜誌）

娼妓

木雞

一　吾國娼妓之由來及種類

管子治齊。設女閭三百。以便行商。是為吾國娼妓之始。自後無代無之。所謂南朝金粉北地胭脂。蓋常見諸古人之吟詠焉。其間間有奇女子。最令人齒頰生香者。如蘇小妹李香君輩。士大夫競載諸詩歌小說以揄揚之。當年盛事傳為佳話。流風所被。遂使吾國社會對於娼妓。發生一種模糊之觀念。餘毒至今未已。及與歐美互市以來。沿海諸埠。較為發達。如津滬等地。旅客商賈。雲湧霧集。而娼妓亦與之為比例之增加。及民國肇建，又發生大批之偉人豪傑流氓。往來南北。所至徵歌選色。恣為淫樂。以刼詐之金錢，為塵土之揮霍。操娼妓業者。往往利市三倍。遂令鄰津滬諸地小戶人家。（中產階級以下）有好女兒者。大動艷羨之心。幾有「遂使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概。于是娼妓益多矣。歐美諸國亦間有娼妓。余雖未會詳細調查。然其娼妓之地位與人格實視吾國娼妓為高。蓋似亦本諸個人職業之自由。無鴇母虐待。領家束縛。改業甚易。從良亦甚易也。日本娼妓甚多。有二種之區別。其擅長歌舞與人侑酒者。為藝妓。普通人民之女兒。姿首稍佳便就此業。獲資既豐。嫁奩易備。數年之後。仍可適人。其第二種。則為淫賣婦。居于待合所。專營皮肉之生涯。然其狀況亦不若我國娼妓之黑暗也。我國娼妓。

遍分爲公娼私娼二種。注册納稅者爲公娼。秘密賣淫者爲私娼。無日本藝妓與賣淫婦之別。即以北京之八大胡同而論。其精于戲曲與人侑酒普通稱爲淸吟小班者。（頭等妓館）亦可留人度夜。殆兼藝妓與淫賣婦而爲之者也。至茶室（二等妓館）下處（三等妓館）中人。則多不嫻戲曲，專事淫賣矣。但無論其爲頭等二等三等。其所受精神上體魄上之痛苦。皆遠過於歐美日本之娼妓。不啻誘現一人間地獄。嗚呼是非生民之至酷者歟。

二　吾國娼妓衆多之特因

牝牡之欲。生而有之。自非佛徒或什匿克派中人。罕有能外此生理上之自然法則之支配者。自非如原始動物阿米巴之雌雄同體。亦無不兩異性相求。以圖伉儷之樂者。孟子謂男女居室爲人之大倫。誠有然也。故男女的戀愛。最神聖者也。金錢何物。橫梗其間。而發生賣淫買笑之事。豈非以最神聖的戀愛。同于貨物之賣買乎。以此致無數好女兒。受盡人類所不能堪之痛苦。嗚呼。二十世紀非號稱人道大昌之世界耶。何以彼宛轉于人間地獄之無數好女兒。獨不能受人道之蔭庇耶。乃彼人間地獄。中國無地無之，果何故耶。此原于風俗習慣上者甚遠。不可不一論之也。歐美諸國。大抵行一夫一妻制。爲之妻者。又富常識。嫻交際。凡夫之所能至者。妻靡不可偕往。故吾人時見西人夫婦。挽臂遊行。即白髮似雪之老夫婦。亦然。雖在天涯地角。不乏倡隨之樂。爲之夫者。自非浪子。倘肯舍家雞蒜野鶩耶。不然。則爲之妻者。可以要求離婚。且索巨額之金錢焉。故狎娼在西人社會中。爲至不名譽之事。至痛苦之事。

每受輿論之攻擊。而被擯于交際社會。失其相當之身分。故嘗試之者殊少也。娼妓之需要少。斯娼妓之供給，亦當然少矣。吾國爲重男輕女之惡俗所衍。女子無相當教育。旣乏常識。又昧交際。且裙下雙鉤。小不盈握。絕不似西婦之蹻捷利于行動。故常閉置深閨。一任其夫之東西南北。而莫得追隨。男子之游宦京師。或經商名城者。常數年或十數年不得一歸。則當客緒寂寞之際。異鄉花草。一樣棲遲。自是難免之事。其流連日久者。或竟納爲小星。置大婦于不顧者。有之。此誠惡俗也。而社會乃不視爲不名譽之事。且或其美名曰名士美人。傳爲韻事。羨以風流者有之。昔曾國藩督兩江時。某道員以曾爲道學派人。爲迎合曾意起見。將其地樂戶悉逐之。曾至乃悉召還。且大宴羣僚於其間。揣其意未必不以謝安之絲竹陶寫自況。而竊附老輩之風流。此可見吾國士大夫對於娼妓之心理矣。前歲龍濟光來京。都院之達官貴人宴之。招城南名妓二百餘人侑酒。可見招妓侑酒已成官場之習慣。而官吏亦幾無人不狎妓。無人不納娼爲妾矣。影響所及。一般人亦日惟肉慾之快樂是尋。而多流連於青樓中矣。推其所至。不難由人道世界。再返於獸道世界矣。以此而娼妓亦日見衆多矣。然則今後舍提倡男女平等。（確行一夫一妻制）。婚姻自由。男女交際。新式家庭外。（卽歐美形式之家庭。）又何以挽救惡俗哉。

三　娼妓發生之原因

娼妓果以何原因發生歟。賣淫賤業也。非至不得已。其誰爲之。故妓於未爲娼妓之前。已不知歷若干辛酸痛苦。使其痛苦而不若娼妓或與娼妓等者。吾知亦不至驅無數好女兒陷於娼寮也。惟其辛酸痛苦。

達於極度。視娼妓猶或過之。於是乃竟陷於娼寮而不能自已。故言娼妓之發生。亦即爲陷於娼妓之無數好女兒鳴不平也。其發生之原因。至複雜。猝難盡明。言之最詳者。有十四種。列記如下。

一爲自己父母所強制者，二爲養父母所誘制強迫者、三爲夫或情夫所誘致強迫者，四爲無賴惡漢所誘致強迫者，五爲情夫所賣或被棄舍者，六爲人所拐騙而不能自主者，七爲愛子與親恩而墮落者，八爲貧窮所迫者，九因淫奔而墮落者，十爲滿足虛榮心而自陷者，十一爲失戀而自暴自棄者，十二欲遂一種目的而自陷者，十三爲時代之惡習慣所感化者，十四受家庭之惡感化而墮落者，

中國大多數可憐之妓女。或以十四原因之一種而成。或以十四原因之數種而成。或於十四原因之外另有一種原因而成。亦未可知。要之娼妓之墮落。皆社會之罪惡也。右列十四原因。若以總因三項統之。則尤易明了。試列如下。

迫於生計的
- 爲貧窮所迫者——此顯然因貧窮而爲娼者，若後列誤於倫理的項下之三種，亦係生計所迫，可以彙列此項之下，
- 爲養父母所誘致強迫者——蓄有鴇母專買養幼女，俟其長成，使之爲娼，藉以圖衣食，然徵父母可以賣幼女，則鴇母安從得之謂此爲間接誤於倫理的亦可，
- 爲無賴惡漢所誘致強迫者
- 爲人誘騙而不能自主者
  ——此兩類均係無業貧民，困於衣食，乃誘騙婦女爲娼，因以取利，而無數好女兒，遂爲彼輩所犧牲矣，
- 爲情夫所賣或被舍棄者——情夫而肯賣其情婦，大抵貧使之然，此歐美所少有，而吾國所多遇者，慘事也，至被情夫舍棄之女子，在西婦或另覓情夫，或尋任職業，皆可圖存，吾國婦女遇此，則只有爲娼一道矣，

- 誤於倫理的
  - 爲父母所强制者——舊俗父母對於子女有絕對之權力，可以賣其身體而子女亦以能不違抗爲孝，蓋惡俗也，
  - 爲夫或情夫所誘致强迫者——女子誤於稗史小說，往往以賣身救夫爲榮，若見其夫或情夫陷於困難，遂本其怪謬之倫理觀，而不惜自辱焉，（硃砂誌卽演此等故事者）
  - 爲愛子與報恩而墮落者——因喪夫而無力鞠育子女，以延其夫家之宗祧遂出而爲娼，又以誤於稗史小說，以賣身養親爲賢，乃陷身靑樓，或爲人婢妾，皆非倫理之正軌，亦生計迫之然也，
- 缺於敎育的
  - 因淫奔而墮落者——因無家庭學校正當之敎育，陶養其身心遂致女子有淫奔之事，卽男女交際與婚姻不得自由，亦爲釀成淫奔之一因，然女子因此，乃不免墮落矣
  - 爲滿足其虛榮心而自陷者——此因無相當敎育，遂使女子發生無謂之虛榮心，至不惜陷身娼寮，以求滿足，其愚可憐，
  - 爲失戀而自暴自棄者——女子無相當之知識與判斷力，往往用情非人，一朝失戀，遂不免陷爲娼妓，此在西婦，亦可另覓情夫，不致墮落，
  - 欲遂一種目的而自陷者——此與第十原因略同，惟不限於虛榮心耳，如女學生之處家貧不能卒業，因圖求得求學用度，乃祕密賣淫，亦一種罪惡也，
  - 爲時代之惡習慣所感化者——近時社會風紀大壞，婦女不德，幾於蒸成風氣，娼妓又處處有之，平常婦女耳目所染往往爲所感化，而自陷焉，敎育缺乏使然也，
  - 受家庭之惡感化而墮落者——此純因家庭敎育不良，父母不能爲正當之表率，養成子女驕淫之習，及其長成，偶有不滿遂乃墮落，

觀右列娼妓發生之原因。雖有十四種。而其發動之總因之主因。或以間接或以直接大多數皆爲迫於生計。嗚呼。金錢誠萬惡之原哉。至因倫理之荒謬。與敎育之缺乏。而陷爲娼妓者。其情可憫。其愚亦可笑也。

四　娼妓之生活

娼妓狀況可以。果痛苦耶。果爲人間地獄耶。是不可不一敘述其生活之實際。然後乃知爲娼妓鳴不平者之非無譽言也。娼妓之由鴇母自幼買養長而墮落。或婦女之臨時賣充娼妓者。以因借貸關係。而以子女抵押於班主爲娼。非至一定年限不得自由者。均屈服於鴇母勢力之下。行動不得自由時。或遭受虐待。一若青樓憲法。有鴇權無限之規定者然。夫人生之幸福與其意義。非皆基於身體之自由耶。身體旣爲他人所有。則人生之幸福與其意義。尙安在耶。是娼妓者。不同於牛馬之任人鞭笞驅使耶。不同於猿猴之玩把戲以爲其主人討錢耶。世有黑奴農奴。娼妓亦脂粉奴也。顧黑奴農奴均經解放。脂粉奴之解放果何時耶。嗚呼慘矣。娼妓之被父母賣入娼寮者。謂爲有領家的姑娘。雖非賣身。然旣賣淫則與賣身之娼妓。痛苦亦無大差也。質言之。娼妓之生活。不自由之生活也。機械之生活。奴隸之生活也。一日之間。晨粧甫竟。卽遊客絡繹而至。於是點名。見客。問姓名。進烟茶。値客多。每疲於應酬。然應酬稍不周。則冰桶之名。見於報紙。或藉端搗亂矣。其有舊客造訪者。尤須斟酌相當程度。而與以米湯（不自然之情話）洋勁。（不自然之表情）否則客將不至矣。若點戲陪客出遊。叫條子。（侑酒）過班。（客在他班邀其往會）等事。擾攘至於夜之逾午而不能已。其勞殊甚也。小班娼妓。留客度夜之事。視茶室下處爲略少。若茶室下處。則留客度夜常無虛夕。其痛苦益難言矣。至上海之雉妓。不分晝夜陰晴。在馬路邊拉客。且滿口作「快活快活哩」之呼聲。其痛苦又何若耶。作妓而客多者。所得金錢亦多。是爲紅

姑娘。班中上下人均須溫意籠絡格外恭維。居其間倘可聊以自安。其顧客冷落者。每陷於貧困之境。負債纍纍。是班中上下人之冷語惡聲。亦須飽嘗。是中吞聲飲泣者。固大有人在也。然生涯好者亦恃其綺年玉貌耳。數年之後。高等娼妓降而爲下等娼妓。下等娼妓流而爲跟媽乞婆。其爲人作妾者。倘爲善於自謀者矣。公娼如此。私娼亦然。故客有詢妓女之身世。或其來日之下場者。妓女多黯然無言。或悄然長吁。甚者珠淚盈盈。掩面啜泣。嗚呼。是眞所謂可憐虫哉。誰實爲之。而令人類中有作是種生活者耶。

五　娼妓及於社會之影響

娼妓非僅自身。陷於悲慘之絕位已也。而其影響於社會者。爲害尤大。眞有如洪水猛獸之不可擗避者。願略言之。花柳病惡症也。患之者毒入骨髓。遍體腐爛。而傳染又極迅速。甚普遍。以視百斯篤。虎列拉。腸窒扶斯等。最可恐怖之傳染病。猶或過之。減殺國力。敗壞人種。考其用事。直是吞噬人類之惡魔。然娼妓實花柳病之母也。公娼雖可舉行檢查。而方法幼稚。收效絕鮮。且檢查不及男子。病源依然猶在。至若私娼實際上或視公娼爲多。而又莫得檢查。故所謂檢查云者。自欺欺人者也。無聊之舉也。然此無聊之舉。有之尙勝於無。顧吾國則幷此而無之。或有之而敷衍故事。噫。中國人口雖多。詎可任花柳病之殲滅耶。且花柳病。不僅毒患者之生命與健康之幸福已也。而其毒徽之傳染。又可及于妻子而腐敗斬絕其家族與後嗣。其酷如是。詎不可驚哉。曩者久居北京之友人告余。謂昔有江西富紳子某。年十七。貌姣好。來京。將以考學堂也。其鄉人某。導之冶遊。妓以其多金而美。殷勤迎之。不數日而

楊梅毒作。彼弱齒子身。曷能勝此。旋死。其家只有寡母與其新婚婦。聞耗。亦相繼自縊。慘何如也。無知青年。受其荼毒者。又寧止某一人耶。閱歷妓年久之人。頗知趨避。間或不至患花柳病。然種種淋症與零碎病。則亦難免。故娼妓一日不除。則公共衛生。與社會風紀。以及個人經濟。家庭幸福。均不能逃其惡影響也。

六　娼妓之滅除

娼妓爲社會之危險物。既屬事實。使社會而具有自覺。當然力籌減除之法。惟其事至困難。斷難期朝夕間也。娼妓發生之原因。既屬于前列三項十四種。則治本辦法。亦必根據三項爲之。乃可。

(甲)貧民生計之救濟。　如廣設貧民工廠貧兒院等事。是也。果能逐漸推行。則賣女擄賣誘賣等惡俗。亦可逐漸減少。

(乙)倫理謬點之改革。　爲父母者或爲丈夫者。既不能教養其子女或贍顧其妻子。已虧負其爲親與夫之天職。更從而賣子女賣妻子以自活。且視爲常事。恬不爲怪。而爲子女與妻子者。亦竟有以賣身養親與夫爲賢者。其謬之至也。當亟改此惡俗。

(丙)正當教育之施行。　幼年子女。與以美育的陶養。使其常向光明。優美。高尚。純潔。的世界中討生活。向有益道德身體之愉樂方法討快樂。乃爲正當教育。吾國青年女子。自幼即誤于詩文小說與環境之感化。春風秋月。佳人才子之思想。貯滿腦府。故多數女子以日沈溺于肉慾之思想之故。

乃有缺于教育項下之種種行爲。此爲教師與父母者所當注意者也。

然右三者收效頗遠。則治標辦法尚焉。(一)嚴禁婦女之買賣。(二)限制娼妓之增加。(三)改良濟良所。是爲絕娼妓之來源。與安全已爲娼而洪出者之方法也。雖然。事歸公家。向來顢頇。故吾尤望慈善家與社會改革家。特組團體。以籌之也。且前上海西人亦曾有救濟中國娼妓之提議。(其詳待查)吾人而不自謀。豈不令西人笑我耶。

(新中國)

廢娼問題

胡懷琛

廢娼問題可算是婦女界裏的一個大問題。應該廢的理由，凡是讀這本婦女雜誌的人，無不知道。不用再說。怎樣廢除的方法，也早有人說過了。我現在所說的，有兩層意思如下：

(1)廢除方法中難解決的問題。

(2)廢娼是廢娼的單獨問題麼？還和旁的問題有關係麼？

廢除方法中，難解決的問題，先提出一個來說說：就是明娼廢了，暗娼仍舊不廢。(暗娼指秘密賣淫)是否可以說達到廢娼的主張？若說暗也要廢，那麼暗娼二字，太沒界限。譬如一個淫蕩的女子。她隨便姘一個人，她的生活，便由那人供給。這還算娼麼！還不算娼麼？如不認他是娼，那麼廢娼之後，明娼一變而爲暗娼，廢和不廢差不多。如認他是娼，也要廢除，他却說：我們是正式的夫婦。便是中途另換一個人，他也可說是離婚再嫁，旁人又怎能干涉他。所以這個問題，很難解決。

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如下：（1）明娼和暗娼，有二個大不同的地方：就人道說，明娼多由鴇母强迫的，暗娼多數是女子願意的。就風俗說，嫖明娼手續易，嫖暗娼手續難，便是青年被他陷落的較少。照此看來，暗娼比明娼的害處少些。（2）明娼可用强迫的方法廢除，可說單簡的廢娼問題。暗娼如要消滅他，須從教育和生活方面著手，不能直接的從廢娼著手，可說是複雜的廢娼問題。廢除明娼，可以數年之內，便見效驗，廢除暗娼，不是十年二十年之功。照以上的話看來，可有一個簡明的答案如下：先廢除明娼，後消除暗娼。暫時明娼變爲暗娼，認爲必須經過的一種階級。

廢除方法中，再有一個難解的問題，便是將明娼廢除以後，叫這些娼妓，怎樣維持生活？解決這個問題，不外三個答案如下：（1）教他們點工藝，使他們自己謀生。（2）像現在濟良所的辦法，將他們暫留擇配。（3）漸漸的廢除，原有的不必滅，但使未來的不要加，多過幾年，便自消滅了。

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如下：（1）教他們點工藝，使他們自己謀生，在理想上天然是極好的辦法，但在事實有種種困難的地方：（甲）在短促的期間，是否能學成謀生的工藝？（時間天然不能過長）（乙）學習時的一切費用若何籌備？（丙）彼等過繁華日子過慣了的，是否肯刻苦學習工藝？以上三事，我認爲在事實上不易辦到的。（2）暫留擇配的法子雖好，然一時怎能擇得許多男子？我恐怕無法支配。還有一層，被廢除的娼妓，和自投濟良所的娼妓不同。自投濟良所的娼妓，是自己不願做娼妓了，所以擇配以後，可以安居於室。被廢除的娼妓，自己還在那裏做繁華夢。一旦硬將她配給中等財產以下的人做妻子。那

娼妓自己一定不願意。既不願意，被强配了，那男子一生的幸福可說是完全送了。因這緣故，恐怕人家都不敢轉教。若說配給富人，你試想除了做妾以外，又有那個肯娶一個妓女出身的人做妻子？再有一件事，便是妓女多半是不能生育的，中等以下的人要娶妻生子的，也不願娶他，照此看來，暫留擇配也是一件難辦的事。(3)漸漸廢除，比較起來是穩當些，但是要絕止來源，也不容易，原來娼妓一天一天的少了。他的纏頭費便一天一天的高起來。鴇母們看見生意好了，他收買女子出的代價也更高，那麽一般拐子和沒良心的父母，越發想出種種法子來，將女子接濟鴇母。我們要查禁他，是很難的。照上面看來，各有各的難處，但是我們還是拿。『漸漸廢除』的法子為主，一面兼用『教他工藝』和『暫留擇配』的法子。『教他工藝』便是在現有的濟良所裏均設，『暫留擇配』便是推廣濟良所的數目。一面還要在娼妓以外的各方面，極力運動，纔有效力。

在娼妓以外的各方面，極力運動，這便不是娼妓的單獨問題了。便是和旁的問題有關係了。說到這一層，那更是複雜。大概可分為兩個大綱如下：(1)斷絕娼妓的來源。(2)減少嫖客，使娼妓無形中漸漸消滅。

(1)斷絕娼妓的來源，又要分為六個細目，說明如下：(甲)振興工商業，維持一般貧苦人的生計，使他們不至將女兒賣入娼寮，或押入娼寮，或賣為匪人為女為婢，轉入娼寮。(乙)嚴禁其他惡風，如賭博，吸鴉片，飲酒等事，使一般智識淺薄的人，不至陷於悲慘的地位，使他的妻女被迫而入娼寮。(丙)用

演講的方法，使一般智識淺薄的人，略有常識，不至貪重利而受匪的誘騙，使妻女陷入娼寮。並使婦女自身有常識，不至受匪人的姦誘而陷入娼寮。(丁)由官廳嚴禁買賣人口，在賣的人無論是不是父女的關係，在買的無論是不是買去爲娼妓一律禁止，違者論罪。有這一法，前面甲乙丙三項。似都可不必了。但此法是否能立刻做得到，還不敢說，所以也要用甲乙丙三個法子，同時並進。(戊)推廣慈善機關，如婦孺救濟會之類，查救被拐的婦女。(己)提倡女子職業教育，爲女子自立的根據，也是減少娼妓來源的一法。

(2)減少嫖客，使娼妓無形中漸漸消滅，這個大綱，又要分五個細目如下：(甲)用報紙和演講的方法，說明嫖娼的各種害處，務使各種社會的人，一律知道，措詞的方法，或深或淺，要看對於何人而發，務使看的人能够感動，或兼用圖畫更好。(乙)提倡正當的娛樂。使各種的人，都有精神上的快樂，嫖娼的事，自然少了。(丙)婚姻制度，力求完善，使一般程度較高的人，不至因家庭隱痛，走入岐途。(丁)取締「提倡以嫖娼爲風流的新舊書籍」。(戊)嚴禁花柳醫生，和花柳病醫書。因爲有一部分的人，他也怕染病，只是靠著醫生和醫書者護身符，他便放膽而爲了。所以醫生愈多。醫書愈多，患花柳病的人也愈多。從反面說醫生醫書愈少，患花柳病的人也愈少了。有人說：「醫生醫書完全沒有了。如有患病的人，無處求醫。豈不是眼見他至死不救？」我說「這一類的人，便死了一兩個，也無足惜，而且死一警百。反是大有益處。」以上五項，乃是減少嫖客的方法，嫖客少了。娼妓自然減少。久而久之，便可望無形

消滅了。

有人向我道：『你說了這許多的方法，都說得有理，到底用那一個方法爲是？』我道：『各個方法都要用，也要同時並用。』這兩話是渾渾混混說的，如今再把他說明白些，像下面便是：

原來娼妓界造成今日的情形，他的原因，是很複雜的，我們要廢除他，也要用複雜的方法，斷不能只用簡單的方法，這是天然的道理；方法既然複雜，我們斷不能憑一兩個人的力量做去，也不能結合許多人，同向一條路走去。祇管照我上面所說的方法，各做各的事，並不必彼此接洽，也不必要標明一個廢娼的旗幟，譬如有一個人，提倡一種正當娛樂，從表面上看起來，他和廢娼問題，完全沒有關係，人家也不承認他是廢娼運動的一個人。但是有了正當娛樂，能使嫖娼的人減少了，嫖娼的人減少了，能使娼妓無形減少了，這樣看來，這個人和廢娼運動，多少總有一點關係，多少總有一點功勞，若要一定尋出他的功勞在那裏，要說某月某日，某某人，享了他的正當娛樂，改了嫖娼的行爲，這却說不出。便能尋得出這個人，又要說明某月某日，某處娼妓，受了他不嫖娼的影響，因而改了賣娼的行爲，這又說不出。諸君須知，我們運動廢娼，是本乎人道主義，本乎公理，完全不是要因此得個獎章，也不是要做個廢娼的林肯。

如有人問：『廢娼從何處做起？』我說：『從運動做起。』又問：『運動從何時運起？』我說：『從今天運起。』又問：『從何人運動起？』我說：『從各人自己運動起。』又問：『幾時可以收效？』我說：『非十年

八年所能收效，却也立刻可以收效。』『何謂非十年八年所能收效？』『因爲娼妓界造成今日的形情，已幾許多年代了。你要完全廢除他，至少也要三分之一的年代。』『可謂立刻可以收效！』『因爲我們今天阻止了一個良家女子爲娼，便是廢除了一個娼妓，我們今天使一個娼妓改了他的行爲，也是廢除了一個娼妓，所以說立刻可以收效。』

又有人問：『你一方面廢除，他一面方面增加。總計起來，不但不能減少，或反加多，却又如何？』我說：『這個情形，在過渡時代中，一定有的，也無法避去的，我們的希望，只在最後的成功便是了。』

娼妓制度史考

惡廬

一　娼妓制度概論

娼妓制度，完全是女子被征服的紀念碑。我們考察這個不正當的社會制度而追溯到他的發生，可以尋出兩個根本原因來：第一，男子在經濟上把女子完全征服，使他們居於隸屬的地位。第二，男子本來有多婚的傾向，父愛的發達遲緩，沒有像女子愛兒的深。

有人說人類在原始時代，也像他動物的有春情期。也有人說男女起初本是同質的。但是經過許久的時候，隨著漸漸的進化，發生男女的分化。原始社會的同質性，最先被男女的勞動分配——分業所破壞。男子的職務，以田獵，戰爭，畜牧爲主；女子採集果實，農耕，蓄積貯藏品，保存火種等事爲主。後來男子漸漸於開墾荒地之外，擔當農耕的事情，女子便僅僅做了飲食，衣服，家政的主人，人生祇是男子

的戰場，女子不得不蟄居於家庭的洞窟。戀愛在女子是全部，在男子不過一段，所以男子獨占了人生重要的活動，女子祇管消費的職分和性的職分罷了。家庭是男女之性的結合，而以經濟為機能，最初的家庭，不單是共產的消費團體，幷且是共產的生產團體，從發生論上看來，家庭可以稱為文化的機能的，非常之少，起初男子完全把女子當做所有物。男子一面造作家庭，一面又侮辱家庭。野蠻人通行的殺戮嬰孩，大都出於父親之手。原始人往往祇為金錢，裝飾，或表示友誼，把妻女的身體出借。在鼓動人類的各種本能裏，性慾要算得最大。原始人關於爭奪食物的戰鬪，還不十分激烈；而關於性慾的戰鬥，却沒有不拼出性命的。到了經濟上完全征服女子以後的男子，便要從家庭的圈外，去求滿足性慾的對象。

維持娼妓制度的唯一條件，就是貧富的懸隔，維甯格爾氏把女子分做母親和娼妓的兩大類。倫布羅沙氏說罪人和娼妓，都具有先天的惡性。像這種心理的說明，究竟不能徹解釋社會制度的娼妓制度。我們考查今日大都市的娼妓統計，常常看見貧困的女子墮落為娼的很多。在今日畸形的經濟組織底下，貧家的女子，不能不從這不正當的制度，求生活的費用。而且貧家的男子，因為結婚的煩難，也使這制度成為必要。

古來對於娼妓的認可，和對於奴隸的認可一樣。有人怕廢娼之後，性慾的惡風潮，會使我們的社會荒廢。這種意見也未嘗沒有理由。近代廢娼論雖也非常流行；可是現在的社會現象，一方面懶惰階級官能快樂的慾求，極端發達，一方面無產階級的貧窮化，無限增多；所以娼妓制度除掉之後，羅馬末期的變

類，定要再現。凡所謂公娼，私娼，集娼，散娼，不過是形式上的變化，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近代國家，縱然從種種方面，竭力設法使娼妓制度絕滅，然而要說有效，終究很難。俄羅斯向來是著名的娼妓國，自從李甯革命之後，街上的娼妓，早已無影無蹤。因爲社會組織已經變更，不論什麼人，都可以靠自己的勞動，得到生活資料。所以不必說到廢娼，那娼妓制度就自然而然的消滅。娼妓本是社會制度之一，須跟著別種根本的社會制度而改變，把別種社會制度，置之不顧，一心想去廢娼，還是完全無益的。

現在姑且考查古代文明諸國的娼妓制度，借此說明這制度在人類社會的根據怎樣深，和人類維持這制度怎樣熱心的情形。

二 古代希臘的娼妓制度

希臘在特拉亢法典時代，還沒有職業的娼妓，祇有東方諸國所見的宗教的娼妓。到瑣倫的時候，雅典尊爲娼妓劃定一個圈子，把他們的收入，補助國家的財政，尤以科林脫地方爲甚。當時低級的娼妓，都聚集在科林脫的海岸以船夫爲顧客。到了波斯戰爭以後，娼妓便成爲正當的制度，社會上不以爲非。希臘的女子，很受侮辱。一切莊嚴燦爛文化，全靠男子造成，也都被男子獨占。這時的女子，祇能蟄居於家庭。做妻的除父母和丈夫的朋友之外，不准見人。各種公開的集會不准女子參預。搖紡車。織布，是婦女惟一的職務。在女子貞操嚴格的社會，娼妓制度一定非常發達，這可算是一個社會的法則。因爲高

嘲女子貞操的社會，就是男子自由擴張的社會。所以希臘娼妓制度的發達，是當然的事情。

希臘的娼妓，分爲 Hetaire, Auletrices, Dicteriades, Concubines, 四種，第一種是最高的娼妓，他們大都住在最繁盛的都市，享受自由，和國家的政治有關係，可算娼妓中的貴族。第二種能吹笛舞蹈；多是埃及，猶太，巴比倫等東方各國所生產，第三種是最普通的娼妓；專在離雅典街上四哩的海岸，營賣淫的事業。第四種是富人的妾，經正妻的許可而營的；從嚴格的意義說，實在並不是娼妓。以上四種娼妓。都要納一種稱爲 Pornikon Telos 的捐税，在沛里克來斯時代，這一項捐款，數目頗鉅。

Dicteriades 很像現在我國的「野雞」妓女。他們都住在離雅典四哩的疵勒司港，晚上到廣場去尋狎客，尋得了纔可回家，他們常常受警察的監視。生活也非常悲慘。窮死陋巷，是他們的運命。

Auletrides 在希臘的宴會上，幾乎必不可缺，希臘時代，笛都是女子所吹；相傳這笛是畜牧的神稱爲 Pan 的所發明。這種娼妓，吹笛而兼舞蹈，並且通行一種裸體舞蹈。他們大概都是亞洲產，地位和奴隷相彷。

最奇怪的，就是稱爲 Hetaire 的等高娼妓，這種娼妓的地位，幾乎是出於當時平常婦女之上。希臘的主婦，祇能蟄伏於家庭的裏面。伊丈夫的高尚思想，伊一點也沾溉不到。不准出入於遊戲場和劇場。出現於公開的席上，一定要帶上面幕。倒是這種娼妓，可以艶裝美服，往來街市，出現於公開席上；可以看名伶的演劇；可以出入於大藝術家的製作室；可以出入於斯篤亞的學堂，同當代第一流的名士辯論；

可以獲得當時最高的精神；可以領受希臘的智識和修辭，希臘的社會，是何等的奇怪啊。

所以當時在這種娼妓裏面，很出幾個有名的人物。有一個叫做阿斯帕第雅的，在雅典營娼，相傳蘇格拉底曾經聽伊修辭學，哲學的講演。沛里克來斯因爲要同伊結婚，特地把他的正妻離異。撒摩斯的戰事，也說是伊的主張，伊贏得希臘婦女的嫉妬，在劇場裏受侮辱，在街市上受攻打，最後又被訴訟；做伊的辯護人沛里克來斯，竟喪失他生平的雄辯，祇有抱伊而哭。伊的結局，非常悲慘，但是伊到死不肯捨棄修辭學的研究。又有一個叫做賴薏施的，是西希里亞人。伊的豔名，同我國的西施相彷。此外還有叫做希巴喀的，是一個哲學家。叫做費麗奶的，是一個著名的富人。更有叫做哈爾巴斯的，是一個政治家，頗有手腕。亞歷山大大帝，在軍營中常以伊做伴。所以希臘的女子，祇有這班娼妓真可以算得是人。更有一層最可注意的，就是從他們的中間，對於當時不可搖動的奴隸制度，竟發出反抗的聲音，參加這種運動的名妓，有倪炳施，塞妮麗施，脫爾偉拉諸人。後來他們竟爲了反對社會制度的緣故，受悲慘的極刑。我們從這種現象，可以曉得娼妓對於被榨取階級，是具有連帶感情的心理。

三　古代羅馬的娼妓制度

羅馬文學中最古的普勞塔司滑稽劇裏，已經講到娼妓，還可見從基督以前第三世紀，早已有娼妓了。宗教的娼妓制度，有沒有雖然不容易確證，但是在舉行祭典的時節，的確許人有非常放縱的行爲。羅馬人同塔偷式議以及其他殖民地交涉的時候，已經有很完備的娼妓制度。據泰希德斯說，當時的娼妓，必

須到官廳領一執照；猶司汀尼安法典，也規定娼妓須有執照，幷且死後須繳還官廳。

共和國的極盛期，各種的道德風紀，還沒十分頹廢。到了基督教流布時代，奧古斯坦時代，羅馬的道德史，非常黑暗，勇將西爾拉和潘褒士，都重婚五次；凱撒和安頓紐，重婚四次；季該羅的女兒，招夫三次；霍奧昂斯因為要使他的妻嫁結朋友，同伊離婚。

羅馬女子的地位，雖然比希臘好一點，然而也非常可憐。當時的男子，硬把貞淑做女子的理想。有一位很有名的夫人，伊的墓誌銘上記著：『夫人能治家，兼善紡織。』這種贊美辭，可見得人生重要的活動，都拒絕女子的參與了。羅馬的家族制度，家長有很大的權力。他可以把子女出賣，可以不管本人的意思給他們結婚。家長是家族的皇帝，家族的教皇，死後便是一家之神。在家長之次的，便是丈夫，有支配妻的身體財產的權利。道德家嘉篤阿，因為友人霍汀勵司的請求，同岳父妻利普商量之後，把已經受孕的妻子馬爾削，讓給霍汀勵司。後來霍汀勵司死了；馬爾削帶了他的遺產，再轉來做嘉篤阿的妻子。嘉篤阿當然有自由處置這項財產的權利。當時的人，對於這種事情，也沒有什麼非難。

在這樣女子極受侮辱的羅馬社會，娼妓制度的繁榮，原是當然的事情。而帝政以後的羅馬，一切的道德墮落，風紀紊亂，娼妓也便更盛。我們讀羅馬廢頹的社會史，再來看看現代的情形，覺得非常相像。再同法國大革命以前的經濟狀態來做比較，更可算得一般無二。這時候貴族階級的怠惰，僱傭，放縱，富人的豪奢墮落，勞力榨取的奴隸經濟組織，無產者的階級反抗心，都可謂已到極點，到了最後，除大

羅馬的倒壞，自然再沒有別的了。

羅馬娼妓制度的內容，很是複雜，但大概可分做有執照和沒有執照的兩種。像希臘 Hetaire 的一種娼妓，羅馬是沒有的。有執照的娼妓，要受官廳的取締，有納捐的義務，而且要住在一定的地方。取締娼妓的官員，可以自由在娼妓家進出，娼妓的服式，裝束，和染頭髮的色彩，都要歸他們制定。這種娼妓，細分起來，大約有十幾類，有專接富的客人的，有專接貧的客人的。在脫拉陽時代，羅馬市中設有娼妓三萬二千人，實數還不止這許多。沒有執照的娼妓，範圍非常廣汎，高低差得很遠。也有像希臘的舞妓，也有頹廢的男唱，也有浴堂的湯妓。這種娼妓，都所謂私娼，被官廳查出，處罰極重，但是人數卻比有執照的多得許多。

伊林曾經說過，羅馬用政治，法律，宗教，三次征服世界，但是卻為了自己道德的頹廢，弄到滅亡，而娼妓也是其中一個有力的原因。這是的確無疑的。

四 古代東海諸國之娼妓制度

古代埃及，早有一種宗教的娼妓制度。埃及人的血很熱，女子十歲就達婚期。少女們在太陽神化為阿的境內，曾所謂「神聖賣淫」，是一種神聖的職務。他們的宗教，有所謂埃各司和烏齊里司的男女性神；當舉行祭禮的時候，男女都在尼羅河邊，舞淫猥不堪的舞蹈。有這種宗教的國民，他們的道德觀念，當然極其放蕩的。埃及人使自己的女兒賣淫，並不算羞恥的事情。烏克泣底的娼妓街，名聲一直達到希臘

。娼妓的風俗，非常浮靡。相傳桂拉細安產的娼妓類陀比施，本來是奴隸，伊不但拿出很大的款項贖自己的身體，并且用自己的積蓄，建造金字塔。最熱心的基督教信徒馬利亞，也是埃及第一流的娼妓。在加爾迭亞地方，宗教的娼妓制度，也很流行。巴比倫凡是參禮彌果蘇神的女子，一定要盡神聖賣淫的義務。如果沒有盡這義務，縱使到幾年之久，也不許出境。亞歷山大大帝征巴比倫的時候，這風俗最盛。

猶太的娼妓制度，發達也很早。據麻碩斯說，從基督以前八世紀，這制度早已盛行。娼妓不准進局爾撒列姆和別的大市，祇能住在郊外的布幕。到有妻七百人妾三百人的瑣羅門王，纔准娼妓進局爾撒列姆和別的都市，並且准他們住在寺院的附近。猶太國民，直到滅亡之後，仍舊保守這娼妓制度。巴比倫被征服後，猶太的少年婦女，往往到巴比倫和埃及做娼妓的生業。

五　初期基督教與娼妓制度

充滿腐頹和懷疑的羅馬社會裏，初期基督教徒，竟抱了清新的教義，熱烈的殉教精神，驟然出現，可算得奇異的事情。基督教講嚴格的貞操觀念，把結婚當做神聖。基督祝福結婚，不許奢侈。

羅馬人對於初期基督教徒，取迫害的各種手段。凡是信奉基督教的處女，都強迫為娼。羅馬的女囚，向來在執行刑罰之前，要受執行刑罰人的強姦，所以他們對付基督教徒女子的手段，也是適用這個舊習慣。剝衣鞭笞，遊街示衆，投入娼家，是初期基督教徒女子應有的運命。相傳有一個亞歷山特里亞產的貴女梯奧拉，因為拒絕為娼而入獄，獄卒也是基督教徒，竟把伊放逃。後來事發，獄卒處罪，伊也自首

嚴刑。當伊被捕强迫爲娼的時候，他們把伊的衣服剝去，伊的頭髮忽然垂下，把肢體遮住。去凌辱伊的無賴，都被伊肉體上發出來的光打倒；有一個男子，硬要去近伊的身體，他的頭顱，竟被雷火劈破。這一類的神話，在初代基督教的教徒傳裏，非常之多。

在別一方面，娼妓歸依基督教的，也很不少。馬利亞的故事，尤其著名。伊在埃及的亞歷山特里亞，做娼妓十七年，後來大爲懺悔，航海到耶路撒冷，在猶達耶森林裏，苦行四十七年。中世紀曾經巴黎建有紀念伊的殿堂。

初期基督教徒，往往爲逃避宗教的迫害，搜求祕密的會所。他們的宗教熱誠，幾於狂熱，當時他們很耽於嚴酷的禁慾生活。然而這種宗教的熱誠，却驅使他們發生近於東洋諸國宗教的娼妓的義務。

初期基督教的教理，唱導嚴格的貞操觀念；但到了後代，又發生種種懷疑的議論。我們追溯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史，可以遇着凡該宗教會議以前流行的宗教哲學派。(Gnostic) 這派從東洋的社會觀和希臘主義的社會觀，受狠深的影響；對於從來的貞操觀念。非常懷疑，這派的諸人，都視性交爲神聖，說裸體的自然，並且打算實行。

到了聖奧古斯丁和聖碩倫，便認娼妓爲不得已的制度。中世紀的神父們，認娼妓爲一階級，教會竟成了經濟界强有力人的代辦者。奴隸制度和娼妓制度，都經教會認可。初期基督教徒的貞操觀念，消滅無遺了。

六 結論

照上面說來，娼妓制度，在古代的文化諸國，既然占社會的重要地位，到了中世紀，又繁榮於意大利的各都市。他的根柢，可謂既深且遠了。在現在的時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比較前代的帝王，貴族，僧侶，商人，爲更有力的娼妓制度的保護者。他們老老實實的掠奪女子；祇爲自己一身的安全和奢侈慾，做一點沒有愛情的結婚，這種廣義的娼妓數，逐漸增多。那狹義的娼妓制度，更不必說了。上面說過，娼妓制度，是社會制度的一個，所以離開別的社會制度，專想廢止這一個制度，是毫無益處的。研究這問題的人，不可不注意到這一點呀！

（婦女雜誌）

中國禁止納妾之方法

畢毓元

二十世紀歐美大多數學者。盛唱男女平權之說。風行一時。於是法制上遂有一夫一妻之規定。而吾中國一夫多妻之俗。頗爲歐美人所詫怪。平心論之。中國人一夫多妻之陋俗。當此世界潮流之衝。必歸天演淘汰之例。此可預言者。然吾人空談多妻制之違反人權。亦無補於事實。究竟宜採用何種方法。能使納妾之陋習。有完全消滅之一日。此亦最耐研究之大問題也。今欲徵求禁止之方法。先當研究吾國人何以納妾之原因。試詳斷言之。

(甲)原因於歷史者

(一)君權與夫權

中國納妾之風俗。歷史最早。而根據亦最深。約略計之。大率與君權相表裏。君權既張。於是有后妃世婦御妻奄宦之制。其制蓋膽於軒轅。而揚波于呂政。（阿房宮賦之敘陳妃嬪媵嬙。又曰不得見者三十六年。蓋實錄也。）楊廣（江都之迷樓二十四橋。皆煬帝與宮人嬉游處。）亂是皇帝以一人之尊榮。而六宮之粉黛。徒擁虛名。至垂老爲白頭宮女者。無慮以百計。（見諸漢人長門賦武帝外紀及唐人宮掖詩皆抒寫宮怨之作）而人民不以爲怪。無惑乎臣民之位躋通顯。或家號素封者。亦倣其道而行之。君權既無限制。於是夫權亦因之無限制矣。姬妾羅列。侍婢冶容。後庭絲竹。習以爲常。此根據於君權者。

(二)祖先教

中國納妾之制。與宗教亦有相互之關係。何以故。中國學者推一尊而拜孔氏。孔氏實爲報祖先之功臣。人民被其教化者。多畸重家族觀念。而皆以生男立嗣傳宗奉祀。爲神聖不可侵犯之典憲。於是大婦不育。而納妾以徼倖生子之政策。遂乘機而崛起。數千年來。無有人敢持異議而駁斥其非者。其所持之理由。以宗子主祭爲原則。不得不假妾媵以蕃嗣育矣，尤以孟子所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二語爲最有力量。此根據於宗教者。

(三)宗法與親權

中國多妻之夫。既以蕃嗣育奉祭掃爲護符。當此之時。親權與君權夫權。遂有三權鼎峙代興之勢。於是有不必純因嗣續之缺乏而亦納妾者。則以生父母與嗣父母或大宗小宗之間。一子兼祧之不適用也。在此

一四。行使親權者。得以縱令其子買妾以求多男。而使大房次房與其各房子孫支配之平均矣。其實亦有好色之子。借此名義以便其縱慾之私者。雖未可舉一例百。要其根據於親權而為此。無可疑也。

(乙)原因於地理者

(一)自然之關係

古世中國人口。女多男少。觀於職方之書。登中於天府者。女子尤多於男。聖人懼其怨曠也。則不得不制妻媵以通之。初不過一時因地制宜之法耳。若今衛藏多男寡女，則一婦數夫。其事與諸夏相反。亦迫於勢不得不然也。此多妻之原因於地理者一。

(二)習尚之關係

歐洲地理學者。謂溫帶人民多嗜慾。比寒帶人民嗜慾之範圍為廣。而以熱帶人民嗜慾為尤熾。是故多妻之夫。亦以溫熱兩帶人民居多數。中國古語有之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故鄭衛之風。以淫靡稱。而濮上桑間。男女之防闕大弛。賈生所謂其民聰慧。其奸僞亦錯出於其邪者。此物此志也。此多妻之原因於地理者二。

(丙)原因於豪侈者

(一)襲先人之餘蔭。具闊少資格。循乃祖乃父之風流。而以納如夫人為克家之令子者。

(二)豪商大腹賈。燕齊吳越。車轍所屆。必物色佳麗以營香巢。因需要地點而置第一妾第二妾等妾者。

(三)身擁權要。或手握軍符。因而廣蓄侍姬。以示大丈夫得志時之豪舉者。如袁世凱之愛妾。多至十五六人。其一例也。

(四)外省武人。耽於聲色。上行下效。於是屬下員弁亦以摹倣統帥爭蓄姬妾爲能事。清季風氣已如此。光復後。此風彌扇。今有以一營長而擁諸妾六七人者矣。試爲考其妾之所由來。則以金錢購買者僅一二人。其餘殆不可究詰。此又納妾之變相也。

(丁)原因於多慾者

(一)貪猾官僚。中飽搜括。大暢所欲而去官。但使稍分貪囊造孽之錢。以之納寵妾。吸鴉片。叉麻雀牌。綽有餘裕。故此輩實爲社會之罪魁，而娶妾一層。彷彿如其昏夜賄求優差時。志在必得。真可鄙也。

(二)飽食終日。逸居無教。以驕奢淫佚爲課程。因而多內寵者。謚之曰廢民。

(三)粗解戲曲。喜狎邪遊。徵歌侑酒。一見傾心。舞衫未終。而即爲之脫籍。藏之金屋。如此類者。幾成爲現在一種流行病矣，所重仍在色不在藝也。

(四)愛憎不定。充其慾望。環肥燕瘦。粉白黛綠。必遍搜博採。方足以供個人之娛快。真狗彘之不若矣

(戊)原因於時勢者

(一)或宦遊。或遊學。或行商。遠適他邦。久而不歸。習於其俗。因而納小妻以慰羇旅之岑寂者。

按中西俗尚不同。中國人安土重遷。其挈眷而同居職務所在地者。今雖稍稍有之。究居少數。不似歐美人之出門。動輒與妻偕行也。

(一)男女愛情。不可解脫。而名義上又不能使其夫與妻離婚。因而自願屈居於妾媵之班者。

(一)長官器重僚屬。指定某侍婢賜配為耦。不知該僚屬原有未婚妻在。然以脅於威勢。誼不容却。因而以一夫而娶兩妻者。

(己)原因於怨耦者

(一)夫婦兩情不相能因而納妾者。

(二)夫或憎婦貌寢。因嫌惡而納妾者。

(三)夫或察婦有隱疾不能享家庭圓滿之幸福因而納妾者。

(四)夫或疑婦有外遇。因而納妾者。

按近來姨太太之祕密行為。更有防不勝防之患。彼豈不知。徒執一方面以觀人。其愚可憫也。

以上所條舉納妾種種之原因。雖不能窮形盡相。如禹鼎之象物。如溫嶠之燃犀。然亦可以括中國納妾風俗之大凡矣。今既辨明其原因之所在。當研究禁止之方法。

(子)從學理上研究禁止納妾之方法

自辛亥大革命。推翻專制。改建共和。君權上之障礙。蓋可信完全打消。彼所謂納妾之風。原因於皇

帝妃嬪之制。殆已失其根據。當此時而提倡廢止一夫多妻制。誠中國自有歷史以來空前絕後之一大好機會也。顧茲事體大。非可旦夕收效。政府既不能入人民之寢寐而使之覺悟。社會教育。實施之力。又無具體之保證。且今物質上之文明。踵事增華。惟日不足。而生活程度之高。驕淫相倚之慣習。幾欲超過歐美。於此而議擯因陋習。遏止嗜慾。實行廢止多妻制。頗覺其無從著手。此誠學者最難索解之問題也。議者謂禁止納妾。當使嚴愛情肉慾之辨。必人人知尊重愛情。而後肉慾不得超而間之。(歐俗夫婦愛情濃厚者。每以姙娠產兒爲苦。動色相戒。甚至有發明避孕術，或墮胎以促全愛情者。假吾中國人或做歐俗所爲。則人口漸減。然此雖非正軌。抑亦可徵愛情之專一也。)其說近是已。然不知情之原理。中土古儒發揮甚詳，中儒以情與欲合詞。猶歐人之愛情與慾肉并舉。今徒虛懸一情字以爲鵠。其範圍浩無邊際。吾未見其能遏止肉慾也。況今爲軍閥驕橫時代。威權無上。武夫恣肆。何所不至。惟知有肉慾耳。豈可空空洞洞拈拾愛情名詞以爲束縛若曹多妻派之具乎。然則奈何。曰，當從改革倫理入手。何以言之。西洋之倫理。以社會爲歸宿。故一夫一妻之制、幷行而不悖。東方之倫理。以家族爲根據。故一夫多妻之制。物腐而蟲生。今擬禁止納妾。不得不從倫理著想。蓋倫理範圍不確定。則多妻派所盤踞之窟穴不破。非根本上廓清之辦法也。西洋倫理。以社會爲本位。故財產不必授之於其所生之子女。有子與無子。視爲無關輕重之事。不汲汲于求生育男女。而惟愛情之是實。有子女雖少反若甚樂者。即老而無子之人。亦可取他人之子爲其子。無同異姓之區別。亦不聞有如中國人關於繼承問題之爭執者。且愛情

既融洽。反日勃谿之事。自無由發生。此西洋倫理與一妻制有相因而用之妙也。東方倫理。以家族爲大本。故人民尙保守。重嗣續。丈夫授室。以多男爲幸福。以生男子奉宗祧爲天職。子復生孫。孫復生子。食舊德。服先疇。綿延至於勿替。皆以鞏固家族爲不易之常經。其有不育之婦。則丈夫不得不娶妾以濟其窮。（以漢文帝之尊。且自承曰。朕爲高皇帝側室之子。是中國人不以妾所生之子爲嫌可想矣。）娶妾而不育。則非屬一血統之子姪。不得與於繼承之數。若夫異姓亂宗。則族人皆得而擯絕之。以故父母之對於其子。有授與遺產之權。而子亦有應享其親遺產之權利。所以夫婦自結婚後。雖有愛情。亦往往爲希望傳種之一念所間斷。愛情既不連續。則納妾之舉動。因之萌芽滋長而不可遏。由斯以談。欲廢止多妻制。非參考東西倫理合併而治之。酌定中制。不足以踐實行也。

（丑）從法律上研究禁止納妾之點

世界法治國　莫不以憲法爲立國之元素。我國共和建設。已歷八年。而憲法尙未產出。此由內閧未已。無暇及此。不足多怪，今南北協和之聲。洋洋盈耳矣。此後注意于定憲法一層。自無可緩。今議禁止納妾法。第一當規定於憲法中以立其基礎。蓋天生男女。各有義務。卽各有應享自有之權利。一夫多妻。爲半開化時代之制。允宜廢除。其沿襲者。則褫奪其公權。如是憲法上有裁制之明文。而人民納妾之風。自可緣此而熄矣。此法律上宜注意者一。

今舉國上下。萬目睽睽。希望收回領事裁判權甚摯。吾意亦謂爲保障人權計。法律當然同等。無中與

外之區別也。不知吾國多妻制。與收回領事裁判權甚相牴觸。與其俟我國將來提議收回裁判權時。或因一夫多妻制。爲列强所反對。曷若及時矯正之爲愈乎。今議定實行取締多妻簡單辦法。凡軍民娶妾已生子女者。姑從寬容留。其未生子女之妾。著即放爲平人。俾免永受妾媵之賤號。其未娶妾者。永不許納妾。布於令甲。如是。則外人之觀聽一新。將來關於收回領事裁判權之一部分。自無詞可藉矣。此法律上宜注意者二。

袁氏禍國。帝制自爲。觀民國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暫行新刑律補充條例第十二條文曰。刑律第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一款稱妻者。於妾準用之。第三百八十九條稱有夫之婦於有家長之妾準用之云云。無非擴張夫權作用。袁氏蓋自向擁姬妾至十餘人以上。恐不免受法律上無形之限制。因密授意法曹規定一補充條例以抵制之。彼乃得以明目張膽。廣蓄艷姬以充下陳。而莫敢予侮。今洪憲獨夫既殂。此項補充條例。自無存在之必要餘地。擬請頒明令廢止新刑律補充條例第十二條兩項。庶不至爲禁止納妾之一阻力。此法律上宜注意者三。

既從積極方面取締納妾。又須從消極方面限制納妾。今擬於將來修正新刑律時。關於不爲罪一章。加入凡有夫之妾未生子女者。但認爲屬正當行爲。得任其自由行動。不爲罪一條。如此辦法。大可收間接限制納妾之效果。此法律上宜注意者四。

(新中國)

釋放婢女議

胡懷琛

要綱　(一)解放的理由　(二)解放的方法　(三)解放後的處置法

我爲甚麼要做這篇文章。因爲我看見中國的蓄婢制度。實在不好。一方面是拿婢女不當人。將他虐待。譬如牛馬一般。有的比牛馬還不如。他們婢女有苦無處訴。若拿人道主義的眼光看起來。實在不對。一方面主人既然不把婢女當個人。婢女自己也不知道要做個人。無論甚麼時候。心裏都存著一個欺騙主人的心事。敎他買東西便落錢。敎他做事只管偷懶。誤了事也不管。敎他烹飪。他便任意的浪費柴米油鹽。到後來還是主人吃虧。照這兩方面看起來。婢女是應當廢除的了。現在有新思想的人。大約都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我也不必多說。只是他們所說的話太高了。範圍太大了。和事實差得多。說得雖有理。却未必能實實在在做得到。我如今這篇文章。是要說得到做得到，並不是徒發空言。

我爲甚麼說現在的人所說的話太高了。範圍太大了。原來我也有道理。現在有新思想的人。都說女子解放。這個範圍。包括許多的女子。豈不是太大了麼。譬如已經能自立的女子。自然用不著解放。便是智識淺弱。不能自立的女子。是要扶助他使他能夠自立。也不是解放。女子之中要待解放的。大約有三種。一是妓女。二是妾。三是婢。這三種人。實在是被他人束縛了。完全奪棄了他們的自由權。而且所處的境遇是狠苦的。我們要講人道主義。爲何不先解放這班在地獄裏的人麼。而且這般人不解放。不但他們自己受苦。便是他人也間接受害。我們要改造社會。也非解放這班人不可。

但是上面所說的三種人。性質地位既然不同。我們運動解放他們的方法也不同。說到妓和妾。要解放起來。比婢女更難。所以我如今先說解放婢女的方法。我不是說妓和妾不應該解放。也不是說妓和妾是

應該慢解放的。但是我這篇文章。專做給有新思想的女子看的。我便希望這件事由女子實行起來。不必更要男子幫助。就現在實實在在的情形而論、要女子實行解放婢女。比較解放妓和妾容易得多了。所以不妨便從這容易的一件做起。只要實實在在做去。比着能說不能行的。總要好一點兒。上面所說的。是討論我這題目的範圍。並希望我這個主張。讓女子自家去做。為甚麼要女子自家做呢。便是有新思想的女子。也是女子；婢女也是女子。女子辦這事。比較男子。應該親切些。而且用婢女的。多是女子。不是男子。所以解放婢女的權柄。多操在女子手裏。和男子不相干。所以這件事是要女子自己去做。

到底怎樣解放法。再讓我說來。這事大概可分做兩層。第一層是目前不會蓄婢的。永不再蓄。第二是已經蓄有婢女的。立刻將他解放。

解放的方法。共有兩種。第一種是自己有權力解放的。立刻解放。譬如我用了一個婢女。這個婢女。我要解放。便可解放起來。第二種是自己沒有權力解放的。便勸導他人解放。譬如我的母親。或姊妹。或親戚。或鄰舍。用了婢女。我要解放他。是沒有權力的。只好勸導我的母親姊妹鄰舍去解放他。一次勸不聽。再勸第二次。第二次勸不聽。再勸第三次。終有達到目的那一天。上面兩種辦法。便是解放婢女唯一無二的方法。人人能行的。

但是婢女既經解放之後。却要怎樣處置。到是一個大問題。據我看起來。不消有他種辦法。只消當他自家一個女兒看待。年紀小的。可以送他往學堂裏去讀書。放學回來。也可以教他幫理家務。他所能做

的事。所應做的事。做了有益於我家的事。做了不妨害他自己的事。只管叫他做。年紀大的。或是將他嫁出。或是仍留在家中。自己教他一點做人的道理。一面也叫他幫理家務。但是嫁他的時候，也須留心。不可只管將他賣錢。你既然如此待他。他也自然把你當親娘看待。一切欺騙的事。他也不肯做了。便有已經染了惡習。一時難改的。只須慢慢勸導他。或竟是責罰他也不妨。只須自家拿良心行事便是了。譬如自家的子女。也有時免不得責罰。但是一時的責罰。終改不去永久愛惜之心。我們待婢女但得如此。便已殼了。總之把他當個自己的女兒看待就是。

有人說婢女也是人家的女兒。他只因爲沒錢用。便賣給人家做婢女。我們既然可憐他。不如將他還給他自家的父母。不收回他的錢。我說這個辦法。有時也可以行的。但是有幾層難辦。第一。有大半的婢女。他的眞父母都不知那裏去了。一時如何尋得著。第二。他的父母。既然能捨得賣他第一次。你給還了他。難保他不賣第二次。如此解放。仍舊沒有解放。好像是孟子所說的子產放魚一般。豈不可笑麽。所以我說這個辦法。雖然有時也可以做。但是要留心的。不可胡亂做去。便算我盡了解放婢女的責任了。

以上所說的是解放婢女唯一辦法。和解放後的處置方法。還有一句話。我再要向大家說說。便是無論甚麽事。一個人做起來。大家便覺得奇怪。反對的人也多。這事也難成。約了多數的人做起來。他人見了是便覺著這事也是應該的。反對的人也少了。事也易成了。所以我說女子如要做這一件事。不如先組

織一個解放婢女會。大家合力進行。那便容易辦了。這會的大綱。約略如下面所說的便是。

一，這會的名字叫做運動解放婢女會。　二，會員都是女子。　三，會員的義務。便是有婢女的自己解放。沒婢女的勸導他人解放。　四，以外的事都沒有。

照上面各段所說的話看起來。這事狠容易辦。第一。先組織一個會。一切手續都不要。只須會員自己默認擔任義務便是了。第二。這樣的解放法。解放得一個是一個。解放得兩個是兩個。也是很容易辦的。第三。解放之後的婢女。仍舊在主人家。不過待遇不同罷了。所以也狠容易辦。

也有人說。像你這樣說來。好是好的。但恐現在做主人的還沒十分覺悟。縱然一旦聽了你的話。答應將婢女放起來。但一背了你的眼。他又虐待起來了。你豈不是空費了一番口舌麼。我答道、這事也一定是有的。但是十人之中。縱有四五人是眞心聽了我的話而解放的。如此也可算是有一半的效驗了。那些口從心違的人。我們不妨再勸、或者又勸得一二個回來。我們的效驗又多一二分了。如再不聽時。我們大家便看不起那主人。那主人要面子。也不得不改了。此外再設法調查主人待婢女的情形。又設法教婢女自己覺悟。三方並行。這事那怕不能成麼。

我做這篇文章。望人家實行。本來要從我做起。但是我很希望這個解放婢女會讓女子去組織。所以我不便置身其間。我自己又沒有婢女。天然不用解放。所以我應做的事。不過這一篇文字便是了，以外的事。希望有新思想的女子做去。

（婦女雜誌）

女子心理

女子的心理解放

勞澤人

婦女運動到現在所以轟轟烈烈能成爲社會上一個重要的問題，不知已歷幾多磨折，幾多艱難；其中雖有不少的男子，共同幫助，如海爾凡鳩斯(Helvetius)康杜賽(Condorcet)穆勒(John Stuart Mill)以及文學家易卜生(Henrik Ibsen)蕭伯訥(George Bernard Shaw)諸人，或根據學理上的見解，抨擊從前學說的謬誤，或抱定人道主義的眼光，設法救濟壓在男子脚底下的婦女，間接直接的助婦女運動的發展光大。但婦女運動，究竟不是他們自身的事，他們並沒有站起來替婦女們解決的必要；即使抱有這項志願，在事實上也許有不能辦到。所以他們祇能做紙上的婦女運動，做個婦女運動的指導者；至於實際的婦女運動家，衝鋒陷陣去爭鬥的，還在婦女本身。倘婦女們還做沉沉好夢，沒有一點覺悟，任憑抱婦女主義或人道主義的男子，怎樣鼓吹，怎樣替她們設法，她們總是眼睜睜地不來理會你；那麼，婦女運動也不過一句空話便了，斷不能有發展光大的希望。所以婦女運動能彀達到目前的地步，一半雖是抱婦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男子指導的功效，一半仍是婦女本身紮硬寨打死仗，能挺身奮鬬所致。故我以爲婦女運動，是婦女自身的事，應該由婦女自己站起來解決。男子雖有誠意幫助婦女運動的，但無論其怎樣操心，其功效終遠不及由婦女自己站起來奮鬥的容易而偉大。而且男子不盡是抱人道主義的；不盡是

熱心於婦女運動的，大多數男子，仍舊抱定『婦女是男子的附屬品』的觀念。婦女若不自己站起來奮鬥，却眼巴巴地希望男子給她們解放，一躍而立於與男子對等的地位，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婦女運動既然不是婦女自己站起來不行，所以必須婦女有澈底的覺悟以後，才能談到婦女運動。倘若婦女沒有覺悟，這婦女運動，還是紙上的口頭的理想的婦女運動，不是實際的婦女運動。我們要希望婦女有澈底的覺悟，先應解決經濟獨立問題，教育普及問題，而最要的條件，尤在婦女的心理解放(Emancipation of Mentally)。因為婦女的思想，為舊道德宗教所創種種不利於女子的學說，牢牢束縛着。積久成習，她們自己也承認這種不利於她們的學說，為公正不偏，為天經地義，有永久保存價值，生活於喫人的禮教之間，也不覺其苦了！所以婦女心理未曾解放以前，她們還以為服從男子是女子的天職，女子只要有麵包，無論什麼，都可依從男子的命令。反以為背叛男子，是大逆不道，不是賢德的女子所當出此。她們的思想，既有這樣謬誤，所以都不敢去做冒大不韙的婦女解放了！但這也不是她們推理力弱直覺力強的緣故，也不是甘心終身受男子的束縛，有天然生就的奴隸性；完全是由男子壓迫她們，不准有受教育的機會，以致理性不能發展，對於種種不利於她們的學說，和男子種種向她們不合理的要求，竟不假思索，慨然承認了。

在父權制度的社會，男子為謀自己便利起見，創種種不利於女子的學說，以永久束縛被征服的女子。如叔本華 (Schohenhauer) 說：『女子因為重直覺的緣故，她的行為，大半為直覺上感情所引導，不受

論理法的支使。所以有種種不正直不坦白的行爲，專說假飾謊話，虛僞客氣』。基督教說：『華衣美飾的女子，是惡魔手中尖銳的刀』。又說：『婦女乃是照地獄路上之燈。』佛教說：『女色乃世間無形的枷鎖，凡夫戀着，往往不能自拔』。又說：『應知女色是發生許多苦惱的根本；是發生許多障礙的根本；是引起許多殺害的根本；是惹起許多怨讐的根本。應得女色有役使羣衆失却智慧的邪術；應知女色是熱鐵華，散布地面，使人赤足蹈着，生陷火獄。』一片汚辱詬罵的聲音，幾乎使女子不敢抬頭，只好深深地屈伏在男權之下，過她凄涼慘淡的歲月。要之，男權階級的社會，各宗教與學者，無論其爲東洋與西洋，大牢抱蔑視婦女的態度，手執利刃以臨女子的項頸。即如口唱平民主義的盧騷（Rousseau），也是反對婦女解放的。他說：『女子應該注重體育，得生理上的愉快，和產生壯健的後嗣。她們應該學縫級和刺繡，裝飾衣服須美麗悅目。她們受教育的目的，是要取媚於她的丈夫；最重要的訓練，是服從。無論在什麼情況，她們終須服從家庭中的男子。』盧騷總算富於自由，博愛，平等，思想的，高唱民權主義的，猶抱定這樣謬誤的見解，則其他更可知道了！

上述種種不利於女子的學說，簡直是桎梏女子的鐐銬，生陷女子的地獄。從此種學說盛行，蔑視女子的觀念，遂深中一般人的腦子。其桀黠者，根據此種學說，更發揮光大，實行其壓迫女子的手段。於是女子遂深墮九淵之下，不能翻身，所謂社會，不過是男子的社會；所謂『人』，不過是男子的代表。於是女子獨立的人格，應享的權利，幾被男子剝奪殆盡，女子祇不過男子的一匹馬或是一頭牛罷了！

所以女子解放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女子的心理解放。打破男權社會所唱導的種種謬誤學說，掃除佈蒔於她們腦子中間的陳腐的舊觀念，使與新鮮空氣接觸，明瞭新人生觀，和女子究竟怎樣做女子的道理。然後所謂婦女運動，就不難日益發展，漸次達到沒有所謂婦女運動的一日。那時候的社會，是男女平等的社會，是光明進化的社會。若是不先去解放她們的心理，她們仍舊爲顛倒的空氣籠罩着，甘心屈服男權之下，任憑男子的宰割，永沒有翻身的一日。任憑熱心於婦女運動者，怎樣的唱婦女解放，她們總是抱定謬誤的舊觀念，不來理會你，反以爲你多事瞎鬧，或者疑心你是欺騙女子的妄人。唉！這些話可不是我臆造，未曾覺悟的女子，的確有這種情形。故我認定要婦女解放，先要解放婦女的心理；婦女心理未曾解放以前，婦女運動實無從下手。

要達到婦女的心理解放，有兩個塗徑——

（一）宣傳　由已覺悟的女子，組成宣講團，分途宣講，抨擊舊學說的謬誤，說明現在女子所處地位的卑下，男權壓迫的不合理，和今後女子應執之手段，應取之態度，以促她們的覺悟。不過有幾點該注意：態度須懇切，言語須淺明，在鄉僻的地方，只可用口頭宣傳，在都市裏面，可參用文字宣傳。我相信照這樣做去，至少有一部分勇敢的婦女，振臂大呼，願意充婦女運動的先鋒隊！

（二）普及教育　女子之所以理解薄弱，爲男子所束縛，不能察覺男子待遇女子的非人道，完全是因爲沒有受過教育的緣故。沒有受過教育，所以理性不能發展，竟甘受男子的羈縻，不以爲非了。所以如今

不但要求有麵包。并且要求有受教育的機會。教育問題解決，婦女運動，已大半告成了！

在禮教森嚴的中國，現在居然也高唱婦女解放了！但我以爲婦女解放，不是籠籠統統辦得到的，先應解放她們的心理。上述兩項，就是解放她們的心理的方法。我願熱心於婦女運動的，留意一下！因爲現在中國的婦女，大多數還被喫人的禮教牢牢的束縛着呢。(婦女雜誌)

婦女心理的改革

妙然

男女機體的組織，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如把他不同點分析起來，大概可以分做二部：一屬於生理的，Physiological 一屬於心理的。Psychological 屬於生理的組織，就是體內各部的構造和發達的狀態，多有歧異的地方；—有形跡可尋實地可驗的—在研究過生理學的人，都能知道他顯明的異點，所以吾也不去詳細解說他。至於心理的組織，就是心象的特性；他在人體內部，雖沒有占若干的場所，然而在內界常常活動，因此發現到外部呈種種的現象；把他的現象研究起來，就可以知道男女心理的區別；這雖沒有絕對的界限，也很有研究的價值。

照心理學上講來，人類精神的活動，總逃不了知識，感情，意志，三端；那知情意本是人類所共有的。不過各人又受那父母的遺傳和環境的感化，所以他的發展不能不有些偏向，因此各人的心理，遂致大有差別。就專以男子而論，已經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所謂『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若再把男女的心理比較，他的差度，勢必更加杳遠。—現在吾的宗旨，是要改革婦女的心理，所以不得不把婦女的心理現象

，加以詳細的研究。

前天吾的朋友靜觀君做一篇女子的長處和短處，他引着別人的話，說道：女子的長處：溫和，仁慈，優美，謙遜，綿密，女子的短處：虛弱，易於涕泣，虛飾，因循，褊狹，照上面所舉的例，證之婦女的性質，這種情形，確是常常遇着的。吾現在還要把這種心理現象、歸納到希臘嘉倫氏所分的「人類底四種氣質」裏頭，那溫和，仁慈……和虛弱，褊狹……大都屬多血質 Sanguine—浮性—和神經質 Ner-vous temperament—鬱性—兩類。那種氣質，對於「處世接物」各方面，本有很相宜的地方。並且這也是天賦的本能，必不能勉强把他改革的。不過照婦女的性質研究起來，那婦女的心理，過於偏向到一方面去，所以有一種特長的性質、就不免有一種缺乏的機能。像普通婦女的性情，他果有細密的心思，謹愼的行爲，溫柔的性質……都是他獨占的長處。但是他們薄於意志，所以遇了事情，容易驚慌；聽人的說話，容易狐疑；因此缺少當機立斷和剛毅果敢的能力。又富於感情，所以逢着失意的事體，容易憂鬱；見他人的好處，容易妬忌；因此又缺少那磊落光明的態度。還有許多說不盡寫不出的扭扭揑揑底情形，和「畏難苟安」「含羞退縮」的情景；又只曉得計算眼前的便利　顧不到將來的幸福；這都是婦女心理的弱點。這種偏向的心理，一半是天賦的差異，一半是幾千年來束縛婦女、壓迫婦女的結果。婦女的心理，既經到這般階級，就不適宜於做社會上重大的和負責任的事業；那職業所以不能和男子平等，程度所以不能和男子一樣，這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

現在大家已經覺悟婦女不當再加以「慘無人道」的約束，就是一般婦女也都明白幾千年被束縛的苦痛，大家想脫了樊籠，走到那自由快樂的平等線上，這是社會改造必要的事實。吾希望立刻達到這個目的，並且希望他安安穩穩的走到那邊，不要受一些兒的挫折。不過吾有一個先決問題，請大家解決一下。就是：舊時女子有畏難，猜忌的心理，能夠容納高深，廣博學問嗎？舊時婦女有褊狹，獨斷的心理，能擔任社會上的新事業嗎？所以吾敢斷定一句話：現在的婦女要脫去舊時禮教的，習慣的拘束，先要解放從前褊狹的，不自然的心理。這確是根本的辦法，為什麼還沒有人提倡呢？至於婦女的心理應當從怎樣改革起，照吾的意見，當從兩方面做起：

(一)婦女應當自己加以『克己抑制』的工夫，使褊狹的不自然的心理漸漸消滅。

(二)教育女子的，應當考察女子固有的心理和現社會相宜的或矛盾的地方，加以助長或消化的手段，俾得盡力發展，各歸完美。

屬於婦女自己應當覺悟的，就關於婦女自己切膚的影響，那孤獨性，是我性，和嫉妒，虛榮，依賴：都是奴隸性的變相，是從前不識大體底婦女最壞的脾氣，並且束縛自己的能力，減損自己底人格的罪案。那從前的婦女，是自願做奴隸自願做男子的附屬品，抱着這種心理，還沒有甚麼關係。要求解放的婦女，如果還抱着這般惡習，是斷絕那進行的路！那麼婦女要改革自己的心理，應當從那一個方向去走嗎？第一要具遠大的眼光，第二要寬放自己的胸懷，第三要受切實的和高深的學問，第四要多看現代新思

潮的書。照這樣做起來，吾想那偏向的心理，雖然被他蟠踞得很深很堅固，也可漸漸兒有些轉機了！

現在一般擔任女子教育的人，都負了重大的責任，因爲女子的根性，有不及男子的地方，——中國女子的根性，又有不及西洋各國女子的地方！所以改革社會，一半責任在擔任教育女子的人，改革女子的心理做起。應當把現在女子心理的弱點，盡力研究。像細密，優美……固有的美德，應當加以扶導，使他愈加發展；猜忌，孤癖……遺傳的劣性，應當加以抑制，使他感化。——總之要剷除舊時婦女的劣根性，發達適宜現在的新思想，這就是破除男女的界限，達到眞眞「德謨克拉西」的社會底豫備！（新婦女）

剪髮問題

女子剪髮問題

梅生

女子剪髮這個問題，在各地已鬧了好多月，實行的也不少，這眞是女界底一個福音；但是我們這次暑假回家，看看社會上對于這問題，非特沒去注意，而且連曉都沒有曉得，就是和他們偶一說起了。他們總是竭力反對，這眞是怎麽景況，不過在這種麻木不仁的社會裏，這也是很平常的現像，沒有甚麽稀奇；況且社會上對于遺傳性很有保守的力量。女子底頭髮，是幾千年留下來的惡習，一旦要改變他，那麽爲了少見多怪的緣故，天然要惹起多方的反對；不過積重難反，也是事理常情，我們不必怪他們，最可憐的就是連那般活潑潑的青年女子，也是靜靜地的守着那惡的習慣，一個也不去實行，我以爲這個問題，關于女子底利害，十分重大，的確有研究的價値，提倡的必要，所以我不怕煩勞，特地做這篇沒有統系的文章，當作提倡的導火線。

我沒說到本題以前，還有一句要說明的；就是我做這篇底用意，究竟在那里？

(一)使社會上的人，大家曉得女子剪髮的重要，不至胡亂反對，或竟叫剪髮的女子是歡喜出風頭，一時髦，女革命黨……這種可笑的話。

(二)使青年女子大家曉得剪髮的眞理和重要，能夠趕快實行，既然不至一味盲從，招人誹笑，也不至畏

留長尾，不敢實行。

(三)青年女子既了解了剪髮的眞義，那麼對于反對者也可解釋一切，使他們不至永遠反對。

(四)剪髮爲的怎麽？我爲怎麽要剪髮？這個問題明白了，那麽剪了髮後，再不至再在幾根短頭髮上，仍舊耗廢許多功夫，去講裝飾。

(五)舊家庭裏能夠明確剪髮的用意和實行了後的好處，伊們不但不反對伊們底女兒去剪髮，就是自己也想有一天將那沒用處費經濟時間的萬惡的頭髮剪去了。

我既然有上面幾個用意，便不得不發表下面的意見了。現在把女子剪髮的益處和反對者底見解，提綱絜領的舉了出來，然後再加以說明和解答。

甲　女子剪髮的好處，(一)少費金錢，(二)節省時間，(三)合于衛生，(四)減少社會上對于男女歧視的心理，(五)便于工作。

乙　反對女子剪髮的見解，(一)不美觀，(二)習慣已然不願剪掉，(三)外國人也沒有剪何況我們中國人，(四)剪了髮男女便沒有分別，(五)女子剪髮不過是一般輕浮的女子想出些風頭學些時髦，(六)女子剪髮是違了那句聖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七)腦筋有礙。

甲(一)少費金錢　先拿貧人來講，伊們有了頭髮，雖然沒錢去打扮，但是網巾呀！絨繩呀！抿髮呀！針呀！這都是免不來的東西，每年每人恐怕至少也要花費一二塊錢呢，唉！貧人生活程度，已弄到這般困

地，天天吃的飯還在燒不出，爲怎麼也要去糜費這種無名的金錢呢？講到富貴人家底太太少奶奶小姐和醉心出風頭的少年女學生那更不得了了。什麼寶貝珠玉金飾呀！釵呀！翡翠呀！珠花呀！金押髮呀！生髮膠呀！花露水呀！不曉得有多少花頭，都是爲那「露鬢雲鬟。」中國二萬萬女子，假使愛打扮而且家中有錢將「裝飾品」的假使百分之一，人數就要二百萬。再假使每年他們花費在頭髮上每人平均四五元，每年總算起來就要達到一千萬左右了。況且有許多人家，還要用每月四五塊錢的梳頭傭婦那更不得了了。現在姑不去算他，上面說的貧人，假使在中國有一萬九千八百萬，每人每年就算他花費一元，那麼也要達到一萬九千八百萬元了。連上面的一千萬元，就要有二萬萬多了。說一句笑話，假使伊們完全剪了頭髮，那麼隔了四五年，非特山東底膠徐路約可以續回，就是中國底國債也可以還清了。這豈不是很關重要麼？諸位別說我胡說，只要大家閉着眼靜着氣去細細想一想，便能夠恍然大悟了。因此做男子底人爲社會謀幸福計，應該盡力的提倡一下，做女子底想想自身關係更應該快將他剪去，

(二)節省時間　時間比黃金還要寶貴，這句話想大家都明白，因爲世界越進步，生活越困難，一般人都要節省有用的光陰，去做那正當的事業，以謀人類底發展，還常常覺得不夠，爲什麼獨是女子對于每天理髮的時間，完全是空費的，到不加以愛惜呢？從前女界鐘上有幾句說得很痛切，他說，「對鏡從容，頤指氣使，務使波瀾雲委，風吹不亂，釵光鬢影，灼灼鑑人，約費二三小時，而半日之光陰去矣」這雖是不免言之過甚，幷且不是對于一般普通人講的話；但是我們假使平心靜氣說一聲公正話，那麼每人

每天至少也要費二三十分鐘。拿全中國全社會底女子所閒費的寶貴光陰來講，直不曉得有多少，伊們這許多光陰，無名無義的費在幾根頭髮上，實在眞可惜呀！假使剪了他後，那麼做教員的，可以預備些教材；做工人的，可以多做些工作，做學生的，可以多溫習些功課；做農人的，可以多種幾根稻，豈不是在社會上要增加絕大的利益麼？所以女子剪髮，狹義的說一句是女子自身底問題，廣義的想一想，實在是社會上的利益關頭呢，請大家勿要忽略罷！

(三)合於衞生　頭髮是汚穢的東西，假使天天要去洗滌他，又是沒有這許多功夫，否則容易發臭，惹人討厭，還有枕衣上啊衣領上啊，都容易染汚，于衞生實在不合，一到暑天他底臭氣更加容易發洩，所以我們要講衞生，要清潔，當然要趕快剪掉他才好。

(四)減少社會上對于男女歧視的心理　現在男子已經剪了髮，女子仍舊一聲也不響，這明明是社會上的重男輕女拿女人來放在一邊，所以在新社會看來，已是一種不平等的表現。在家庭方面講，小女兒天天要伊底母親梳頭，已覺得女兒比男兒來得累贅，而發生討厭的觀念，不同的待遇，所以要打破社會上和家庭裏歧視男女底心理，不得不將女子底頭髮，一律剪掉。

乙(一)不美觀　這話很無意思，人底美觀不美觀，是應該在精神和身心方面着想的，不該拿什麼形式和外觀來批評的，所以頭髮在美觀上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對底東西，假使說留髮是合于美觀的，那麼男子們爲怎麼都不留髮呢？豈女子要做別人底玩物，一定要講美觀，男子就可以不講呢，還是女子們天生的美

還不夠，一定要在頭髮上做些功夫麼？並且少見多怪和習慣成自然，這兩句話是社會上底心理，現在看慣了女子有頭髮，所以就算剪髮是不美觀的。不曉得前十多年提倡女子放脚底時候，大家說大脚是不美觀的；但是到了現在，請問大脚有怎麼稀奇，怎麼不美觀：或者見了小脚，到要奇怪起來了，還有男子剪髮，在辛亥時候，大家也厭他不美觀；但是到了現在非但不顯甚麼，並且對于那般留着長髮，死不肯剪的；都要叫他醜鄉下人了、再進一層講，美觀是甚麼？女子要講究美觀，究竟爲的怎麼意思，唉！美觀！美觀！你個萬惡的美觀呀！女同胞們爲了你不曉得受盡多少苦楚。伊們要借着了你去求伊們底丈夫或別底人寵愛，喪盡伊們自身底人格，變成奴隸牛馬，做人底附屬品，使那人類當中，添了一半廢料，造成那個半身不遂的社會，這都是美觀底作孽，因此一般覺悟底女子，聽了美觀二字，就要避開，好像遇着了毒蛇猛獸一般，所以我以爲社會上要拿美觀兩字，來反對一般女子底剪髮，非但不能阻止伊們底進行，並且彷彿是促醒伊們底自覺，叫伊們快去實行呢。

(二)習慣已然不應剪掉　這話是很不對的，要曉得習慣要分善惡的，如果是善的習慣，當然要保存他；如果是惡的習慣，當然要廢去他，不能因爲他是習慣，便不問了。譬如吃鴉片底人，我們斷不說他已經吃了好多年，是習慣已然，不該戒的了。現在只要問留髮是好的習慣呢。還是惡的習慣呢？我想大家一定不約而同的回答道「是惡習慣」。既然是惡習慣，那麼不剪掉他還想怎麼呢？

(三)外國女子沒有剪何况我們中國女子　這話簡直說來沒有理性，外國女子是外國女子，中國女子是

中國女子，我們做事，爲怎麽一定要去學他們呢？外國人不好底事眞多咧，我們豈是一一要去學他麽？我以爲說這話的人，是沒有獨立的性質，是有依賴性的，是奴隸底性的，我們現在要學他們底科學和藝術，介紹他們底學識到中國來，非歡喜學他們，是一椿不得已的事；「女子剪髮」一件事，是很關重要的，我們現在先提倡實行起來，讓外國人做一個榜樣，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四)剪了髮男女便沒有分別　男女有別，這話已造出許多的孽，使得中國底社會上男是男女是女，互相隔膜，性情習慣兩性永不調和，要曉得男女體質上的分別是天性的，本來不要用人力去分別。閒話暫且不說，專指剪髮着想，我們先要想男女外表的區別，難道除留髮就沒有別的分別了麽？我想也不見得罷，譬如尼姑同和尚，他們底裝束都是一樣，沒有分別，但是我們一見，就可以分別，這個是尼姑，那個是和尚，斷不有錯。所以女子剪髮，在男女分別上，實在沒有什麽關係的；況且男女在形式上有了分別，究竟有什麽好處呢，那數千年傳一下來的萬惡的禮教，是不是永遠不能打破的麽；這層說起來非常之長，我現在暫時不說。

(五)女子剪髮不過是一般輕浮的女子，想出些風頭，學些時髦　這話眞冤極了，要曉得有新思想底青年女子，個個都很誠誠懇懇老老實實的。伊們只曉得眞理，不曉得什麽出風頭不出風頭，只曉得人格，不曉得什麽時髦不時髦。伊們想剪髮，是明白頭髮在身體上利害究竟這樣，放出些勇敢的決心才把一刀剪斷的，你們不要胡亂反對，請細心去研究研究這個問題底本身究竟有沒有成立的價値罷！

（六）女子剪髮是違了那句聖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壞」 我先要問一句，女子是不是也是一個人，社會上應該不應該拿非人去對待伊，假使是認伊一個人的。那就該拿人去去對待伊，爲怎麼男子剪髮，大家不說他是不孝；現在女子要剪髮，到要拿不孝來去阻止伊，豈不是大大不通麼？並且這種聖訓，我們已認他是一種廢料，你們就是要反對我們，也應該拿別的話來駁罷！

（七）有礙腦筋 有人說頭髮是保護腦筋的，剪掉了他，于衛生上實在有妨礙，我們因爲沒有研究過生理和醫學，所以不敢下肯定的解答；不過我的確以爲可以武斷一句說，剪髮是並沒妨礙腦筋的，爲什麼呢？因爲現在女子大都還留着頭髮，伊們底腦筋思想，不見得個個都超出了男子以上，還有一層，頭髮既然保護腦筋的，那麼辛亥以後中國人底思想學術，一定比不上辛亥以前的中國人底了。爲怎麼近幾年中國人底思想，到有一日千里之勢呢？所以我以爲這個疑問，不必去請醫學家和生理家解答，也可以明白了。

（文化介紹）

再論女子剪髮問題

毛飛

社會上的舊勢力，和舊習慣，是常常與新出來的問題相衝突的。倘若我們不把那個新問題的利害與假，澈底的討論，一般人就爲那『勢力』和『習慣』束縛住了。

女子剪髮問題，已討論多時了，有些勇敢的婦女，固然已經實行。但是頑固的人，依然是在那裏反對，若要問他們的理由，總以『剪不得』，『不好看』，兩句含糊話作答。我們要革除他們的惰性，總須用

「激進」打先鋒，「繼續」「堅忍」做後援，說一次又一次，一直到「真理」戰勝。方才停止，所以今天我又來饒舌了。

（甲）剪髮後的便利

（一）農家婦女「鄉下人」的奢侈，本來不及「城裏人」三分之一，所以他們對於頭髮，比較的耗費少些。但單就時間一方面說，吃虧也就不淺。因爲他們一年到頭，總是脚不停手不住的工作，本來他們是很愛惜光陰的，然而每早起床，總免不掉要去梳弄頭髮，至少也得一二十分鐘。就平時論，還勉強來得及；若在春秋兩季，要播種，分秧，要割稻，等不到天亮，就要起來燒茶煮飯！我們想想，那個時候的婦女，是忙到怎樣光景？柴，米，水，菜，及屋子裏的打掃，已經是來不及去做。還有工夫梳頭髮麼？我親眼看見鄉下的農婦，春秋兩季，彷彿不記得頭髮，只胡亂的捆住，任他飽吃灰塵，多種蚤亂，所以平均起來十個農婦內頭髮有九個蝨蟣，並不是他們不愛乾淨，因爲沒有工夫。只好聽他去罷了。我親聽見田忙時候的農婦說道。「幾根鬼毛弄也弄不清楚，實在討厭，硬要拿把剪刀剪掉他。」可見得他們的心理，本來和髮沒有什麼感情，不過大家是這樣做，一個人不好那樣做。如果喊一聲要剪，他們雖然不立刻拿剪刀去實行，但心理上一定想道好極了！好極了！

（二）工界婦女　商界婦女，有工夫去打扮的居多，就是金銀首飾之類也勉強担任得起，（做小買賣的不見得能担任）所以他們是不想剪髮的，以爲剪掉了髮，一天的光陰怎麼過呢？所以我單單把工人的婦

女拿來講講。譬如木匠，泥水匠，裁縫店，鐵匠，及工廠裏面等等的婦女，要是勤儉持家的，一定沒有時間和金錢去打扮頭髮。如果婦女的『美』，定要在打扮頭髮上發生，那麽，是富貴人家婦女的專有品了，我們把『人道』兩字想想，苦工的婦女不應『美』，富貴的婦女才應該『美』，這樣道理可以說得通麽？我們還要知道，有些窮婦女，因爲頭髮沒有梳好，不能出門做事，就誤了工作時間的。髮呵！你實在是窮婦人生活上的仇敵，他們何嘗看見過你的美呢？

（三）敎育界婦女　敎育界的婦女，應該以學識和人格爲『美』，一定要簡單點，便便點，才可以做社會的明星。再如男女同校問題，總把男女的界限，消除得乾乾淨淨，方才十分便當。本來消除界限，要分做兩方面講：（一）精神上的消除，（二）形式上的消除。剪髮是屬形式上的，但卻大有關係；譬如上課時，男女同在一堂，何等融洽！但單在髮髻上面，男女界限，已明明白白的築起一堵高牆在那裏。至於寢室的設備，男女生不嘗大有分別，若女子有髮，便免不掉要多設一個『梳裝台』，而且用的器具，也零零碎碎的排滿了。這是不是分出男女的界限哩？至於時間，譬如同是七點鐘起床，男生至多十分鐘，可以弄清楚，女生卻至少三十分鐘了。到底是吃那個的虧？還不是髮在那裏作怪嗎？一朝剪掉，這種困難，自然都沒有了。

（乙）剪髮的初步辦法

我們要知道這次女子剪髮，比辛亥男子的情形不同。因爲那一次是政治上的壓力，强迫剪的。然而預

先也有許多革新的男子，自願剪掉他。一則憎恨辮子是滿清的特產。二則憎恨辮子是個贅疣，全世界人都沒有的。所以他們看清了利害，早爽爽快快的剪棄了。這一回女子剪髮，有三個難處：（一）無政治的壓迫，（二）無滿清的刺激（三）歐美的婦女沒有剪髮。這三個問題，就表面上看起來，是難上加難。但仔細想想，一點兒都不難。何以見得呢？我們現在不是提倡「自動」「自覺」麼？政治的壓迫，是被動的，是機械的，難道我們口裏說自動自覺，實行起來，就自相矛盾麼？我想真有眼光的女子們，一定能夠真正自動的。至於刺激一層，是惰性太深的人用的，有勇敢毅力的就用他不着，在第三條看來，不獨不是難問題，而且很可以提高我們的興味和樂趣。因爲歐美人見不到此，我中國的婦女，居然見到了，自然先見者先得便利，先覺者自然要「覺後覺」。何難之有呢？

我且寫幾條很平常的辦法在下面，請大家再用心想幾個別的法子，同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　女界聯合會開大會。正式把剪髮問題，提出討論，付表決。

二　各女學校教員學生，開大會正式討論。

三　各家庭中有先覺的，也可邀集戚友開談話會討論。

四　各處討論，有了結果，然後聯合起來，正式發布宣言書，並報告剪髮的事實。

還有一層，是自然的趨勢。大都會當然剪在先，窮鄉僻境當然剪在後。青年的當然剪在先，老年當的然剪在後，有學識職業的當然剪在先，「搔首弄姿」的當然剪在後。我們切不要看見有些人不能一時剪掉

，就發生畏難的念頭。因爲一件事業的成功，是一步一步來的，不是一天可以立刻收効的。唉！女同胞啊！把胆子放大點，一往直前，不要受『習慣』的羈絆。

（丙）剪髮後的影響

我常常想：我們中國人要做幾件有價值的事業出來，等歐美人取法，譬如政治，學術，實業，社會風化等事，隨便那一樣，不拘大小，都可以出色的。若一味學他們的樣子，一步一步，跟在後面追趕；我們進一步，他們進上十步了，那一天可以平等呢？

剪髮問題，雖不是希奇事業，然而總比不做事的影響大些。我以爲我國的婦女，果眞把髮一齊剪掉，也可以得着下列之三個影響：

一　引起各國婦女注意及取法

二　表示中國婦女的毅力及人格。

三　提高中國婦女。在世界的位置及自覺的決心

這三個希望，雖然口氣說得太大，然而新婦女確不可不有這等胸襟。若讀者諸君付之一笑，至少也有『善小而不爲』的錯誤了。

（覺悟）

女子剪髮問題的意見

毛子震

女子剪髮這件事。在民國元二年的時候。已經有人提倡過。並且也有人實行過了。不過國人怯於進取

。舊俗難以驟除。所以至今還沒有成爲風氣。近來思想界略爲有點變動。對於從前的行爲和習慣。大家都加以討論。女子剪髮的事情。也算許多問題裏邊的一個。例如晨報上黃女士的「婦女們應該剪髮」和解光雜誌裏劉靜君女士的「女子剪髮問題」都是平心靜氣。實實在在去討論這個問題的利害的。而且都主張要剪髮的。他們所持的理由。(一)梳頭太費時間。(二)蓄髮太不清潔。(三)梳頭不利女子人格的保存。這些理由。固然是不錯。不過想進一步說。自然逃不出美術和醫學的範圍。美術我是沒有研究過的。所以就不配去說。現在姑且將我對於婦女蓄髮。依醫學上觀察把他的害處寫出來。給大家看看。

(一)蓄髮失體位的平衡而生疾病

我國女子到十六歲以上。就要梳頭打髻。年壯髮多。後頭部便多出一堆東西來。這個東西。在白天還覺不得不方便。一到睡時。後頭部旋轉就有點不自由。而且不能平貼於枕上。沒有法子。只得頭向左右側臥。頭已側向。身也隨之。少有仰臥的機會。以調節其偏勢。久而久之。兩側或一側全膊的神經。筋肉。和關節等。因爲壓迫的緣故。便害了各種的疾病。例如橈骨神經麻痺。尺骨神經麻痺。上膊內轉筋及外轉筋麻痺。和胸鎖乳頭筋麻痺等。大半都從不適當的睡臥而來的。這些毛病。在男女的比較上。女子占大多數。且就年齡上觀察起來。沒有成年的女子害得很少。二十歲以上的女子害得最多。這都是彰明較著的證據嗎!

(二)梳頭易得害病的機會

女子蓄髮。不論寒暑。總要常常梳頭。除却少數的小姐太太們。這件梳頭的事情。必歸自理的。可是天寒多衣。對於梳頭是很不方便的。所以當着梳頭的時候。不是脫去衣服。便是伸出一個膀子。因此動作難見輕便。風寒可易感受。假如有流行病的時候。就不免多得一個感染的機會。

(三)梳頭妨礙精神的休息

睡眠爲休養精神。恢復疲勞的最好的生理作用。我們若一夜沒有熟睡。或睡的時間不十分充足。一到第二天。身體便有點不舒服。精神總有點不爽快。照生理學上的說法。成年的人。平均每日須有八點鐘睡眠。一日的勞頓。庶幾可以調劑得轉來。現在就女子而言。除掉少數無所事事的姨太太和娼妓之外。大多數的女子爲着梳頭打扮費去的時間。平均每日總要半點鐘以上的工夫。這宗時間的荒廢。若在平常。還可自己預算。不至影響到睡眠上面。如果偶生事故。如早起旅行或家有吉凶事故等等。那麼便須提前起床。從事梳妝。設或該日所任的事務。又非常勞苦。或次日又接續早起。小則因減縮睡眠時間的緣故。做事的精神。就有些減色。大則因精神的不夠。身體的倦乏。得病的機會也就加多了。

(四)蓄髮不便洗濯有礙衛生

人體各部。都該常常的澡洗。就是受衣服被覆的軀幹部和上下肢。接融灰塵的機生雖少。嚴格說來。還該每日或隔日一洗。以活潑血行。並促進新陳代謝的功用。其他露出於外界的手和面各部。澡洗尤應加注意。頭蓋爲一身比較緊要的部分。雖是有頭髮被覆。可是他的部位。占在頂點。最容易承接灰塵

且灰塵落入之後。有髮爲之保障。出來便很不易。所以稱什麼「鬒髮如雲」和什麼「東方人之美在髮」還不知說「含垢納污之具在髮」之爲得當。頭髮是一種藏污的地方。想來大家都知道的。因爲洗濯的不便。大家便不常洗濯。日子多了。自己覺得頭部癢癢。別人覺得頭有臭氣。甚者便害起了寄生性毛瘡。和栗爾西氏禿髮病。Rerion Celsi 來。這也是很常見的事情。

(五)蓄髮的人因爲要增進美觀便發生各種的弊害

一，多髮。在某個時期內。一般人的趨勢。有以髮多髻大爲美觀的。那些多髮的人。固然受人稱許。自己得意。至於生來髮稀。或因病髮落的人。自己覺得很不雅觀。懊惱萬分。恨不得有植髮術的發明。以掩其醜。沒有法子。只得多塗「生髮膏」或添上一二個「頭髮」(拿別人的頭髮集做一束添在自己的頭髮裏以增大其髻術中很盛行) 來掩飾掩飾。那裏知道生髮膏是沒有益處的。若說到頭髮。那更可怕了。因爲頭髮的材料。自己是沒有的。多半是買自理髮館裏的。他們以理髮爲業。得點頭髮固然很易。不過要做成一個頭髮。所用的頭髮。也要很多。不是東找西湊。成就總很爲難。所以他們這種雜湊的東西。裏邊能夠免得了那些梅毒性病人的墮髮。寄生性毛瘡患者的落髮。和其他傳染病病人的脫髮。以及死人的頭髮嗎。我想大家一定知道免不了的。那麼便因假做多髮的緣故。而生別種的危險了。這不是衛生上應該大大注意的事情嗎。

二，髻式。厭舊喜新。人之常情。所以婦女們對於梳粧頭髮這件事情。很歡喜鉤心鬥角。鬥奇制勝的。

有人統計上海的頭式有三百多種。這宗應有盡有的樣式。可說盡美術上的能事了。不過一面要好看。一面便要受痛苦。因爲頭髮有一定的質性。而講究美觀的人。只求其美觀。什麽東西都不管。例如今天梳後頭部荷包式的髻。明天改梳前額部的蝶形髻。後天又改梳兩耳後上方的圓形分髻。盤回變更。變性不定。頭部的痛苦。事實上是不能免的。從前和幾位女士談話。問及這事。他們也說換一回頭式。頭部必有一二日的不舒服。這不是改變頭髮方向的苦痛嗎。有些愛時髦的人。看見西洋女人的綣髮。居然也用火鉗頭髮法子，去效仿他們。我想他們達到自矜美觀目的的時候。便是他們方嘗痛苦時候。這種用苦痛交換來的美觀。不知道美術家有怎樣的批評。

三，光澤。蓬頭髮飛。人家都以爲不好看的。所以要講光澤。說到光澤。以文話來形容。便是「髮可鑑人」以俗話來形容。就是「蒼蠅落在頭髮上站不住」你想達到這種光澤的目的。單靠人工髹術。意匠機巧。就可做得到嗎。必要假借各樣化粧品來補救。什麽生髮油。生髮膏。和潤髮水等等。都是助長光澤的要品。不過這些東西。以美術的眼觀說起來。或者可表同情。換以衛生上的觀察。不免有點缺憾。因爲髮上塗擦這些東西。更容易黏着塵埃。並且不易洗濯。倘若物品惡劣。本質已有腐敗或刺戟的弊病。應用久了。豈不另害了別種的毛病嗎。蓄髮和光澤有聯帶關係。所以也把他說出來。

照以上各項看起來。女子蓄髮。于衛生上沒有一點益處。只有許多禍害。所以我也認爲有剪去的必要。不過應該怎樣剪法。和剪去之後。應該怎樣裝飾。那就屬于美學的範圍。我可不必多說了（通俗月刊）

傳記

李超傳

胡適

李超的一生，沒有什麼轟轟烈烈的事蹟。我參考他的行狀和他的信稿，他的生平事實不過如此：

李超原名惟柏又名惟璧號璞丞，是廣西梧州金紫莊的人。他的父母都早死了，祇有兩個姊姊，長名惟鈞次名□□他父親有一個妾，名附姐李超少時便跟着附姐長大。因為他父母無子，故承繼了他胞叔寶廷的兒子，名惟琛號極甫。

他家本是一個大家，家產也可以算得豐厚。他的胞叔在全州做官時，李超也跟着在衙門裏，曾受一點國文的教育。後來他回家鄉，又繼續讀了好幾年的書，故他作文寫信都還通順清楚。

民國初年，他進梧州女子師範學校肄業，畢業時成績狠好。民國四年，他和他的一班同志組織了一個女子國文專修館。過了一年，他那班朋友紛紛散去了，他獨自在家，覺得舊家庭的生活沒有意味，故發憤要出門求學。他到廣州先進公立女子師範後進結方學堂又進教會開的聖神學堂，後又回到結方最後進公益女子師範。他覺得廣州的女學堂不能滿意，故一心要想來北京進國立高等女子師範學校民國七年七月，他好容易籌得旅費，起程來北京九月進學校，初做旁聽生，後改正科生。那年冬天，他便有病。他本來體質不強，又事事不能如他的心願，故容易致病。今年春天，他的病更重，醫生說是肺病，他總擬

進首善醫院調養。後來病更重，到八月十六日遂死在法國醫院。死時，他大約有二十三四歲了。（行狀作「年僅二十」，是考據不精的錯誤）。

這一點無關緊要的事實，若依古文家的義法來，實在不值得一篇傳。就是給他一篇傳，也不過說幾句「生而穎悟，天性孝友，戚師稱善，苦志求學，天不永其年，惜哉惜哉」一類的刻板文章，讀了也不能使人相信。但是李超死後，他的朋友搜索他的遺稿，尋出許多往來的信札，又經他的同鄉蘇甲榮君把這些信稿分類編記一遍，使他一生所受的艱苦，所抱的志願，都一一的表現分明。我得讀這些信稿，覺得這一個無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蹟狠有作詳傳的價值，不但他個人的志氣可使人發生憐惜敬仰的心，並且他所遭遇的種種困難都可以引起全國有心人之注意討論。所以我覺得替這一個女子做傳比替什麼督軍做墓誌銘重要得多咧。

李超決意要到廣州求學時，曾從梧州寄信給他的繼兄，信中說，

計妹自輟學以來忽又半載。家居清閒，未嘗不欲奮志自修。奈天性不敏，遇有義理稍深者，既不能自解，又無從質問。蓋學無師承終難求益也。同學等極贊廣州公立女子第一師範規則甚為完善，教授亦最良好，且年中又不收學費，如在校寄宿者，每月祇繳膳費五元，校章限二年畢業。……廣州為鄰省，輪舟往還，一日可達。……每年所費不過百金。倘家年中入息雖不十分豐厚，然此區區之數，又何難籌？……諒吾兄必不以此為介意。……妹每自痛生不逢辰，幼遭憫凶，長復困

既。……其所以偷生人間者，不過念既受父母所生，又何忍自相暴棄。但一息苟存，烏得不稍求學問？蓋近來世變日亟，無論男女，皆以學識爲重。妹雖愚陋，不能與人爭勝，然亦欲趁此青年，力圖進取。苟得稍明義理，無愧所生，於願已足。其餘一切富貴浮華，早已參透，非謂能恝然置之，原亦知福薄之不如人也。……若蒙允諾，……匪獨妹一生感激，即我先人亦當含笑於九泉矣，臨楮書此，乞早裁覆。

這信裏說的話，雖是一些「門面話」，但是已帶着一點嗚咽的哭聲。再看他給親信朋友的話，

前上短章，諒承收覽，奉商之事，不知得蒙允諾與否。妹此時寸心上下如坐針氈，……在君等或視爲緩事。而妹則一生苦樂端賴是也。蓋頻年來家多故。妹所處之境遇固不必問及。自壬子□兄續婚後。嫌隙愈多，積怨愈深。今雖同爨，而各懷意見。詬誶之聲猶（尤）所時有。其所指摘，雖多與妹無涉，而冷言譏刺亦所不免。欲冀日之清淨，殊不可得。去年妹有書可讀。猶可藉以強解。近來閒居，更無術排遣。……錮居梧中，良非本懷。……蓋凡人生於宇宙間，既不希富貴，亦必求安樂。妹處境已困難，而家人意見又復如此。環顧親舊無一我心腹。因此厭居梧城已非一日。……

這信裏所說，舊家庭的黑暗，歷歷都可想見。但是我仔細看這封信，覺得他所說還不曾說到真正苦痛上去。當時李超已二十歲了，還不曾訂婚。他的哥嫂都狠不高興，都狠想把他早早打發出門去，他們就算完了一樁心事，就可以安享他的家產了。李超「環顧親舊，無一心腹」，只有胞姊惟鈞和姊夫歐壽松是

狠幫助他的。李超遺稿中有兩封信是代他姊姊寫給他姊夫的，說的是關於李超的婚事。一封信說，

先人不幸早逝，遺我手足三人。……獨季妹生不逢辰，幼失怙恃，長遭困阨，今後年華益增，學問無成，後顧茫茫，不知何以結局。鈞每念及此，寢食難安。且彼性情又與七弟相左。蓋弟擇人但論財產，而舍妹則重學行。用是各執意見，至起齟齬。妹處家庭專制。恐不能遂其素願。緣此常懷隱憂。故近來體魄較昔更弱。稍有感觸，便覺頭痛。……舍妹之事，總望爲留心。苟使妹能終身付託得人，豈獨鈞爲感激，即先人亦含笑於九泉也。……

這信所說，乃是李超最難告人的苦痛。他所以要急急出門求學，大概是避去這種高壓的婚姻。他的哥哥不願意他遠去，也只是怕他遠走高飛做一隻出籠的鳥，做一個終身不嫁的眼中釘。

李超初向他哥哥要求到廣州去求學。廣州離梧州只有一天的輪船路程，算不得什麼遠行。但是他哥哥執意不肯。請看他的回信：

九妹知悉：爾欲下東求學，我並無成見在胸，路程近遠，用款多少，我亦不措意及之也。惟是儂等祖先爲鄉下人，儂等又係生長鄉間，所有遠近鄉鄰女子，並未曾有人開遠遊羊城（即廣州）求學之先河，今爾若子身先行，事屬罕見創舉。鄉黨之人少見多怪，必多指摘非議。然鄉鄰衆口悠悠姑置勿論，而爾五叔爲族中之最尊長者，二伯娘爲族中婦人之最長者，今爾身爲處子，因爲從師求學遠遊至千數百里外之羊城。若不稟報而行，恐於理不合。而且伊等異日聞此事，則我之責任非輕矣

。我爲爾學處措無方，今爾以女子身爲求學事遠避異域，我實不敢在尊長前爲爾啓齒，不得已而請附姐（李超的庶母）爲爾轉請，而附姐諸人亦云不敢，而且附姐意思亦不欲爾遠行也。總之爾此行必要稟報族中尊長方可成行。否則我之責任甚重。……見字後，爾係一定東下，務必須由爾設法稟明族中尊長。

這封信處處用恫嚇手段來壓制他妹子，簡直是高壓的家族制度之一篇絕妙口供。

李超也不管他，決意要東下，後來他竟到了廣州進了幾處學堂。他哥哥氣得利害，竟不肯和他通信。

六年七月五日他嫂嫂陳文鴻信上說，

……爾哥對九少言，「……余之所以不寄信不寄於彼者，以妹之不遵兄一句話也。且余意彼在東省未知確係讀書，抑係在客棧住，以信瞞住家人。余斷不爲彼欺也。」言時聲厲。……嫂思之計無所出，妹不如暫且歸梧以息家人之怨。……何苦惹家人之怨？……

又陰歷五月十七日函說，

……姑娘此次東下不半年已歷數校，以至家人咸怒。而今又欲再覓他校專讀中文，嫂恐家人愈怒。……

即這幾封信，已可看出李超一家對他的怨恨了。

李超出門後，即不願回家，家人無可如何，只有斷絕他的用費一條妙計。李超在廣州二年，全靠他的

嫂嫂陳文鴻姊丈歐壽松堂弟惟幾本家李典五堂姑伯援宛貞等人私下帮助他的經費。惟幾信上（陰九月三十日）有「弟因寄銀與吾姐。一事，屢受亞哥痛責」的話。歐壽松甚至於向別人借錢來供給他的學費，那時李超的情形，也可想而知了。

李超在廣州換了幾處學堂，總覺得不滿意。那時他的朋友梁惠珍在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寫了幾次信去勸他來北京求學。李超那時好像屋裏的一個蜜蜂，四面亂飛，只朝光明的方向走。他聽說北京女高師怎樣好，自然想北來求學，故把舊作的文稿寄給梁女士，請他轉呈校長方還，請求許他插班，後來又托同鄉京官說情，方校長准他來校旁聽。但是他到廣州家人還百計阻難，如何肯讓他遠走北京呢？

李超起初想瞞住家人，先籌得一筆款子，然後動身。故六年冬天李伯援函說，

……七嫂心愛妹，甫兄防之極嚴，限以年用百二（十）金為止，……甫嫂灼急異常。甫嫂許妹之款，絲乎說盡誓言，始獲欣然。伊苟知妹欲行。則誠恐激變初心矣。………

後來北行的計畫被家人知道了，故他嫂嫂六年十一月七日函說：

日前得三姑娘來信，知姑娘不肯回家堅欲北行。閱訊之下，不勝煩悶。姑娘此行究有何主旨？嫂思此行是直不啻加嫂之罪，陷嫂於不義也。嫂自姑娘東行後，爾兄及爾叔嬸時時以惡言相責，說是嫂主其事，近日復被爾兄毆打。且爾。副姐（即附姐）亦被責。時時相爭相打，都因此事。姑娘若果愛嫂，此行萬難實行，懇祈思之，再思之。

那時他家人怕他遠走，故極力想把他嫁了。那幾個月之中，說婚的信狠多，李超都不肯答應。他執意要北行，四面八方向朋友親戚借款。他家雖有錢，但是因爲他哥哥不肯負還債的責任，故人多不敢借錢給她。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姊姊惟鈞寫信給在廣州的本家李典五說，

……聞九妹欲近日入京求學，本甚善事也。但以畢廷五叔及甫弟等均以爲女子讀書稍明數字便得。今若變身入京奔走萬里，實必不能之事。即使其能借他人之款，以遂其志，而將來亦定不担償還之職……

這是最利害的對付方法。六月二十八日伯棠函說，

……該款七嫂不肯付，伊云妹有去心，自後一錢不寄矣。在款項一節，予都可爲妹籌到。惟七嫂云，如妹能去即惟予與婉貞二人是問。……七嫂與甫爲妹事又大鬥氣。渠云妹並未知渠之苦心，典五之款，渠亦不還，予對妹難，對渠等尤難也。

照這信看來，連他那賢明的嫂嫂也實行那斷絕財源的計畫了。

那時李超又急又氣，已病了幾個月。後來幸虧他的大姊丈歐壽松一力擔任接濟學費的事。歐君是一個極難得的好人，他的原信說，

……妹決意往京就學……兄亦贊成。每年所需八九十金，兄儘可擔負。……惟吾妹既去，梅青諒亦不怒置也。……

李超得了李典五借款，又得了歐壽松擔任學費，遂於七月動身到北京，他先在女高師旁聽，後改正科生。那時他家中哥嫂不但不肯接濟款項。還寫信給他姊夫，不許他接濟。歐君七年九月五日，信說：

……七舅近來恐無銀匯。昨接撥兄信，稱不獨七妗不滿意，不肯匯銀，且來信囑兄不許接濟。兄已回函勸導，諒不至如此無情。兄併聲明，七舅如不寄銀，則是直欲我一人擔任。我近年債務已達三千元左右，平遠又是苦缺，每年所得，尚未足清還債累，安得如許錢常常接濟，即勉强担任，於興碑貧富之間未免倒置。……

看這信所說李超的家產要算是富家，何以他哥嫂竟不肯接濟他的學費呢？原來他哥哥是承繼的兒子，名分上他應得全份家財。不料這個倔强的妹子偏不肯早早出嫁，偏要用家中銀錢讀書求學。他們最怕的是李超終身讀書不嫁，在家庭中做一個眼中釘。故歐壽松再三寫信給李超勸他早早定婚，勸他早早表明宗旨，以安他哥嫂之心。歐君九月五日信說：

……兄昨信所以直言不諱勸妹早日定婚者，職此之故。妹婚一日未定，即七舅等一日不安。……妹婚未成，則不獨妹無終局，家人不安，即愚夫婦亦終身受累而莫由自解。……前年在粵時，兄屢詢妹之主意，即是欲妹明白宣示究竟讀書至何年爲止，屆時即斷然適人，無論貧愚，絕無苛求之意；祇安天命，不敢怨人，否則削髮爲尼，終身不字。如此決定，則七舅等易於處置，不至如今日之若涉大海，茫無津涯，教育之費，不知負担到何時乃爲終了。

又九月七日信說：

……妹讀書甚是好事，惟宗旨未定，年紀漸長，兄亦深以爲憂。……極甫等深以爲吾妹終身讀書亦是無益。吾妹卽不爲極甫諸人計，亦當爲兄受怨計，早日決定宗旨，明以告我。……

歐君的恩義。李超極知感激。這幾封信又寫得十分懇切，故李超答書也極懇切。答書說，

……吾兄自顧非寬，而於妹膏火之費屢荷惠助。此恩此德，不知所以報之，計惟有銘諸肺腑，沒世不忘而已。……妹來時曾有信與家兄，言明妹此次北來，最遲不過二三年卽歸。婚事一節，由伊等提議，聽妹處裁。至受聘遲早，妹不敢執拗，但必俟妹得一正式畢業，方可成禮。蓋妹原知家人素疑妹持單獨主義，故先剖明心迹以釋其疑，今反生意外之論，實非妹之所能料。若謂妹頻年讀書糜用浩繁，將來伊於胡底，此則故設難詞以制我耳。蓋吾家雖不敢謂富裕，而每年所入亦足敷衍，妹年中所耗不過二三百金，何得謂爲過分？況此乃先人遺產，兄弟輩既可隨意支用，妹讀書求學乃理正言順之事，反謂多餘，揆之情理，豈得謂平耶？靜思其故，蓋家兄爲人惜財如璧，且又不喜女子讀書，故生此閒論耳。……

李超說，「此乃先人遺產，兄弟輩既可隨意支用，妹讀書求學乃理正言順之事，反謂多餘，揆之情理，豈得謂平耶？」這幾句話便是他殺身的禍根。誰叫他做一個女子！既做了女子，自然不配支用「先人遺產」來做「理正言順之事」！

李超到京不夠半年，家中吵鬧得不成樣子。伯嫂十一月六號來信說，

……七嫂於中秋前出來住數天，因病即返鄉。渠因與甫兄口角成仇，賭氣出來。渠數月來甚與甫兄反目，其原因一爲亞鳳（極甫之妾）一爲吾妹。鳳之不良，悉歸咎於鴻嫂，而鴻嫂欲賣去之，甫兄又不許，近且寵之。以有孕故也。前月五叔病，鈞姊，甯省，欲爲渠三人解釋嫌恨，均未達目的，三宿即返。返時鴻嫂欣然送別，囑鈞姊勿念，渠自能自慰自解，不復愁悶。九姑娘。（即李超）處渠典當金器亦供渠卒業，請寄函渠。勿激氣云云是夕渠於夜靜懸梁自縊。幸副姐聞吹氣聲，即起呼救，得免於危。……

甫兄對於妹此行，其怒發甚，聲稱一錢不寄，盡妹所爲，不復追究。渠謂妹勤以先人爲念一言爲題，即先人尚在，妹不告即遠行，亦未必不責備也。鈞姐囑妹自後來信千萬勿提先人以觸渠怒云。

這一封信，前面說他嫂嫂爲了他的事竟致上吊尋死，後面說他哥哥不但不寄一錢，甚至於不准他妹妹提起「先人」兩個字。李超接着這封信，也不知氣得什麼似的。後來不久他就病倒了，竟至吐血。到了八年春天，病勢更重，醫生說是肺病。那時他的死症已成。到八月就死了。

李超病中，他姊夫屢次寫信勸他排解心事，保重身體。有一次信中，他姊丈說了一句極傷心的趣話。他說：「吾妹今日境遇與兄略同。所不同者，兄要用而無錢，妹則有錢而不得用。」李超「有錢而不得用」，以至於受種種困苦艱難，以至於病，以至於死，……這是誰的罪過？……這是什麼制度的罪過？

李超死後，一切身後的事都靠他的同鄉區君謙陳君瀛等料理。他家中哥嫂連信都不寄一封。後來還是他的好姊夫歐君替他還債。李超的棺材現在還停在北京一個破廟裏，他家中也不來過問。現在他哥哥的信居然來了。信上說他妹子「至死不悔，死有餘辜！」

以上是李超的傳完了。我替這一個無名的可憐女子作傳，竟做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國傳記裏一篇長傳。我為什麼要用這麼多的工夫做他的傳呢？因為他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無數中國女子的寫照，可以用做中國家庭制度的研究資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國女子問題的起點，可以算做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我們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這些問題：

(1)家長族長的專制。「爾五叔為族中之最尊長者，二伯娘為族中婦人之最長者。若不稟報而行，恐於理不合。」諸位讀這幾句話，發生什麼感想？

(2)女子教育問題。「儂等祖先為鄉下人，所有遠近鄉鄰女子，並未曾有人開遠遊求學之先河。今爾若孑身先行，事屬罕見創舉。鄉黨之人必多指摘非議。」「學廷五叔及甫弟等均以為女子讀書稍明數字便得。」諸位讀這些話，又發生什麼感想？

(3)女子承襲財產的權利。「此乃先人遺產，兄弟輩既可隨意支用，妹讀書求學乃理正言順之事，反謂多餘。揆之情理豈得謂平耶？」諸位讀這幾句話，又發生什麼感想？

(4)有女不算有後的問題。李超傳的根本問題，就是女子不能算為後嗣的大問題。古人為大宗立後，

乃是宗法社會的制度。後來不但大宗，凡是男子無子，無論有無女兒，都還要承繼別人的兒子爲後。卽如李超的父母，有了李超這樣的一個好女兒，依舊不能算是有後，必須承繼一個「全無心肝」的姪兒爲後。諸位讀了這篇傳，對於這種制度，該發生什麼感想？

（新潮）

死在社會面前的一個女子趙瑛

玄廬

我從來沒替人作過『傳』，一則我胸中沒有作『傳』的筆；二則我眼裏沒有足傳的人；不是凡人都不足傳，——足傳的不到死日便沒有傳底機會；未生的，更無從傳起。

這社會完全是男子底社會，在男子底社會空氣中傳女子，不是歸納在『輪墨史』中作男子底賞玩品，便是把什麼『女箴』，『母範』，甚至强逼死的『貞烈傳』來誦揚死的哄騙活的，只圖個男子方便。殘酷，冷澁，慘刻的男子社會，連『情史』中也尋不出一雙完璧的真正愛情；甚至有利用女子恃死來圖利的。（雲南夷族，至今不和漢人通婚。夷女婚姻，不受父，母約束，却歸兄，弟節制，夷女絕對沒有自由選擇配偶的權。間或有和漢人發生男女行爲的，一被伊底兄，弟所覺察的，便置伊於死！幸而免，到了伊底兄，弟將伊擇配底時期快到，必將伊自己所積蓄的金錢，首飾，衣服穿帶完備；買些酒，肉；藏好毒藥；約男子同入深山。醉酒飽肉後，狎抱服毒而死。竟有許多男子，專做這票生意的；讓女子先服了毒，盡刹取所有，撇了光尸。）在這樣的社會裏面，卽使爲女子傳，也不過等於什麼『義犬記』，『義馬記』。不但缺少這枝作『傳』的筆，并且難得讀『傳』的人。

蝕的不說，單講一年以來中國底女子淹死在這樣的社會裏面：例如，溺女；（溺女底風氣，中國到處都有，山東特為尤甚。溺法，穩婆洗嬰時，在浴盆上橫放一塊板，把嬰孩從板上過，叫做『過橋』，半中，將嬰抹落淹死，說『命不好，過不得橋。』）姦殺；（湖南醴陵，廣東潮惠一帶，遭兵變的地方，時常見有軍行所至姦殺婦女，某城附近，發見女尸幾百具；某村，某鎮，發見女尸多少具底報告。醴陵，潮，惠不過舉作代表的例罷了。）這類的慘劇，正不知道統計起來要幾位數字。其中凡閱新書報的人都曉得的：像北京國立高等女子師範學校底李超，受伊繼承哥，被經濟底壓迫，不使伊達到求學的目的，鬱鬱成病，死在北京。（看『新潮』胡適底『李超傳』）又像長沙趙貞五，被伊父，母強迫嫁給伊所不願嫁的人，在花轎裏用剃頭刀自刎。（看長沙『女界鐘』）又像長沙袁舜英被伊夫嫌惡，在周南女學校投池自盡。（看『民國日報』十月分『覺悟』）這三個女子底慘史，一則因為出事底地點關係；二則是知識界裏面或和知識界接近；所以容易表見到社會面前，給大家一個大大地注意。

居然在變通中的上海，一個教育界知名的女子趙瑛墜樓自殺；登了『報』，開了追悼會，印了『遺稿』，竟直不見得有那些人起來注意的。中國人一般腦筋，慣會湊着熱鬧，能夠自由運用個性的極少；拿這件事作比例，也就可以見得所謂新思潮的是破牆壁上面糊了一層水泥顏色的紙。所以一般的不注意，也不是一樁至奇可詫異的態度了。

原來李超，趙貞五，袁舜英，伊們對面都有所謂哥嫂，父母，夫，做了罪惡底歸着點；一有人提及

，大家都湊着熱鬧向那歸着點下攻擊。趙瑛底死，是死在全社會面前，社會全體成了罪惡底歸着，這生活在罪惡中的社會，怎麼看得見自己底睫毛，難怪一般人一聲不響。

我，是社會一分子，便是罪惡的一分子；我自首了，全社會也只可自首了。我老實不客氣把我曉得的，直說：

趙瑛，浙江甯波人，號淡泉。下地七個月，生母死。八歲，繼母教伊讀『國文教科書』。九歲，家裏請先生教讀『教科書』。十歲，進甯波女子師範附屬小學校。十四歲，家搬到上海，進上海愛國女學校；與丁寶琳（崇俠）同學。十六歲，又搬回甯波，家裏請先生教讀『古文觀止』，『唐詩』。（伊兩個姊妹，就在這個時期出嫁的。）十八歲，進上海城東女學校。今年二十一歲，九月十八日這一天夜裏兩點鐘，在自己家裏從樓窗上跳墜天井。髁骨盡脫，下顎骨碎。十月十二日死在上海醫院。十一月七日（俄國組織勞農議會共和國紀念日）在城東女學校開追悼會。

趙瑛死後一星期，我得到一個確實的報告，連我考查所得的，敍在下面。當作『趙瑛傳』讀也可，當作『社會罪案』讀也可：

，趙瑛平時的態度和志趣

趙瑛平時的態度沉默，迂執，無嗜好。喜歡研究中國字畫，孜孜不倦，用來作排遣的。

『動而無恆，不足以見功。』（見『遺稿』『與友人論學書』）『……皓首老人，自古至今，何可勝數。惟

當時不能舉其名，則雖生而無其年，更無論乎壽不壽哉！嗚呼！俗人論壽，輒斷斷於年數之間，彼長年者猶壽人之以壽相祝也，豈不哀哉！』(見『遺稿』『壽解』)『東坡曰「學書費紙，學醫費人。」……夫學醫明生理，悉物質……若必試於人而後知，費人而後治……是豈學醫之正道哉？……夫醫者非圖一己之利，亦所以救人也——費人而求精，殺人而利己，雖盜賊何以過此。』(『遺稿』『學書費紙學醫費人說』)『……美者善也：所以陶冶性情，愉快心神，生人所不能無者也。……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各因其情……各隨其性，性情不同，而所愛亦各迥異……』(『遺稿』『原美』)『……不過勉強背出幾句來，勉強寫出幾句來罷了！所以到了現在，那時候讀過的書，大半忘了。……每天總是姊妹們談談笑笑，糊裏糊塗……唉！怎麼拿好好的光陰，就此虛度呢？那總是沒有人生觀的原故。今兒想起來，實在可惜，實在痛心，所以記了出來：一來是警誡自己，以後總不要這樣；二來給大家看看，也是勸告別人，也終不要像這樣兒的糊塗，纔好拉！唉！日子是過得很快呀』(『遺稿』『我的讀書歷史』)

二，趙瑛底家庭關係和感觸

一，趙瑛父號林士，經營商業而喜歡接近政治革命事業的。

『……後一日玖來省君，君方倚胡牀假寐，相見若有無窮之與——抱膝深談，語多抑鬱，雜以噓歎，謂「疾病糾纏，雖生猶死……——不若死之為愈，免耗『父資』。」嗚呼，尋常一語，不意竟成讖兆耶！……

……』(見楊雪玖『祭趙君文敍』)

二，趙瑛生母死得很早，繼母住在甯波，上海同住的有伊父底妾，和伊底性情頗不相投。伊常常想到生母，病中常常捧着生母底照相哭。『展卷懸欄徐誦讀，綠楊隄外有歸鴉！』這是趙瑛底遺句。

三，趙瑛和堂姊毓芬很相投，從毓芬出閣後，常悶悶不樂，得知毓芬受舊式家庭種種的束縛，更引爲苦痛。

『……那時姊姊們都已出閣了。我在家裏，是很覺得寂寞的。但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底腦筋，倒反清楚起來：以爲一個人生世界上，豈是真像這樣一味的糊塗，不作一事，祇知道吃呀，着呀，就算完了嗎？』(『遺稿』『我的讀書歷史』)

四，去年女子解放底聲浪發生後，有許多舊頭腦的少年却舉了一塊新思潮底招牌作惡，(參看上海『民國日報』九月份『覺悟』佛突『再論婦女解放和浮蕩少年』和我作的『婦女解放途中底「浮蕩少年」』)伊因此深惜新舊學派都難於解決女子底人生。所以伊頗想抱獨身主義。但是家庭中總難免說起『女大須嫁』的話；親戚方面，又有許多爲伊不入耳之談，去相勸勉，伊都覺得難受。

三，趙瑛底宗教觀念

愛國女學校底教務主任蕭退公，城東女學校底校長楊白民，都帶有幾分佛教底色彩，城東國畫教員李叔同，竟直深入佛海，做和尚去。趙瑛平時便染了信心，得了暗示。去年丁實琳在城東女學校授課，每

講必用『佛經』作骨子；伊素來信仰實琳，而且從同性者底嘴裏說出來爲伊所尊敬聽受的話，所以伊對佛教益信。今年七月十八，實琳忽然失蹤，只留了些告別朋友的信，說明出家做姑子去，至今還沒有着落；更是給伊一個最大的暗示。伊既染了迷信，就時時打算安頓伊底身體到寺院裏去；伊底家庭，不允許伊。

『……先生之逃禪也，既離濁世，逍遙塵外，吾爲先生賀。……』（『遺稿送李叔同先生入山序』）『……閱『覺世新聲』內有太虛法師所作『中國人在口頭上心頭上的阿彌陀佛誤解念阿彌陀佛之眞義』，「南無阿彌陀佛，本是天竺國言語：『南無』便是中國所謂恭敬信仰之意；『阿彌陀佛』即是一尊無邊無量光明壽命佛；念阿彌陀佛，即信仰是無邊無量光明壽命佛也。非爲死後爲鬼，可作種用種種誤解。」余本疑咸念阿彌陀佛之義，於今方始了然。三時，聽丁先生（實琳）講『佛經』中何謂六度，及六度中財施法施之別。……

『八號……聽丁先生講十八界。……』

『十一號……聽丁先生講根本煩惱……』（『遺稿』『學校日記』）

『……即往淸漣寺謁見弘一上人，弘一上人者舊師李叔同也。當年祝髮於靈隱。

『……至交蘆菴登岸，入菴午餐，……即泛舟由故道返，頻顧來路，不忍捨去。……

『……早餐後，告辭寺僧，即出寺。時旭日初升，宿露未晞，野花送香，意欲留客。揖山靈別去，赴

跕登車；電掣雷轟瞬息間，身在紅塵十丈中矣。』（『遺稿』『杭州旅行記』）

四，趙瑛自殺以前的狀況

一，自殺以前幾天，聽見木魚聲響，原來是一個化緣和尚，伊誤認作實琳，飛跑下樓，問『丁先生麽』？家裏的人回答伊說『不是』。伊就拚命和家人爭鬧，並且說『你們爲什麽把丁先生趕走了』；家裏的人和伊力辯，總沒法安慰伊痛失佛學知己底丁實琳的心，伊也不受家人底安慰。

二，趙瑛從此就發現神經錯誤的狀態。病前，把自己底照相撕碎，說『不要留我底形跡在這個罪惡的人間世。』伊屢次要自殺，家裏的人也嚴防着。九月十八夜裏兩點鐘光景，伊居然實行自殺了。跳樓墜地後，昏沈不醒，嘴裏時時說夢話，或通夜痛哭。

『八月初七夜（舊歷）得藹師簡：進君得奇疾，向樓窗躍下；身罹重傷。乃急欲走視而爲時已晚，心緒繚亂，一夕之中，披衣而起者再；靜竚天明，遂與陳君月珍怱怱走訪。遇君底母，謂『疾劇不能見客』，悵悵而歸！……』（楊雪玖『祭趙君文敍』）

五，趙瑛死前底狀態

一，醫生替伊裏傷，伊竭力抗拒，不吃，不飲，昏昏沈沈。死前兩日，神經忽然清晰，但是已經吃不下，咽了。

二，臨死前一日，招城東同學談話，聲音很底微而且含糊莫辨。到死，只剩涔涔地兩行清淚，一聲不響

的輓詩罷了。

『……聞君在上海醫院就療，亟來省君。甫至病榻，但聞囈語，兩目瞪視，時而頷首；若有知，若無知。憫君疾苦，淚遂不覺奪眶而出；既恐擾君神思，不得已退去。越幾日，與沈君維貞，陸君皓，復省君，望見院門，心忐忑不可遏；初亦未省其不祥也。君方熟睡。詢病况於君姊，云『狂病已去——雖外傷內虛，頗難見愈。』已而，君醒，握予手含淚無言，色惘惘然若將永訣。余情大悲，猶強慰之。將告別，依依不忍舍行。孰意在當日言則為生離，在此日言卽為死別。……』（楊雪玖）『祭趙君文敍』

我已經把趙瑛自殺底情形就我所曉得的記完了：

伊死了！伊如果不處在這樣的家庭，伊不會死。處在這樣的家庭，沒有伊姊的激刺，伊也不會死。（『……追姊賦于歸，君傷離別，驟變老成態度；終日鬱鬱，不復當日興致。或曰『君死之遠因，蓋卽種於此。……』胡偉平『哭同學趙瑛文』）卽使有伊姊受舊家庭束縛的激刺，伊是個毫無知識的，伊也不會死。有了知識，沒有借新思潮作惡的激刺，伊不會死，沒有佛教的誘惑，伊也或許不會死。如今伊竟死了！伊底死，家庭，學校，親戚，朋友，借新思潮作惡的都應當負一部分底罪惡，並且這些罪惡，統統集中宗教；那麼，宗教就該受人的審判了。其實宗教所以能夠殺人的，因為伊自己底迷信；伊底迷信，由於師友底誘惑；師友何以能夠誘惑伊，因為伊身受環境上種種的激刺；並且伊底師和友也各自同受環境

底壓迫，大家都不懂人生底眞實，所以都失掉努力向上的根據地，總跑到一片幻想的色相的寶樹琉璃世界中。

那麼，趙瑛底自殺，不專是宗教，不專是家庭，不專是學校師友，不專是親戚朋友，不專是借新思潮作惡的浮蕩少年，却是盡都犯了罪了。如此種種，統是發生在因襲的社會制度裏面，所以我說趙瑛死在全社會面前。

可憐一班老先生，對於人生底眞實，毫不研究；一個已經坑死了，還要說什麼『造物忌才』，什麼『天不假年』，什麼『無天相』，使一班青年女子，也學著說『英才天妬』，『命也，悲夫』這些沒人負責任的口吻，我正來不及替趙瑛一個傷心！

有人說，『趙瑛總是意志薄弱的緣故，如果拚著一死，爲什麼不和這種萬惡社會奮鬪一場，殺開一條血路，也可以使後來的從血跡上踏過去。』這番話不是沒理由，但看現實社會，哪里有一個青年女子不依不傍的立脚地。全社會底空氣，被男子『盜領』盡了，男子之中，又被資本階級『盜領』盡了。馬克斯說『人與人中間，除了明目張膽的自利，刻薄寡情的現金主義，再也找不出甚麼別的聯結關繫。宗敎（指耶穌敎犧牲自己說）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女兒的眞情，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共產黨宣言』六頁）

除却人類從切實地創造之外，沒有別的『極樂世界』。自然界只是受人支配的，人間底苦痛，是人給人

受的，是憑藉因襲的社會制度殺人的；人類要在人世間建築起『極樂世界』來，首先第一步就是要認識這世界中間的痛苦，都從『盜領』兩個字發生出來。你們且不忙談『愛情』，你們且不必說『幸福』，不踏過這『橫領』底鐵蒺藜布滿的障碍，什麼也說不上來。

姊妹們，勞工們！世間沒有一個不是你們生你們養的。你們要覺悟！

你們更要覺悟到底時間和空間，就是你們該得的苦痛，耐不得苦痛的，上不得覺悟的路。一般『盜領階級』裏面的人，慈悲是假的，義俠是假的，你們苦的白苦，做的白做，哭的白哭，死的白死。一個趙瑛死了，在他們眼睛裏看起來，不過洗嬰溺盆裏倒掉的一個，女屍堆裏的一副罷了。我和你們不該同他們在一起分過。我們努力。我們努力，我們要在光明的審判場上聽他們抖着供認罪狀。

席上珍女士在商報館裏吊死事件

陳望道

商報館書記席上珍女士在商報館裏吊死的一事，上海言論界現今都認為一個重要問題了。吊死時日是某月某日。吊死線索是電氣茶爐底花線。吊死原因，據各報推測，是商報總理湯節之君向伊借了五千元，不還給伊的緣故，——社會間另有下流的推測，那是中國民族底劣根性使然，未經事實證明，當然不可輕信。

席女士是吳縣洞庭山人，曾畢業上海城東女學，現年二十四歲，原住上海城裏唐家弄四號門牌，當商報辦時，伊表兄王伯衡君為伊介紹給商報為收發員，與總經理湯節之君同房辦事。各處來函，由伊開拆

後，先交湯節之君閱過，再由伊分送各部。月薪二十元。

席女士自殺底原因，據女士生母席方氏在驗屍所供說，『係因去年五月間到今，湯先生不將借洋還給伊』，據伊姊王席氏供說，『我妹因去年五月初三，商報總經理湯節之，向伊說買交易所股票底好處，向伊支去洋五千元。支後，股票一直不交。妹妹向討。湯說，「股票我已押去」。直到今年閏五月十幾，終無着落，妹妹即吃安神藥水，當經湯延醫打針救活。那夜不曾回家，天明纔見商報館將妹妹用馬車送回，說是「昨晚發痧」。妹妹坐在車內，不肯走出，却說「情願死在商報館裏」。於是又將妹妹車回，送入同仁醫院。我前往探望，妹妹說，並非發痧，實吃安神藥水。湯先生不肯還錢。向討却說，「你是我底人，錢在我處，有甚麼不放心？」又說「你嫁了我罷！」妹妹說，「你家有妻子，我豈肯嫁你作妾？」湯節之曾與妹妹立有存摺一個，寫明分三期償還；終不履行，所以妹妹出此下策。』

湯節之底口供對於娶席女士做妾的一節完全否認，據各報記載是下列幾句妙文：

「至於娶伊作妾，並無其事，即使伊不願。又何必出此」。

『即使』，『又何必』這等妙文章，不能不說是獨一無二的了！湯節之君在各報登載的一個『緊要聲明』，係鄒律師核定，也顯像煞有介事。全文在下：

『席上珍女士之自縊一案，余對於社會及友人應有鄭重之聲明。死者曾借他人款項。購買各種股票，托余代爲購買。當買進時，余以爲該款必係渠所自有。當時渠尙擬多購，余以其投機過度，不允代買

，嗣後渠曾以票在上實銀行押款。追信交事業先後失敗，甚爲懊喪，屢向余懇商，須余助他。並云渠現受其重之壓迫，渠之債權人非常加以責備。渠曾兩圖自盡，余以渠在敝處充職，極其忠實謹慎。予以助力，是一種救急的善意。至八月十九日余交渠以五千元之單據付款法。於是日起，以十二個月爲期，付洋一千五百元，二十四個月，付洋一千五百元，三十六個月，付洋二千元。此單據在渠自盡前，已由渠交其家屬收存，在驗屍場，其家屬亦曾將此單據呈驗在案。現在此單據，仍在其家屬之手。除此之外，余覺對於死者，並不負何等責任。余認此舉，完全爲憐恤而起，原冀援助渠脫離極嚴重之困苦，當余將此單據交渠時，渠甚表滿足。至此項單據交給後，渠尚發生自盡之由，則我不得而知矣，特此聲明。上列聲明，係經本律師核定。」佑尼干大律師公館赫克孟費信惇。』

從席女士吊死事件發生後，上海報界正式評論彼的，我看以中華新報『婦女與家庭』欄裏查君底一文，和時事新報『青光』欄『席上珍號』裏黃君底一文爲代表。這兩文互相對抗的，現錄如左，以便披覽：

女子教育的缺陷

查孟詞

◆因席女士自殺案看出來的

這一回席上珍女士縊死的事件，由種種方面看來，可稱爲一樁社會的大問題，我們局外，不知情形固不願多論，不過好好的一個受新教育的青年女子，剛進社會就如此蹧蹋死了，我們實在不能不憐憫伊，因而總之致席女士的死，給社會上——尤其是給新婦女社會上——留一個教訓，好教以後再不發生這等

慘劇，好教女子服務的前途，不至受絕大的影響，我並想大家可憐死者，紀念死者的方法，也只有如此一途。

說到這裏，我就要說了。「中國的女子教育實在有很大的缺陷。」何以故，我們熱心女子教育的人，第一樣不是主張女子獨立嗎？不是要女子服務社會嗎？不是要求女子經濟的自由嗎？那麼，就要有這樣的準備和修養。教育女子的人，就要給學生這樣的鍛鍊。而席女士的不幸，就因爲缺少這種準備修養和鍛鍊。

女子修養的第一件事，總要打斷虛榮心，要力減物質的慾望，要有嚴肅真摯的人生觀。這固然是男女共同的，而女子尤要，因爲女子更容易犯。就拿席女士的事情說，據兩邊的話看來，總是女士自已願買股票。這個的悲慘運命，總是這一念造成的。依女士家人講，沒有得到股票，實則去年那個大風潮，拿到股票也早完了。幾個婦女湊的一點零錢，那能殺那一般萬惡奸商的毒喙吸收呢？去年投機正盛的時候，有許多道學老先生，都趨之若狂，哪能怪一個青年女子的眼熱。但是從教育方面看來，中國女學校根本上原缺乏這一種戒虛榮的修養，更難怪席女士的無識。

第二，中國社會壞的狠，服務社會是很難的事。男子且然，女子無論。所以女子教育家，應該替學生準備了鍛鍊了。換一句話，就是要給伊處世的常識和應世的手腕，不是光教教跳舞，唱歌所能了事。席女士這件事，雖然真相還不甚明瞭，總是閱歷少太大意之故。不然，自全的方法，補救的時機，想必很

多，何至於委委屈屈地犧牲了一個前途洋洋的生命。這實在是件極慘的事。今後教育家，實在要注意這個教訓。

第三，女子獨立是必須做個強硬人。何謂強硬，就是能處社會，也能解決自己，任天大的煩悶，總有方法排除彼。中國舊話「能處逆境」，西洋話「能戰勝境遇」。若不然。中國這種壞社會——而且急忙萬不能好——碰碰自殺了，撞撞丟命了，那還是甚麼獨立。中國婦女，自來對死容易下決心，事情沒辦法，就是一死，或着了羞憤，也是一死。其所以如此，就因為沒有那種強硬的鍛鍊，所以不堪受環境的壓迫。就拿席女士的事說，我們實在可憐伊，也實在怪伊為什麼因五千元之故，就如此一死。再據兩方的看來，那邊已經約下分期付款，何以還必定拚命。這其間如果沒有另外的重大激刺，或者竟是神經衰弱過度。因為神經質人，最受不住精神的壓迫。然而若是生理上有致死之因，也是教育家負責任的。

說到這裏我要發幾句狂論了。我所謂女子教育的缺陷是什麼呢！就是現在的教育，並不適於養成獨立服務的女子。

現在的女學，或者竟是一種裝飾教育，或者是一種娛樂教育。因為學校只教點紙上的技術和一點科學，否則一點游藝。生活標準都是中流以上，對於練人一層，不用工夫。自一面看來，或者是專造就文明家庭的主人，不是養成在社會上獨立奮鬥的女子。

中國女學發達未久，上學的人大概本是中流以上家庭出來的。中國好家庭，本來嬌養女子，不担責任

，不懂世故；加以女學校並不給伊入世的智識，處人的方法，和安心立命的勇氣。那麼何能希望女子在社會上成功呢？

內地舊家庭內，有許多可以崇拜的女性，那種惘愊無華安貧若素的態度，相夫教子終身不倦的精神，和那持家隨嚴一毫不苟的德性，處世接人不亢不卑的品格，實在有令人可佩服的。現在新教育，就文字智識一層論，比舊日强的多，但說到這等地方，反有時遜於內地的農婦。女子教育家們！中國社會是萬惡的。這種惡靠法律糾正是無用的。因爲法律是一種形式，犯了形式算犯法，並非做了惡就算犯法。所以西洋那麼法律完密。還是罪惡不斷。以中國女子論，如果要獨立，要服務社會，必須自己奮鬭，換言之，是憑着自己綿密的注意，堅强的人格，豐富的常識，謹嚴的品性，去戰勝社會。所以女學教育，必須補足現在的缺陷，從鑄造人上用工夫，必須在嶄新的科學教育上，加上內地老農婦辛勤處世樂天知命的一點精神。這個在上海女學校，是尤其必要的。

席女士可憐的很，但盼望永不再見第二幕這樣的悲劇。至於使席女士死的惡社會，我想將來總可望以公論慢慢改造彼。我現在單爲未來之計，願女子教育家都紀念這個青年女子的慘死，而求得一點活教訓。

中華新報說的什麼話？

黃青華女士

中華新報「婦女與家庭」欄，載一篇「女子教育的缺陷」。他的立論，可說是完全錯誤！他原文的一節是

：

「……就拿席女士的事情說：據兩邊的話看來，總是女士自己願買股票。這個悲慘運命，總是這一念造成的。依女士家人講，沒有得到股票，實則去年那個大風潮，拿到股票，也早完了。……」

這篇稿子，署名的是「孟詞」。但是我們一方面要聲明「孟詞」的錯誤，一方面就要攻擊中華新報編輯「婦女與家庭」的記者！

因爲作者有了很大的錯誤，編輯人應該給他改正，不改正就得叫編輯人負責任。

我們應該知道：席女士的買股票，是誰引誘伊的？誰勸伊買的？誰給伊代買的？以各報上的論調記載，可以證明是湯節之引誘伊買，勸伊買，給伊代買。這種一時辨別力錯誤的時候，休說女子，男子也常有的，這就不能責備席女士；並且不能說此次悲慘運命，是席女士自己造成的。

悲慘運命的造成，各報都已說過，昨天小申報上專載此事，講的很詳，本報的本埠新聞也特闢一欄，收受這項來函。大概都說湯節之既不還五千元，又要席上珍嫁他作妾，才造成這悲慘運命；起初買股票，也是湯節之所誘惑的啊。

中華新報又說，「碰碰自殺了，擂擂丟命了，那還是什麼獨立，……（中略）就拿席女士的事說：我們實在可憐伊，也實在怪伊爲什麼因五千元之故，就如此一死？再據兩方的看來，那邊已經約了分期付項，何以這一定拚命？這其間如果沒有另外的重大激刺，或者竟是神經衰弱過度……」

這一段議論，又完全錯誤了。一個人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怎肯自殺？自殺固然是卑怯行爲，但是如今的社會上，能給女子眞正良心上幫忙的，能有幾個？伊就算不自殺而奮鬥了，我以爲平常所見的種種事情證起來，伊也不見得有効驗。如今伊死了，稍有良心些的人，總要給伊伸冤，否則也得說句公話，像「孟詞」像「中華新報記者」却還要攻擊很冤屈而死的席女士，責備伊不應該自殺。這種論調，輕些判斷，是一種錯誤，重些判斷，是沒有天良啊！伊的自殺，照情形推測起來，一半在五千元，一半在湯節之要娶伊作妾的一種侮辱。我們中國人在名節上，很看得重的。雖有人主張破壞名節的，但是一個人能尊重名節，守身如玉，總是極好事情，伊是守身如玉，所以聽了這「你嫁了我罷」一句話，認爲極可恥，再加了彼騙了五千元，所以就憤而自殺。中華新報怪伊爲什麼因五千元而死，觀察太不精密了。至於說分期付款一節，湯節之所出的憑據，伊以湯節之屢索不付的事實來引證，知道是一紙空文，又加了被湯侮辱，自然要憤然自殺了。你們想席女士受過教育的人，還不免自殺，那麼換了一個舊式婦女，怕自殺得更早了。伊何嘗是神經衰弱過度呢？只怕是說這句話的人，却神經衰弱過度了罷！如今各報上都給死者說公話，獨中華新報攻擊死者——間接可以減輕湯節之的罪——這是什麼理由？什麼良心？

以上兩種論調，根本上哪一面强固，閱者自然一看便可知道。伊席上珍底自殺果如查孟詞君所說是教育底之陷麼？果如黃靑華君所說死了總是「爲不得已」的麼！我以爲這都須從誠明的事實斷定，不得憑空臆斷。我們現在盡我們底力量，搜求事實，誰是誰非，且等我們能夠有最後的決定時再論。

而湯節之君係商報總理，上海報界都與有好意的或惡意的關係，因此我們看言論都須格外愼重。這是中國報界相護相詆的黑幕，我們閱歷稍淺的，看此情形眞實歎息搖頭，不能自已

梁道又記

長沙袁舜英女士自殺事件

長沙周南女校學生袁舜英女士投池自盡一事，本報已兩次登載。這件事底背景，非常陰慘：婚姻專制；教育畸形；離婚不自由；男女不平等；再加上什麼私利心……虛榮心種種惡魔，使人道日就汨沒，柔弱者除卻一死，更有何法。我認此事為研究婚姻問題，男女問題，社會問題者底重要資料，所以再把湖南來的一信封信，登在這里。

（力子）

李振鵬，家住長沙護犍鄉鵝羊山地方，是一個大家庭的組織。他底父親卓吾，行四；他底叔父保吾，行五；卓吾和他三位老兄早已死了；現在的家務，都歸保吾主持。家產，除田地之外，有三個布舖，兩個在靖港，一個在省城，都是卓吾一手創業。有人說：他家裏有一千租水田，但都是新買的坑田，並沒有成畝數的。家裏有幾十人吃飯，但是每年也很有贏餘。

振鵬底母親，年紀現已有六十多歲了；膝下只有振鵬，所以很姑息他。振鵬性情粗魯，對於他底母親同叔父，每有橫暴的舉動。他進雅禮大學校，一切的用度，都是他叔父供給的。近兩年，受該校校長美人盆保耐氏底聘請，充當書記，每年有兩百元的進款；但是他每年在家裏，還要支取三百元左右，總能夠供他一人一年的揮霍。（按雅禮學校底中學生，每年要花一百七十元，大學本科，每年只要百元上下

便夠了，李宏本拜生）他每年用五百元，總算不少；他還要常常和他底母親及叔叔起衝突，說錢不夠用。

振鵬在高小讀書的時候，由他底族人某做媒，與袁女士舜英結婚，結婚在民國四年九月裏，他夫妻間是很和好的。振鵬底母親，因爲年老，很想得個好媳婦侍奉。女士性情溫和，也很得姑底歡心的。四年到五年，過的是很安樂的日子；五年下半年，因振鵬在城裏讀書，眼界漸高的原故，所以他夫婦間便麼有小衝突了。

民國六年七年，振鵬暑假回家，對於女士，狠嚴厲地督責伊讀書。女士並沒有開過眼，識過字，資質又不甚聰明，自然是覺得讀書有點苦。振鵬對於女士，不是惡罵，便是狠打；女士並無怨言怨色，只好背地哭泣罷了。

民國七年八年，振鵬送女士到霞凝市李氏族立女子職業學校去讀書，該校底辦法很好，伊在學校裏也讀了兩年多的書。到民國九年(今年)，振鵬想女士進城求學，他底母親不願意，曾勸他說：『我家裏有幾十人吃飯，食用浩繁，要供給你讀書，又要供給你妻子讀書，那是難做到的事呵！你莫逼迫你妻子太厲害了，恐怕有別的變故。媳婦底性情又柔順，諸事都好，不過少讀幾句書罷了。至若講到讀書，並不是一天就可以讀好的。你日夜督責伊苦苦地讀，於他底身體也大有妨礙呀。……』振鵬當時也沒有反抗他底母親的言語。

但是從此以後，振鵬對於他底母親叔父，更不相得了；他因此又遷怒到女士身上，見着伊，便怒目相待，背地裏便揚言退婚。有一天，他在他親戚家，見着女士，一兩句話不稱意，他便將伊一推，大罵道：『這種舉動(鄉裏大娘的樣子)，這種言語(不能說要皮西提)，不願和你做夫婦。』女士也無言可說，仍惟以一哭了之。

民國九年下學期，振鵬無論如何，必定要女士進城求學。他底母親叔父都不肯，於是乎大起口角。他底表兄某，從旁勸解，調停底結果，學膳費由振鵬自備，(聽說後來他叔父又備了一百元的學費交振鵬)女士便決定進城讀書了。當進城的那一天，雨很大，女士全身都打得透濕；進城的第二天，便送到周南女學考試，女士因感冒風寒，腦筋昏亂，僅作日記一篇，學校裏便把伊編入四年級。後由振鵬再三向學校要求，改入五年級(即高等科一年級)

振鵬送女士到周南時，親向該校校長朱劍帆先生請求說『他底家道貧寒，不免學費膳費，伊便不能讀書。』朱先生是一個少有的慈善家。以前又聽說振鵬的英文非常高明，便對他說『你能在敝校盡義務麼』？振鵬便歡天喜地的答應了，不上好久，他忽然把學膳費交清(或者是他叔父錢到了的原故)，學校裏也不能不按月送薪水把他了。

女士進周南女校的時候，振鵬曾對某人(名不宣布)說：『我底婚姻，是惡社會鑄成的；我不久要留，前途正遠；伊呢，我何能管得許多；但我是基督教徒，(曾當過雅禮學生青年會的會長)離婚是教中所

不許的，我祇能等伊學點本領，讓伊弄伊的去罷。」

當女士進城求學的時候，振鵬對伊說：「你不要再學那鄉裏大娘的樣子，總要學城裏的女學生。」又說：「你當要注重英文」。他和伊製了三四十元的衣服，想把伊裝飾起來，做他那大學生底大面子。可是事不湊巧，忽然被竊賊偷一個空空如也，（周南開學時，有一回竊案，把一個姓吳的花匠拿到警察局裏，後文未詳）

女士入校的前一天，振鵬便嚴加訓斥伊說：「以後不許你出校門一步，禮拜日也不准出來，以後有事，不許當面對我說，要寫信告訴我，不要失我底面子；還有一件大事，你明年再不能說愛皮西提，我便不要你做堂客了。」（女士曾向其先生言及，但我是聽見伊親戚說的）女士都勉强答應了。

女士貌僅中姿，（面有黑斑，想係驚假生瘡子的原故）一雙小脚；入校時梳一個巴巴頭，後來改梳辮子，又改梳髻頭，都很不自然的。性情自然是柔和的很，讀英文特別發憤，讀書也用死功。據伊底親戚說：女士在鄉下的時候，很精於刺繡，並帶有許多的學徒，頗能自給。像這樣的女子，總要算庸中佼佼了。

周南女校，每到開學的時候，便要在老學生裏派一個新生招待員；關於新生招待上的事，（如代領書籍代定床位等事）都由伊一人經理。朱超女士（校長的姪女）是校中高級底優等生，擔任這個職務。袁女士從鄉裏初進城，諸事外行，朱女士很可憐伊，很招待伊。振鵬教朱女士的英文，他便和朱女士說：「

我底表姊妹袁舜英，請你好好替我看看。（當袁女士未死前，周南女校底多數人但知伊是振鵬底表姊妹；後來振鵬對女士種種行動，朱女士不獨不知，并且也是朱女士所不及料的，不想振鵬逼死袁女士的一封信裏，胡言亂語，牽涉朱女士，這卻是要詳細申明的。）

陰曆九月初旬，袁女士因娘家底父親病得很兇，不能不回家省視。當回家時，用電話告知振鵬，並親往雅禮求見，卻得了一個不在家的回答。女士下鄉不幾天，隨即進城讀書，振鵬到學校教英文，已經下了講堂，女士只問他：「我在鄉下來，想和你說話，好不好？」他一衝便走了，接著，便寄一封信把學監陶斯咏女士，陶與教務長校長商量後，一直到第二日傍晚，女士從伊底姊姊家裏回來，陶等伊吃完了晚飯，便問伊說：「你和李先生是表姊妹結婚的麼」？女士說：「不是」。陶又問：「結婚幾年了？」女士說：「多年了」。陶說：「李先生不顧你和他直接交涉，他發你的氣。」女士說：「壞了，我知道是壞了。」陶說：「不要緊，我和你向他解釋，並且說你以後再不如此了，他如果還不理會，我們都不答應他。」女士說：「你老人家肯進言就好哪」。陶說：「他有一封信給你，你定一定神我把你看。」

原信如下（見十月二十一日民治日報）

英瓊。敬啓者。你以後有事可寫信把我。請你告訴。「朱超女士」凡點可告訴我。就可告訴「朱超女士」。由朱君可再告我。你今日從家裏來。你有甚麼出色的事跑到講堂裏來。你曉得一些學生在那裏。我如何同你說話，你失了我的面子。你總不知事。你曉得那個是先生。那個是學生。你下次要再如此。

就請你下鄉。或者我就辭職不教了。我在省裏朋友太多。事情也多。你有事可請別人間接說好。直接與我說。我實在不喜歡。你要君子些。請你寫信告我。也不是到講堂裏來有拿的。你有多話說。也可以寫信。也不能到講堂裏來說的。你進周南。我已說清。能改良就好。不能改良。頂好就回家去算了。此問近好。

你的兄弟字　十月十八日

（按此信已載昨報，惟稍不符處，故重載於此。聽說長沙週刊將發行特刊號，並印有該信底照片。）

女士看完信，連說：『壞了！壞了！就是這件事壞了。』說罷，便痛哭起來。陶說：『不要緊哪，你同到我房裏去溫英文，我仔細告訴你，好不好？』女士說：『陶先生！我不好過！並且這功課我也讀不來；我要求我底丈夫放我到自治女校去。』陶說：『你不好過，你便去睡一睡，我等一刻來看你。』女士便自去睡了，點名時便失蹤了。（投池自盡各種情節，已齡見本報）

女士死的第二天清晨，周南女校高一級學生周杰在校中的塘邊，看見一點白東西，（女士死時着青衣白汗衫）伊便用竹篙去撈，只撈得死屍的腦殼一翻，伊便大哭起來，拋了竹篙便跑，登時校中大亂。振鵝來了，他用兩個人扶着走並不哭泣。他對陶學監第一句話，便是請求毀滅逼袁女士自殺的信件。第二句話，便是請求檢查箱篋。那時候，那封信已被袁女士扯得粉碎，拋入字紙簍中，被別的先生拿去了。所以學校裏和警察，便都允許他檢查箱篋的請求

女士死了，振鵝在塘邊見了伊一面，以後便都在教務長室裏坐談。女士底姐姐來了，也祗對着伊屍哭

了三聲，以後也沒有再見伊了。振鵬對人說：『伊既要死，應該死在鄉裏，(在省又疾時死)不應該死在城裏，死在城裏丟我底臉。』

女士死的第三天，伊底兄弟來了，是一個鄉下作田的；夾衣單袴（灰色），有鞋無襪，撫屍痛哭道：『你就是這樣死，我如何悔得了！你要遲兩天來就好呵！現在你媽媽在家裏哭得直板呵！』又對人說：『伊性子素來是好的，哪知道今天這樣强！這也只怪得伊（大約是命不好嗎），如何怪得他老先生（指振鵬）呢』？

當運柩下鄉的時候，振鵬並不想隨柩下鄉，後由戚友勸告，方才允許。同志有人問他，『女士底兄弟是誰？』振鵬說：『我不認識』。伊兄弟連忙走向振鵬的前面，對他說：『先生如果不得空下鄉，求先生帶信下鄉，殺隻把小豬祭一祭，多燒點紙錢，擡幾天幽冥鐘，盡你們夫妻底情義；保佑先生指日高升，我也很感激你老人家呵！』……

雜錄

俄國與女子

震瀛

(1)蘇維埃俄羅斯的勞動女子

希運女士Helen Blonina原著　震瀛譯自Soviet Russia

在於資本制度的時代，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婦女，對於社會和政治的生活，完全隔絕，——一由於有產階級家庭制度的遺傳，二由於當時政治的專制。我們要謝謝政權入於蘇維埃派的手裏；在工界中，發生了許多複雜的建設問題，非常艱巨，而女工比較男工，對於建設事業，尤為無經驗。要指導女工對於工作能夠成工，就不能不先行實習，第二步才指導他們的精力，最適宜於那一種工作。

更要用新宣傳的方法；進行的方法，各種新問題，又要適宜於農工的女子心理上特別的地方。女工並且對於勞的有關係的事業，也要熟習。實行宣傳，直接行動。

女工代表大會已經成立，對於這些事務，大有助力，這種代表大會，由各城市工廠中開大會選派代表做成的。他們教導女工怎樣來實行蘇維埃的事業，怎樣使用他們的革命精神和毅力來建設普通無產階級的戰爭和建設的事業。由別一方面看來，他們聯絡女工和蘇維埃各種制度，是不可少的關鍵。

這種代表，分為隊伍，各司其事，蘇維埃制度中如公益，勞働，教育，和衛生各部，幷且幫忙創造，考察，管理家庭，幼稚園，各種小學，公共食堂和廚房等，由他們調和紛爭，分發和支配學校的衣服鞋

帽等；考察監工；援護婦女和兒童的工作法。他們對於醫院救傷的機關。互相聯絡；看護傷的病的人；考察藥房，警察署，分派薪金；并介紹女工的職業，管理生產的方法和進行。

他們的責任，關於各部的活動，許冊教育學校的進行，誘導蘇維埃的進行，（如社會事業，家庭教育，赤軍和衛生的事業。）各代表同時繼續在工廠舖店作工，并佈告他們的進行事業於選舉者，又在工廠中組織委員會，管理女工在工廠中一切事務。

各代表在蘇維埃和共產黨中各務，都有直接的聯絡，（如燃料局，衛生局，食糧局，救傷，消疫，糧食等事。）代表大會每月開會由二次至四次。最近莫斯科各城，代表的基礎已訂定，每二千女工選派一代表。在這個辦法，代表大會有了標準，女工活動的範圍越廣，對於蘇維埃和共產黨的新建設，日趨穩固。共產黨週刊已經表白很詳細。比方在莫斯科一城，每星期有一萬五千人入會，其中有女工數千，多由代表大會介紹的。

中立派的女工大會底活動，尤爲重要。各城，市，省，郡，每三四月招集一次。傳播的書籍和演說，繼續進行。各種機關報都有女界一欄。不管我們現在做的事業有沒有錯，但比較從前已大有進步了。這是我們希望不及的。

一年前只有很少數有覺悟的女子，其餘雖然有革命的精神，而對於組織覺悟上，是絕對沒有的。現在已經有很大的覺悟團體，爲共產黨的黨員。一年來對於蘇維埃共產黨的事業，已經很有希望。從前是漠

少實行活動的，現在女子已經有許多女工的著作家了。

現在女工的運動，無處沒有，在政治上占很大的勢力。在彼得格拉，莫斯科各省，成績已大有可觀。在彼得格拉的女工組織和覺悟，占全國最高的地位。各省都鬨風興起，成績也很好。在全俄共產黨大會，女工的組織，已有二十八省的代表，還有許多地方，雖然有同樣的組織，但不能派代表。女工的運動，已佈滿全俄了。

女工對於組織上和勞働上都有功效了。不管怎樣困難，已大有助於蘇維埃事業。而男工多赴前敵，抵抗敵人，而女工差不多完全替代男子。各種機關都有女工的位置。而女工更有充當軍人來攻擊「白軍」的。

（2）家庭和雇傭的女工

蕭瀛譯自 Soviet Russia

在共產黨的社會，家庭也可以保全麼？將來也能如今日的情形一麼？這些問題令勞動界的女子不安，他們的同伴男子也十分注意的。在今日這個問題，令勞働女子越發煩惱。近代人類的生活，眼見得日變一日，并不是奇怪的事。從前的習慣和風俗，都漸漸的不見了。平民的家庭，組織得這樣新奇，這樣出色，一天不同一天。我們也不能知得他變到什麼地步？但是就現時事實而言，在蘇維埃的俄羅斯，離婚的事情，比從前更覺容易。自從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國民委員大會頒發離婚布告之後，離婚這件事，已經不是為富商貴人的專利品了。勞働的婦女，也不復如從前的時候，月過月，年過年，也不能求得

一張離婚的保證書，令他們能夠自立，脫離他們的兇蠻和酗酒的丈夫，終日裏罵他打他的冤家。現在的時候若是想求離婚，那離婚的證書最久不過一個星期，或是二個星期，便可取得。因爲離婚這樣容易，一方面很受一般婦女歡迎。他們無限痛苦的婚姻，從此可以解脫了。但他一方面也嚇怕了無知識的婦人；那不能自立的，爲尤甚。他們以爲他的丈夫是他們唯一的『供給者』。他們的生活，全靠着他們的丈夫供給。不知到現在的婦女應該自己供給自己。不論在何處，也不應該倚賴別人。他的自己不是屬於個人的，是屬於社會的，國家的。

家庭的真象；我們也不必代他隱諱了：往昔的時候，所謂正當的家庭裏頭，男子常是萬能，女子視爲廢物。女子的方面，沒有他自己的意志，沒有自己的錢財，沒有自己的時候。簡直是『俯仰由人』，『依人爲活』；如寄生蟲一般。這種家庭經了日日變遷，已經成了陳迹。這樣情形我們也不要驚怪。我們深信萬事萬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現在如此，日後亦是如此』。這句成語，實在繆誤得很。我們試把舊時歷史一翻，便知道無論什麽事物都有變遷的，什麽風俗習慣，什麽政體，什麽道德，都沒有鑄定不破壞的。就人類生活史看來，各時期中，家庭的形式，各期必有不變動；今日的家庭，比之往日，就見大不相同了。今日所見的習俗和往時的相差很遠。古時有一種家庭，人人都視爲正當的，就是 Generic 公共的家庭，這種家庭，母親就是一家的主人由子孫直到曾玄都附屬於這種家庭。族系的 Patriarchal 家庭，也曾視爲唯一的模樣。在這家庭父親就是主人。他的意志，是妻子家人的法律，現在這種家庭，在俄

國村落農夫家庭中，也是常見的。他的家法和道德實在不同城市中的工人。國內的城市，平民已經解除了許多習慣。家庭的形式，家庭的習慣，各族有各族不同。例如土耳其，阿拉伯，和波蘭來的人民，法律都准一個人娶幾個妻室，至到今日，也有許多種人一個婦人同時可以嫁幾個丈夫。現在囘教的道德，也許一個男子娶一個女孩爲童媳。還有些種族，以一個女子有許多情人就算是無上的光榮。且把手環脚環的裝飾品戴在身上，表示他的情人的人數。環數越多的，他的聲價便越高。這種習俗很足令我們奇怪的，我們視爲不道德的習慣。在其他種族人民之中，常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們反視我們的法律和習慣。是罪惡的了。所以家庭更變到沒有往日的形迹可尋，男子與婦女之間，發生了許多的新關係，通通都不要我們大驚小怪了。我們只要問：「我們的家庭制度怎樣變遷，男女的工是怎樣，男女的農民又怎樣，他們的責任和人權，最適於新俄羅斯的生活，因爲我們現在的蘇維埃俄羅斯是工人的俄羅斯」麼？凡事能夠適合於這種新制度的定要保存；其他一切陳腐東西，遺留於人間足以爲害的如大地主和資本家的奴隸生活，便要完全推翻。而這些治人者是平民的大敵，也要根本剷除了。

從前的家庭爲什麼能夠保存，第一件是有爲夫的和爲父的供給家庭；第二件是家庭爲人人的安樂窩，第三件因爲兒女是由父母養育的，現在都爲國管理。現在還有什麼存在呢？現在男子不必完全担負家庭的責任了，他的女人也要做工，夫婦都有平等的量能。女子知到自己謀生，就是他的丈夫和子女都能夠供給。但家庭對於最幼的兒女還要自己保養。將來這一件事是不是應該由國家養育也要討論過。現在女

子對於家庭不是一件重要的責任，對於公共的幸福才是緊要的。

(3)蘇維埃俄羅斯的女工

震瀛譯 Soviet Russia

女工的運動在蘇維埃俄羅斯已成為政治中一重要的事情。而這種事情在彼得格拉，莫斯科各處，非常有成效。彼得格拉的女工，組織訓練，非常完善，而更有覺悟，為他處所不能及。各處的政府，實行這種辦法，都有成效。

女工對於組織事宜，有很好的成績，足以證明女子能辦事。雖然國難非常紛擾，已經幫忙蘇維埃政府不少了，如組織許多育嬰院，幼稚園，學校，公共食堂等等。工人要到前敵加入赤軍，保護蘇維埃政府，女工不獨能夠在工廠裏儘替代他們做工，并且在黨會中，和軍務也幫忙男子。那些女子願意執戈攻打「白衛軍」的，同男子一樣，人數也不少。

抵敵外患，女子的責任，與男子有同樣的價值。女子的地方，已經站得很穩固，隨時可以犧牲來戰勝有產階級。他們告訴男子，要赴前敵，不要內顧，他們自己能夠管理。所以當着丹尼金攻擊 Jula 城的時候，那里的女工開會決議宣言反對，如果丹尼金軍隊能夠入城，除非他們死滅。同時各城也有這種決議。

俄國全體女工起而反對丹尼金和殺丹尼。已經是盡心竭力來保護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政府在無產階級中已經是根深蒂固了。最沒有教育下等的社會也知到保護這個政府。有這種勢力的保障，可以證明蘇維

埃政府是不能克服的。

有產階級的女子，仇視蘇維埃政府，他們常常造謠來蠱惑社會，他們製造各種謠言，令人不能相信。去年春英法各國的帝政派代表偽造種種無價值的謠言，什麼蘇維埃政府把女子收歸『國有』，及『公有』。所以巴黎和倫敦的女子以爲蘇維埃政府是虐待女子，要求帝政派『老黨』克拉門梭（法國總理）來保護俄國女子。這種誣捏共產黨的事實已不只一次了。馬克斯不是在共產黨宣言攻擊有產階級的偽造麼？這種離間共產黨和女子的狡猾伎倆是不成功的。

(4)俄國『布爾塞維克主義』和勞動的女子

我們共產黨在俄國遇着這般非常困難的情形，事勢上現在不能把革命產生的佳境來佈告給大衆知道。我們現在全體奮鬥來保存這次革命，爲敵人拚命的攻擊；我們同時也要做些改造的工夫，才能夠把共產主義實現。因爲這些事業和奮鬥，非常艱巨，不能夠用全付精神來創造個人的新生機，爲從前所未有的。社會有新關係才可以創造和教育新人類。有許多人責罵布爾塞維克，——但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不過人云亦云，糊說人道罷了。或者有快一時的口舌，隨便批評，實在是毫無價值。只有很少的人們，能夠明白布爾塞維克對於改造事業上大有助於人道方面。在這次如火如荼的革命中，又因爲共產黨非常活動，就是下等的人民現在也有上流的人格，社會上創造了新生命，人人能夠變爲一個健將，充滿了犧牲的精神。而光明磊落的工人，更爲社會的眞正棟樑咧。

普通無產階級和農民中的女子，發現種種變態，尤爲有趣。他們從前的待遇，像禽獸一般，現已經明白自已是人類，平等的天賦人權。他們要加入反對資本主義的戰爭，并反對治人和被治的制度。勞働的女子和農村的女子對於農務大有助力。他們在於蘇維埃議會中，或高等委員會中都有他們的位置。責任并且很重，常常見有在前敵執兵役和看護婦的。中等社會的婦女和農家的婦女對於各種機關，非常活動。看護產婦，嬰孩，老人，病人，等，也很能盡社會的責任。他們在各種機關裏頭，如孕婦院，產婦院，育嬰院，兒童村，癩房院，休息區，學校園，公共食堂，茶室，醫院，老人院，幼稚園，圖書館，閱報室，宣傳區，傳播共產主義的理想和智識，各處都有女子大小團體活動；他們實在是這些建設的精髓了。他們所做的職業，又靈敏，又熱心，有創造的本能，和事物的常識。

在革命以前，女子沒有聽見共產主義的，有許多在獄中所辦的學校念書，居然能夠明白有關於共產主義的學理的著作。女子的精神和天才，自從革命以後，因有自由的活動，如急雨後太陽照着的好花怒放一般。這種新生機把無產階級和農家的女子打破了從前的迷夢；人人負担責任，實地練習，變爲革命的戰將，和共產社會不可少的工人，我們如果更小心考察蘇維埃俄羅斯的痛苦，艱難，和戰爭，而能夠保存他的命運和發展；這種豐功偉業，不能不算是他們的能力。布爾塞維克常常要用武力來剷除資本主義，抵敵全世界的反對黨；并且要救護本國的飢荒，厲疫。雖然蘇維埃俄羅斯是這樣困難，而對於發展未來的生機，已大有希望，人人都有自由的生機，無產階級和農家的女子統通聯絡男子共同工做；如果有

人要考察女子的事業，實在不知從那里起，到那里止。

現在莫斯科的哥撒克會議足以證明女界個人的新覺悟。女子也有代表到會，有同等的權利。這次革命把他們喚醒了，變爲戰將，爲工人謀幸福。這不是很大的改革麽？在革命以前，女子在哥撒克村中，只管理田園農務，如他們先祖一般。村外的事，他們便不知到了。如果有女子到城市間，便以爲無上光榮，或發生許多謠言。現在他們對於蘇維埃的會議有討論和取決權，由很遠的地方，不辭勞苦來到這個都城。他們頭一次坐於異鄉人的旁邊，談笑自如，討論問題，由始至終，沒有間斷；他們以爲是自己兄弟姊妹一樣，大家共同討論俄國最重要的問題。有許多特別的研究是由農家婦女得來的。表面上很像是假的，其實確切得很。

蘇維埃政府和革命，貢獻全體工人，用手工和腦力來創造，能夠爲社會謀幸福，和進步，所以他們都能夠獲得麵包，自由，尊貴，光榮，申言之，——便是幫忙他們創造人類生存的價值。他們協助的權利和義務，沒有什麼男女區別，——這便是俄羅斯的政體，這種協助，商店，工廠，田莊，都完全實行。

當着帝政的時候，女子不能參預國家的政事。上流社會的女子也不管國家的事情。從前女子的生涯大概是這樣。自從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以後，有思想的婦女，便共同担當事務。對於社會生活非常熱心。他們并在會場演說。但只有女子革命，有犧牲的精神，才能夠完全活動於政治舞臺上。革命運動和戰爭，是男女共同担任的。不獨是蘇斐亞，才能夠犧牲國難，還有許多俄國女子上斷頭臺和流於西伯利亞。革

命潮流一起，女子便極力贊助。無產階級的女子，同時活動于社會經濟的舞臺上。什麼同盟罷工等事，都有他們的份子。勞動女子死於革命戰場不可勝數。不過比較男工的數目，較爲少些，而實行解放的運動者，也是不多。十月革命以來，女子前赴後繼，總有達到目的的日子，個人的智育和體育，覺悟，越多，社會便能夠發達了。

(5)俄國赤軍中的女子　　震瀛譯 Soviet Russia (轉載維也納 Die Rote Fahne 雜誌)

俄羅斯的女子——農界的，工界的，——有產界的對於全國革命的運動，占很重要的位置。Amfiteatrov 是一個俄國的著作家，承認俄國女子的成績是很重要的，并考察俄國勞動界和有產界的解放，有這樣批評：「女子引導俄國的人民讀書和寫字，用最新的法子，擎極大的犧牲來開通民智。」俄國女子對於解放俄國的勞動界，有很大的勢力，這是真話。他們的堅決，希望，和犧牲的精神，完全趨於一種狂熱主義，能夠當着帝國的時候，經歷許多痛苦，違法犯紀，實行傳播各種主義。數百年來，女革命家，熱心毅力，親歷種種危險。組織祕密印刷機關，製造炸彈，圖謀暗殺(更有俄國種種特別的戰鬥方法，)在軍隊中傳播，在前敵執戈，無處不見有俄國女革命家，管理危險的機關，他們的犧牲和革命精神，能夠做別人的模範。

帝政消滅以後，女子毅力的革命運動，依然繼續進行。不幸爲有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所利用。所謂「敢死隊」全由有覺悟女子所組織而爲有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所愚弄，多用於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這種

反對勞働界革命的戰爭，保護有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持以武力的著名女子「敢死隊」已經完全覆滅了。

在有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時代，繼續有產階級的女子，就是無產界的女子，他們預備戰爭，決心革命的事業，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引火物。因為在彼得格拉附近 Nyborg 城，織造廠女工革命，有許多大工廠，相繼罷工，為布爾扎維克一九一七年十月大革命的工具。這種女子拋棄他們在織造廠中的職業，連羣結隊，衝入內城，為彼得格拉無產階級革命開始的先兆。

有許多證據足以表明為什麼俄國無產階級的女子會發現在赤軍中。但現在那里還沒有獨立的女子軍。當着全國募兵的時候，有很多女子加入後備兵中，同各處聯合，并派往前敵，女子軍同男同志，齊心協力，做衝鋒陷陣的大事業，勇往直前，同男子一樣。這種事業，平平穩穩做去。俄人沒有一個特別注意這一件事，也沒有獎勵他們的英勇。但這是人人心目中所承認的了。

女子軍大多數在於贊助的地位。萬千女子加入衛生隊。預先訓練純熟，才派赴前敵，在軍醫院裏頭，做看護婦。這種女子的衛生軍隊，在前敵供職，絕無一毫畏懼。他們不待軍營前進，——炮火連天，還沒有停息，他們便勇往直前，救助傷兵於戰場中，如是者，救了同志的生命無數，這是他們親陷矢石的了。

女子軍又做後備的事宜，——如供給軍需，轉運器械在兵工廠，郵政局中，供役差使，——各的都有女子的職任，幫忙來保護蘇維埃的勢力。沒有一個女子不願意出力來扶助戰事，因為他們知道保存無產

階級國家的制度，是他們萬不容辭的責任。

但還有許多機關中，如教育的事業，尤爲女子的專責。因爲赤軍中有圖書館，閱報室等機關，又有演講會，雜誌會，討論社會主義的事業和教育。這些機關最適宜於女子活動。這種女子在赤軍中的功績，不亞於男子，他們訓練，明白自己的尊貴，應該盡職來保護社會主義的革命。但他們也要明白他們這種光榮是從那里來的呀。

大城中如彼得格拉，與得沙，三馬拉，等的女子都有加入保護本城的機會。他們被招募來做帮忙的工夫，多數是替代男子執役，在工廠，衙署中的職業，因爲男子多已赴前敵了。自願從軍，保護無產階級的家庭，拏血肉來抵抗白衛軍。

女子的本能，也可以訓練成軍。兵役由於女子共產黨担當，一如他們的男同志。每星期有一二次見有男女兵士同在軍事區域中操練。各處勞働機關有千百無產階級的女子實行軍事訓練。在五月一日閱操的日期，隊伍中有許多嚴整的女子軍。女子軍隊保守城市，變爲日常的生活。女子也有做軍官的，在無產階級將校訓練學校中當教授。一九一九年冬，第一個女子軍官赴前敵，——爲一個少年女工，訓練許多女子後備軍。

俄國女工熱心盡職，有無限的希望和鎭靜。飢寒交迫，也不暇兼顧。如果有人危害無產階級的國家，他們就把家庭的事情拋棄了，來担當保護國家的責任，他們很願意犧牲來爭取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自由平

等，同那一班治人者一戰。他們回憶從前的專制　還是不寒而慄。因爲這個緣故，所以他們要在無產階級的俄國陣前宣勞，并担負軍役重務。他們不是爲保存資本主義而戰爭；如從前在中歐及西歐的戰爭；他們在於保存無產階級革命的效果。

奥國無產階級的女子又怎樣呢？他們知到自已所造的槍彈攻打無產階級的女子麽？她們知俄國的女子爲平民爭自由麽？

拏武力來摧殘無產階級的俄國，結果不獨摧殘人類一切自由，并且對於將來無產階級女子的自由解放，恐怕再過百數十年還不能復原。現在俄國女子是爲各國無產階級的女子爭人格，解放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度，而奥國女子製造槍彈來攻擊俄國女子，這無異自殺的政策阿！

(6)俄國女工的狀況

雲瀛譯(Soviet Russia 轉載維也納 Die Rote Fahne 雜誌)

當着這個專制和共和政體的過渡時代，有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在德，奥等國造成政治上女子的平等。但這是於個人管理家庭制度無關，反阻礙女子由紙上空談的平等達到實際生活的平等，只在於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才能夠廢除女子政治上的不平等。并且同時解放一切女子的壓制，

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全俄女子大會中，已經指明蘇維埃政府不但使女子在自治上和民事上完全自由，并且廢除兩性上，家庭上一切奴役。現在他們的進行，在於有具體的經驗這種情形。

自從十月革命發生後，蘇維埃政府也產生，社會上的女工不獨完全擺脫家庭上，和經濟上的陳腐制度

，并且大有助於社會主義的發展。他們的決議如下：

全俄女工第一次大會宣佈女工和無產階級的一切問題沒有特別不同的地方。各種自由都是跟着無產階級全體狀況的一個樣子。在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和共產主義的成功。

當着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現在還是在於發展的時期，要用種種方法來發展和保護革命的功業，并且實施社會主義的建設，一切男女的工人，要變成革命軍，爲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出力。所以女子對於革命的運動，齊心協力，視爲無上的天職。在國內或在前敵。或要執戈，或要做傳播的事業。并且宣言推翻老式的家庭，拋棄一切奴役，因爲這些事情都是能夠阻礙女工爲共產主義奮鬥。一方面廢棄舊制度，一方面創造新經濟制度。女工也很明白新制度，如社會支配，公共養育，公共食堂，非常活動 舊家庭完全消滅了。

因爲家庭中要女子做種種奴隸，所以女子在職業上不能同男子平等；更不能占社會生活的利益，所以身心的發展都比不上男子。要救濟女子這種禍害的法子，便要解放一切愚頑，提高他們的人格，同男子平等。頭一樣免了女子的家庭痛苦，便是有公共的食堂，由少數訓練的女子執役，供給大多數的家庭。自從無產階級專政以後，俄國公共的食堂增加了許多，我們奧國也實行，不過數目還是不多。女工對於各種制度，常常要改良。現在已經沒有革命以前的窮民院，只設立一種真正的平民院，由男女工人管理。在彼得格拉的公共食堂最爲發達。自從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概都用公共食堂，這就是表明人民都由市政

費發給糧食。在莫斯科一九一九年七月的佈告已有公共食堂六百七十九所，而數目依然加增。

如果女子是此以往都是養兒理家，不獨對於女子的運動，大有妨礙，就是經濟一事也不能獨立，長要倚靠男子。因爲要供給兒女的生活，就不能不俯首帖耳於婚姻制度，有許多緣故，都是剝奪他們的自由獨立。又因爲要產生兒子，便慘受各種殘酷的待遇。所以要女子獨立自由，像男子一樣，就不應該爲個人的侶伴，要爲社會的侶伴，由社會供給兒童。在俄國現已實行這種制度。自從一九一九年五月已經決令兒童由公共養育至十六歲爲止。在莫斯科，彼得格拉和各大城市，兒童的費用，都由國家供給。女子眞是擺脫了無限的痛苦，一切育嬰院，幼稚園，兒童病院，休息室。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增加了許多。各種機關不像從前資本社會的假仁假義，現在完全由工人設施了。其中的專門家，科學家，教育家，都由無產階級的父母延請。在家庭和學校中的兒童，他們的衣履全由國家供給。各種教育機關都是免費的。還有一層，女子更歡喜的是私生子和婚生子的權利完全是平等的。

如果一個囚徒，完全不知道有自由的，也會找一個生機，雖然不知道怎樣來打開監獄的門，也有人教導他了。雖然是女子受了幾千年的專制，什麼痛苦也慣受了。他們現在要同男子一樣的社會生活，建設新制度，完全由自己處理各事，大多數的女子已經有了覺悟了。俄國因爲農民大多數是愚蠢的，這個問題本來是不容易設施，最重要的手續，便是實行傳播。農工的女子都由蘇維埃傳播。社會部委員 Kol-ontay 同志說：『農工女子的代表在蘇維埃區域中分爲隊伍。他們協助來創造，考察，和管理嬰兒院，

家庭。幼稚園，小學校，公共食堂和廚房等，支配學校中的衣服和鞋帽，禁止兒童和婦女不正當的工作。」

現在俄國實在是由女子來建設新社會制度。而一切家庭和經濟的痛苦，俄國的女子已經擺脫了，將來發達到什麼程度，固然要俄國女子出力做去，但一方面也要靠着世界各國的女子來帮忙。如果俄國能夠同外敵議和，全靠各國勞働界的協助。如果俄國能夠實行女子解放的政策，我們一定知道俄國將來有很大的生機。

(新青年)

遊俄日記

英國許立屯夫人著

周國賢

克蘭爾許立屯夫人，(Mrs. Clare Sheridan) 是英國有名的女雕刻家。她丈夫威佛來許立屯大佐，已在大戰中陣亡。她是陸軍大臣溫斯頓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的第一個表妹；也是大文學家亨利乾姆司(Henry James)的好友，他曾寫過好多封極美麗的信給她。她雕刻的作品，有愛斯奎像，邱吉爾像，都是很有名的。一九二〇年九月，她同着莫斯科勞農政府總代表加米納夫(Kameneff) 悄悄地到俄國去，給李甯 (Lenin) 脫洛斯基 (Trotsky) 和其他勞農政府的領袖人物，雕刻半身像。一路來去，她做着日記，記她的一切見聞，都是很名貴的。下面就是她的日記：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一日——我答應了加米納夫的邀請，今天早上同他離開倫敦，往俄國去。有人和我說，護照局中一定不肯給我蓋印；此去怕要給他們當做間諜檢驗；英國和俄國的關係正很緊急，我是一

個英國婦人，萬不能去；況且我是溫斯頓邱吉爾的表妹，怕要給俄國留住了。他們說了一大堆的話，都是加添入的冒險性質，引起人的自負心，却也可以使人心中害怕。這些話要是真的如此，倒也不惡。但我決定仍要動身，得一張護照先到斯託克霍姆，(Strckholm 瑞典京城，) 加米納夫說，其餘的事都由他去幹好了。

九月十二日，在木星號船上——我們這時已傍培爾根 (Bergen) 的碼頭了。傍晚時，加米納夫在我的小艙中，和我一同吸着紙烟。我們討論哲學，宗教，和革命。很使我詫異的就是他不信上帝。他說上帝是一種專制，所以也恨着上帝，像恨別種專制一樣。然而他說話中也很讚美基督，因為基督主張人類中須得寬容和平等。又說富人要進天國，比了駱駝穿針眼沒有更大的機會。

九月十三日——從培爾根出發，一路是很奇妙的路程，所過的山嶺，都是皚皚一白的積雪。午後十點鐘，我們進了克立司興那城，(Christiania 丹麥京城，) 勞農政府對協約國議和代表李文諾夫 (Litvinoff) 來迎。我想像中以為他是個短小精悍面貌威嚴的人，此刻遇見了，却見他身材偉大，微微含着笑，甚是溫和。當下李文諾夫就騰出他一個祕書的房間給我居住。

九月十四日——克立司興那的新聞紙中登着加米納夫的小影和大號字的標題。有一張報中，說他同着一個婦人同來，長身玉立，態度溫雅，一手提着一個柯達克攝影機，一手帶着一匣子的糖果。她模樣兒不像是俄羅斯人，聽她說的是法蘭西話。我甚是快樂，因為見李文諾夫夫人也是英國產，我們的朋友彼

此都有認識的。李文諾夫夫婦都好客；他們待我像家人一般，也並不問起我政治上的意見。

我們續日的在克立司與那盤桓着，到一座小山上的無線電站去參觀，從那邊望下去有很好的風景。李文諾夫的四歲的長子梅歇爾我們同去。他很強項，兩眼中帶着野氣，模樣兒很足動人，直是唐那的洛名畫笑童的範本。他說道：『我父親爲甚麽做過激黨人？』他又喚他母親按電鈴召婢子來，勸母親自己不要做事。李文諾夫很愛他，常把他拋擲着，又使他翻身把頭立在地上。回家時我們都從山上跑下去。我很覺慚愧，因爲李文諾夫竟超過我。他是一個重身體的人，我又向來跑得快的，然而他跑後覺喘都不喘。

九月十六日——昨天午前八點三十分，我們到了新託克霍姆，瑞典左翼社會黨員弗力德烈史德勞海（Frederic Stronhead）來迎。這倒是一個很有趣的反比例，在從前幾年，我到這裏來時，總是那長太子來迎我，同我坐了他的御駕往王宮去。我走過那舊宮和向來熟悉的馬格闌太子妃窗外時，覺得心中甚是鬱鬱。當時我慣常坐在那裏，過去光陰，似乎已很遠很遠，也像在別一個世界中了。

我們坐了車兒到大旅館中，於是鬧得很不安靜。加來納夫被許多報館通信員圍了起來，都擱着要和他談話。他的同志們來了，有幾個只知道德國話。有的講着不規則的法國話，也有幾個在法國話中夾着瑞典話和俄羅斯話，使人聽時，頭腦也給他們搖動了。

就這些不認識的人當中，有一個人很卓立不凡的。他就是加薩諾夫，（Rjasanoff）是革命事業中一

最老的志士。他是個七十歲的老人，外形像希臘人，生着一雙鷹眼，一部鬍子很亂的簇起着。瞧去倒像是一個摩西神人，做着一種極兇猛的神情。此人為了革命事業，曾在獄中監禁過五年，可是不容易捱過來的。他很謙下，又很和氣，我也覺得他甚是可愛。

加米納夫守着他的話，給我設法弄到了一張伊索尼亞的簽字護照。我心中的焦慮就捺下去了。我對於進俄羅斯的恐怖，也不覺輕減了許多，因為在這斯託克霍姆所經過的事，很覺我四下裏都是朋友呢。

今天我通了個電話到王宮中，要求和長太子講話，加米納夫問我冒這個險，可打緊不打緊。他說太子見我同着他們一班朋友在一起，怕要不歡迎我，我卽忙申辯說他和歐洲一位最有民治性質的太子。奇山太子(Prince Gusay)當真詫異得很。他喚我午時去瞧他，說明此來原委，就在他宮中用膳。

我到了宮中，見甚麼都安排好了，仍像我往年來時一樣。但他在那很大的宮室中似乎很寂寞，四周似乎顫動着，不由人想起往時的情景來。他喚我把我的計畫告訴他，他聽得分外留意。他以為這事很危險，然而也只能聽我自己作主，不干旁人的事。他問起加米納夫是怎樣一種人，又問我在克立司與那遇見李文諾夫的感想。

九月十八日——日落時我們到了萊佛爾，(Rweval)以後的事，雲一般騰在我心上，不大分明。我們在這裏盤桓很久，又添了好多新朋友，回頭一望，有種種的感想混在一起，也分不清楚咧。在萊佛爾，從日落到夜半，加米納夫似乎有很多的事，參與好幾處集會，也有更多的人圍住了他。我們到一個同志鬧

的旅館裏去，要了一間房間，他的夫人給我們用晚膳。有一隻俄羅斯的銅茶缸，我們吃着冷的煙鮭魚，和尖劈的麵包。

加米納夫很懇切的和兩個同志談話，也不再留意到我。一個同志口講指劃的說着甚麼事。我們的主人是一個短小的人，神經很敏銳，把麵包捲做球，模樣兒很激動。加米納夫用筆記着，他夫人把好多話問我。……加米納夫忽的離了我們，又到那裏參與會議去了。

我喝過了茶，加米納夫十四歲的兒子亞歷山特勒來會我們，同我騎着馬到總事務所去。沒一個人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他們。走廊中聚滿了許多人等着。我被導入一間暗暗的室中，壁上裝點着李寗和脫洛斯基的小像，我狠寂寞的坐在衆人中間，又不能和人講甚麼話。多謝多謝，那加米納夫似乎受了天的差遣趕來了，問我在這兒做甚麼，就把我領到一間挺大的室中，裏邊人數更多，都是些高大威嚴的人，成了個圈兒圍坐着。他們儘在那裏會議，我恰恰帶着手囊，就取出文具來，寫了一封信給我的兒子狄克，又寫了一封給FE說明我為甚麼不能到卡爾頓去雕他的半身像，又說他此刻總已知道了。說也奇怪，這些人都不知道誰是FE，也不知道施密司，白根海貴族，國務大臣。財政大臣他們是知道的，却不知道有勞的大臣。不但這些人如此，就是加米納夫也不大明白。後來到夜半時，我們纔坐了特別花車動身往莫斯科(Moscow)去，車兒很大，坐了很覺舒服。

九月十九日——這一天是陽光明媚的日子。我坐着車一路的過去。我們在臨時造的橋上經過了陷飲很

深的河，當時宇特尼克（Yudenitch）在退兵時把原有的橋炸毀了，下邊河中遺留着殘石碎磚。我在車上都把那些殘蹟拍了照。

我們一行人中，除了加米納夫和他兒子，還有同志戈高夫斯基（Gukovski）（勞農政府派往伊索尼亞的專使。）和他十三歲的女兒。以外還有一個紅軍的兵士，他是特別給公使們開汽車的。他替我們鋪好用膳的桌子，同我們一起喫，吸煙，談論通常的事，又給我們撤去桌子。他說的話很怪，却也很簡單。他是一個清秀的少年，瞧他一張修光的臉和方方的顴骨，活像大戰中常見的美國兵士。

九月二十二日——我們在九月二十日十點三十分鐘到莫斯科。加米納夫的夫人到火車站來迎。夫婦倆操着俄羅斯白說了幾句[illegible]，我們便帶着行李入到汽車中。車兒飛一般穿過街道，汽笛亂叫，瞧那街道都已破爛，似乎經過戰事的一般。

我們到了克萊姆林（Kremlin）門外，取出護照受驗，車兒便過去。克萊姆林地在高處，控制莫斯科全部，有一座大宮，另外還有幾座宮，修道院和禮拜堂，被一帶大牆和塔堡圍住着。我們到時，陽光正照得亮亮的，那些塹金的圓屋頂，都在那裏閃閃地發光。不論瞧到那裏，都有塔堡和圓屋頂的影子。加米納夫住的所在，房間很簡單，却很寬大相稱。這所在以前是朝臣們住的。

我在克萊姆林住了三日，生了一種感想，彷彿是法蘭西路易十六世傾覆後住在萬歲里宮中似的。我心中很覺有味，只苦的不能說一句俄羅斯話，加着加米納夫夫婦都須出去做事半天，往往全夜不回來，我

就好似完全一個人過着日子。

加米納夫曾允許照顧我，只是身不由主。我們到的那天，他在午時出去，說兩點鐘中一定回來。那知直到晚上十點鐘，方始回來，急急的喝了一杯茶，又去參與那勞農會議，到早上三點鐘纔罷。

用膳似乎沒有定時。我肚子餓時就喫，他有了暇時就喫，那喫的東西委實惡劣極了，我不慣喫那黑麵包和那半冷半熱的乾飯。那時正在他們很困難的時代。我等得好生不耐，很盼望做事，但又無從着手。

日中陽光暖和時，我便和亞歷山特勒一塊兒出去，他和山爾奇脫洛斯基頑着足球，我便坐在亞歷山大紀念坊的石柱中間，沈沈地想，想這樣，想那樣，腦中好像成了個萬花鏡兒。山爾奇就是陸長脫洛斯基十二歲的兒子，闊胸直背，倒也是個很好的孩子。他直好似一個王太子假扮着農家子呢。

加米納夫反對我往旅館去，因為怕我太寂寞的緣故，但是後來也依了我的主意，今天早上，我們就渡過了河，到對岸的迎賓旅館去，正和俄皇宮遙遙相對。這迎賓旅館本是一個糖王的屋子，是徵發來的。現在有許多外交部官吏住在那裏，羅士丹(Bothstein)和美國財政家范特立浦(W. D. Vanderlip)也借住着。我有美麗的臥房和更衣室。那牆壁是綠石所包砌。聽去倒像是客室，不很像臥房。這屋中和糖王主有時已略有變動，裏邊有好的東西，也有不好的東西。那建築一半是近代的俄斯式，一半是德國和路易十六時代式。

九月二十三日——今天晚上，我應了一家同樂會的邀請，到外交部包廂中看一齣歌舞劇。劇名柯貝拉，演得很完美，音樂也極曼妙，我從來沒有聽得過。那劇場像我們倫敦柯文德花園那麼大，第一層的四周，都裝點着紅色和金色的包廂，全場都擠滿了人。座客中有好多工人，都不用納費，先期由劇場中把入座券發給幾家工會。

這些工人甚是混雜，大半把褂兒束在外面，皇家包廂中是給政府中一般委員和他們夫人們坐的，內中有一個人竟戴着布帽子。婦人們喫着蘋果。貼鄰的包廂中，有一個老婆子坐着，頭上兜着肩巾。

瞧那座客們，都很注意看戲。大家把肘兒撐在突出的欄上，眼注着舞臺，直要把那戲吞下去似的。四下裏沒有一絲咳嗽聲和低語的聲音。看到後來滑稽復活，變做一個機械的傀儡，纔聽得兒童微微起了一派強制的笑聲。全劇閉幕時，一般人都離了座，趕往前面接近舞臺的廊道中，向那些跳舞的伶人們瞧，讚美他們。這些人都很疲乏了，他們做了一天工，難得夜中樂他一樂，自然要盡興咧。

這夜我遇了一件意外的事，是和我們包廂一個外交部女速記生的交涉。她見我綴着共產黨的標記鎚鐮紅星，又帶着白色的手套。她說，這實是互相矛盾。白手套是貴族社會帶的。我說我心中崇拜共產主義，那就是了，不關我手的事，但她兀是不肯平靜，我只索卸去了手套纔罷。我這夜穿的紅色絨布裙子和紅色羊毛厚織短衫，心想帶一副白手套，也算不得過分呢。

我這一夜中，因為被那工人們久不洗浴的香味，腥結着逼在四面，可把我的樂趣，全個兒打消了。

九月二十四日——加米納夫有信給我，教我今天晚上到劇場中參與一個大會，坐在靠近舞臺的包廂中，纔能聽得清楚聽得清楚一些。他要把英國去的情形當衆演說。天下着雨。

我們一行人從他家中出發，已遲了一些，到劇場時，已經開會，只得入到從前俄皇坐的包廂中。這所在已擠滿了人，所有的椅子，早被土耳其人，中國人和波斯人佔去了。沒一個人預備讓座位給我，裟司脫范特立浦和我只索立了一會，衆人出入不定，那些土耳其人和波斯人很不耐的推開了我們，擠將過去。我血管中的一脈英國血，一時可沸了，萬不能把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當做兄弟般看待。

等了半晌，我和裟司脫范特立浦纔移到了靠近舞臺的包廂中，這裏也坐得滿滿的，幸而不是剛纔那一種人，看出去究竟也清楚一些。德國的女社會黨人克拉拉徐德京 (Clara Zetkin) 正在臺上演說，聽那聲音，似乎句句噴着毒液。說的德國話並不美妙動聽，一面還把一方挺大的帕子抹着那個醜陋的臉。她的嗓子提得很高，活像狂叫，我也只明白一些大略的意思。

於是脫洛斯基站起來，把她的演說辭譯成俄羅斯話。他是一個瘦削合度的身材，生着一副驍勇愛戰的面貌，瞧他一身，簡直充滿了魄力。一時這人山人海的屋子裏，靜靜的好似空無一人。他們都很注意，把全神聚在一起。

我立得很乏，又聽不明白，就離了劇場，那時只聽得屢屢提起邱吉爾和路得喬治 (Lloyd George) 的

名兒，接上一陣閧堂大笑的聲音，幾乎把全屋子搖動了。

九月二十五日——我到莫斯科後已過了一禮拜，却還沒有着手工作的機會，心中幾乎要失望了，今天忽任克萊姆林宮中許我佔了一個房間，做我工作的場所，又得了一張通行證，給我自由出入。

九月二十六日——今天早上，加米納夫通電話給我，喚我在三點鐘時到克萊姆林宮等齊諾佛夫（Zinov'eff）到來。他是彼得格勒勞農會會長和第三次國際勞工會議議長。我等得四點鐘，他纔來了，很忙，很疲乏，很躁急，他的外衣披在肩上。他竟沒有暇時伸手到衣袖中去。他撤下了帽子，把手指播着那黑色的鬈髮，其實已直直的豎起着，不算是鬈髮了。他很不安定的坐着，望上，望下，望四周，又望到外面。接着他纔取了新聞紙瞧，又不時的瞧我一眼，瞧我的彫刻怎樣進行。

我瞧他似是一個性質決斷的人。他的一雙眼和額角是一個戰士，那一張嘴却又像一個慣作嬌嗔的婦人。過了一會，他漸漸的安靜了，瞧完了報紙，也略略說幾句話。有時他仰後了頭，好似做甚麼夢。接着他又活像一個詩人。他的年紀，不過三十八歲。很奇怪的，這些革命家怎麼都是少年。

我瞧他的報紙，正看到米勒蘭接任做法蘭西新總統的一節，他聳了聳肩，說任是怎樣掉換，總也沒有甚麼分別；又說英國的罷工本定明天開始，却須延擱一禮拜了。他臨去時和我說，他很快樂，因為已看我彫刻他的半身像，以後還須給李寧彫刻。

九月二十七日——事兒進行得快些了，我的忍耐力總算得了報酬。今天石金斯基（Dzherjinsky）到來

。他是特別委員會會長，由我們英國人說來，直是紅恐怖黨的組織人。加米納夫曾向我講論他好多的事。文學家高爾基(Gorky)說他兩個眼中，有犧牲主義的結晶體在着。

他坐了一點半鐘，靜悄悄地不動，也不做聲，他的兩眼中，當真好似涵着長恨的眼淚，他的嘴邊却又帶着種溫和的淺笑。他的面龐很狹，兩頰下陷，顴骨却聳得很高。他全部面貌最佔優勢的，是一個鼻子，很柔嫩，又很有樣。那兩個沒有血色的鼻管，顯見他是很高傲的。他的出身是波蘭人。

這一點半鐘中，我一面工作，一面對着他瞧，頓使我起了一種奇怪的印象。後來我給他的沈默安靜壓服了，止不住破口嚷道：『你這樣靜靜地坐直，直是一個天使咧。』

我們彼此用德國白說話，却總不很純熟。他聽了我的話，便答道：『安靜忍耐是在牢獄中學來的。』我問他在牢獄中有多少時候。他答道：『居我現在的年紀四分之一，算來共有十一年。』

革命起時，他纔得了自由。我看像他那種人，並不是為了爭權利或是要佔政治上的勢力，纔去做革命黨人，他們不過為了人道主義和國家的進步，所以捨身起義。為了這偉大事業，有好多才人送入牢獄，耐受那鐵窗下多年的苦痛呢。

九月二十八日——午後齊諾佛夫又來供我彫刻，同來的有蒲却林(Bucharin 勞農政府教育總長)和培拉根(Bela Kun 前匈牙利的紅黨狄克推多，)我見了培拉根，大失所望，因為我平時理想中以為他一定是個魁偉奇兀的人物，誰知他模樣兒却委瑣得很。蒲却林有一部很齊整的小鬚和一張青年英秀的臉，倒

很覺動目。

十月六日——我剛完了齊諸佛夫和石金斯基的像，很覺沈悶不快，對於李甯也失望了。早上借着纖樓子消遣，密司脫范特立浦放聲讀着英國詩人白羅克(Rupert Brooke)的詩。兩點鐘時，我們屋中的總管忽地進來傳語道：『同志加米納夫有電話來，喚你明天從十一點鐘到四點鐘上李甯那裏去彫像，甚麼都預備了。』

這真是很好的消息，來得很突兀，我也盼望了好久啊。我以爲還須老等幾個禮拜，想不到却如此快。用過點心我就同外交部一個朋友到克萊姆林宮中，把我彫刻用品移到李甯那裏去。

十月七日——我那外交部的朋友伴我到克萊姆林宮李甯的辦公室中去。我們走進一扇專歸李甯出入的門，見有一個守兵守着，接着到第二層樓上，穿過好幾扇門和好幾條甬道，到處都有守兵，末後又走過兩個房間：坐滿着許多女祕書。到最後一間貼近李甯的室中，有五個婦人據了五隻桌子坐着，她們很詫異似的向着我瞧，但也明白我的來意，內中有一個對一扇遮着白毛布的門指了一指，我就走了進去。那門並不下門，我一進去，只晃了一晃，又闔上了。

李甯坐在他的寫字檯前。他站起了身，走過來近我。他那和藹的態度和溫柔的笑容，頓時使人安心了。

他說曾聽得加米納夫提起我，我便道歉，說來打擾他。他笑着說上一回也有一個雕刻家來，在他這裏

盤據了好幾個禮拜，他很着惱，並誓以後不再遇到這種事。他問我要費多少時日，許我今明兩天從十一點鐘到四點鐘，倘能在電燈下工作時，還能許我三四個黃昏。我回說我工作很快的，不用這許多時日，他又笑着說他心中很愉快呢。

我的高座和一切用具。由三個兵士搬到室中來，我在左面坐定了。這是很辛勞的工作，因爲他坐處比我雕刻的泥塊低，他不大旋動，却又不甚安靜。但是四下裏靜靜的，他又不甚注意在我身上，我悄悄地不住的奏刀，直到三點四十五分鐘，並不休息，也不喫一些子東西。

在這時間內，單有一個人來訪他，但那電話機似是他最大的助力。他一聽得電話機上鈴聲響時，沈靜的臉色似乎立刻鼓舞起來，十分有興。他向電話機做着手勢，當這機兒明白他意思似的。

我說他辦公室中比別處安靜，接着又笑了一笑。他道：『你等着，怕要有人來討論政治問題咧。』祕書們時時取了信件進來。他拆了，便在空信封上簽了一字授與祕書們——我想這大約算是收據呢。又有幾起文牘送來給他簽字，他簽着字，却向別處瞧着。我問他爲甚麼都用女祕書。他說因爲男子們都從軍去了；於是我們就講起波蘭。

我聽說俄羅斯同波蘭的和約，昨天已簽字，但他却說沒有簽定，兵隊中正設法破壞和議，所以局勢很爲嚴重，他又道：『我們解決了波蘭的問題，便須拿住藍格爾(Wrangel俄國舊黨名將。)』我問藍格爾是無足重輕的，他說藍格爾這勢倒也有些利害，李甯的意見，和我以前所見的幾個俄羅斯人不同，他

們提起了藍格爾，往往輕鄙不屑似的冷笑。

我們又講到威爾斯(H. G. Wells 英國小說家。)他說曾見過威爾斯的嬌恩和彼得(Joan and Peter)一部書，只還沒有讀完。他狠喜歡開卷處描摹英國中等社會的情景。

他說起溫斯頓邱吉爾和他有關的事，我問他溫斯頓可是一個最可恨的英國人。他聳着兩肩，說溫斯頓的背後有大隊的資本家在着，也好說是兵力。

在這四點鐘中，他不曾吸過煙，也並沒喝過一杯茶，我工作從沒有如此長久的，到三點四十五分時，再也支持不下了。我又餓又乏，便向他告辭。他答應我明天改坐在旋轉的座上，給我看得方便些。我心想這事倘能順手，明天就能完工。我很望雕得完善。據我以前所見的幾個半常半身像中，還是我的像他一些。他生着一張很奇怪的斯拉夫人面孔，瞧去好像害着病呢。

我問他要英國的新聞紙，他給了我三份最近的日知報，日期是九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的。我帶了回去，一時俄國人美國人都搶着來看。我費了一個黃昏的工夫，讀那愛爾蘭叛亂和礦工罷工的新聞，倒像還是昨天的新聞，接着又讀那伊琳孟羅的謀殺案和白姆物格的離婚事件。好啊！倒使人覺得從窗中望出去，在天邊望見了家鄉咧。

十月八日——我又在李宮辦公室中開始工作，今天我一個人去的，帶着通行證走過那許多守兵眼前。我雖不必用攝影機，却隨身帶着，臂上搭着外衣，把來掩住了。

我不知道這天該怎樣着手。我須得坐在遠處摹他的面貌。我的好機會到了，因爲這時恰有一個同志來訪他，李甯面朝坐着講話，我便能在充足的光線中瞧見他面龐全部。那同志盤桓了好久，彼此興高采烈的談話。我從沒有見過一個人能做出種種的臉相來，李甯笑着，皺着眉，做着沈思之狀，又現着滑稽相，不住的變動。他的兩道眉毛不時抽搐。有時揚起來，接着又很可怕的蹙在一起，他似乎有意做着好幾種臉相給我選擇。

我等着，聽着，遲疑着，纔決意選定了一種。就是他揚眉時的那種神情，甚是奇妙。以前沒有人做這種神情，惟有他一個人有的。那同志去後，他就過來瞧我的成績，口中說着俄羅斯話，我只懂得一個字，說是『很好，』接着他又讚我能把他的性格雕刻出來。我聽了，好生快樂。

以後李甯便答應我坐在旋轉座上。他倒似乎很有興，說從來沒有坐得這樣高的。一會我跪在他眼前，從下面仰望他的面相，他臉上頓時現出很詫異很不安的神情。我笑問道：『你可是很不慣瞧我們婦人做這種態度麼？』

這當兒有一個祕書進來，我不知道他們爲了甚麼，都很開懷。他們操着很快的俄羅斯話，彼此講着，又笑了好一會。那祕書去後，他又很莊嚴的問我幾句話。問我在倫敦時可是工作得很辛勤的麼？我說這是我的生活。又問一天做幾點鐘？我說平均每天七點鐘。當下我就把所刻愛斯葵，溫斯頓，馬哥尼，狄克的半身像和我勝利像的照片逐一給他瞧。他說很不喜歡那勝利像。因爲我刻得太美麗了。我辯着說因

爲有了大犧牲纔使勝利顯得美麗，但他總不贊同我的話。他道：「這是貴族社會的美術，常注重在一個美容上。」我很兇猛的瞧着他，說道：「你可是指斥我的作品是貴族社會的美術麽。」

他答道：「正是，我指斥你。」說時，眼睛閃動着，取起一張狄克半身像的照片來。他又道：「我並不指斥你裝點這一張，但請你不要裝點我就是。」他又瞧到溫斯頓的一張。問道：「這可是邱吉爾自己麽？你可就把他裝點得利害，造作氣太重了。」他腦中似乎常有這一念在着。

我道：「給一封信我帶回去交與溫斯頓。」他答道：「我已由代表送他一封信，他却並不直接回覆，但在一篇激烈的報紙論文中罵我，稱我是一個可怕的東西，又說我們的軍隊是一隊「班西司」——譯「班而司」你們英國是怎麽說的？你可知道法國西話的「班西司」麽？嗄！有了，他說我們是一隊的跳蚤。我倒也並不在意，任他去說。我一壁心中還是快樂，因爲我的信挑了他的怒了。」我問道：「俄羅斯幾時總能講和，可能由英國的大選舉做到這一步麽？」他道：「現今沒有大選舉的消息，要是路得喬治（英國首相）眞的發起大選舉時，也無非反對鮑爾西維克主義，他也總能得勝。那資本家咧，王朝咧，軍隊咧！都站在他和邱吉爾的背後，做他們的後盾。」

我問他對於溫斯頓的魄力和英國王朝的權勢上可有誤會之處。他立時現着惡很很的神情，說道：「誰說英國王朝是不主要的，那國王很關重要。他是軍隊的大元帥，他是貴族的總頭領，他就竭力助着邱吉爾。」他堅持着這一說，狠狠的不容人辯論，我便也擱起不說了。一會他又向我說道：「你這回到俄羅

斯來，你丈夫的意思怎麼樣？』我回說我丈夫已在戰中陣亡了。他道：『可是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大戰中麼？』我道：『一千九百十五年，在法蘭西的戰地上。此外還有甚麼戰爭？』他道：『咦，戰爭多咧。我們就有好幾種，有王黨戰爭，有內國戰爭，有自衞禦外的戰爭。』

我們接着又討論犧牲和愛國的精神，英國就有這兩種精神，所以加入一千九百十四年的大戰，他便喚我讀巴比塞(Barbusse)的礮和克拉德所編小說，說裏頭描寫這兩種精神，十分神妙的。

那電話機又滴鈴鈴的放出一派可恨的聲音。他取出時計來瞧。她本答應我在旋轉座上坐十五分鐘，却不知不覺的坐了半點鐘。到此他就走下來趕到電話機旁。這也不打緊。好在我已劃好了重要的部分，一量尺寸也很不錯，將近四點鐘時我委實餓極了，便向他告辭。他很愉快，說我工作極快，又喚了個祕書來，和她評論着。他只是說好。我要求他喚人把這像移到我三十一號室工作的所在去。少停有兩個兵士到來，抬了出去。

我向李甯要他的照片，他着人取了一張來，簽上了名授給我，他又許我坐在旋轉座上急拍了三張照。我就匆匆的跟着那兩個兵士出去。到了三十一號室中，他們倆又到李甯那裏取了座子來。兩處相去很遠，他們甚是疲乏，抬完了東西，滿頭的汗已淌將下來。

我把一疊紙幣酬他們的勞，他們却不肯取。回絕我時，模樣兒很溫和，又很堅定。我做着手勢求他們收受。又吩咐他們守着祕密，但他們只是笑，又指點那佩着的共產黨標記，一壁掏出紙烟來給我吸，這

紙烟也是他們規定的口糧，很名貴的。

四點鐘時，加米納夫走來，他見李甯的像已刻成，很詫異。這時正在隔室中會議甚麼事，他便趕回去帶了幾個人來。一時來了八九人，有的頭面生得很有趣，有的不過是平常的工人。他們看了，就談論起來。內中有一人叫做加利甯(Kalinin)，是我先前見過的。他是共和國的總統，是農民方面推舉出來的。他這人倒也很可親近，也允許我給他彫像，只是今夜須到前敵去，十天後纔能回來，但也很願帶着我同去。他和加米納夫說我工作很快，到了前敵，很有幾個有趣味的面目供我彫塑，潘特奈將軍（Gen。Budenny）的臉更覺有趣呢。我答道：「我想在槍砲聲中工作，倒也是很奇妙的事。」

加米納夫答應在九點鐘時用電話告知我，十點鐘可能動身不能，唉！只爲那火車是專運兵的，可不能容一個婦人擠在中間呢。

十月十一日——早上我同着一個朋友到第三國際勞工會議總辦事處去。那邊是一宅美麗的屋子，從前是德國公使館，回來時和一個白拉勃諾夫夫人(Mme Balabanoff)同坐着一輛汽車，我曾時時聽得人家提起她。

她是一個身材瘦小愛虛榮的中年婦人，生着一張皺紋重疊的醜臉，但是人很聰明。我們一路到了克來姆林宮，我總下車，她和我說給李甯那班人雕像，簡直毫無意思，在她的意中，重在革命事業，並不重在個人。那最低賤的人爲了革命事業喫苦的，可也和那些立法官一樣重要，她又申明自己永永不願雕像

或是拍照。我李書不曾要求她供我雕刻。

她說我雕成了李甯的頭面，多分帶回英國去給那些好奇的人瞧。我忙說並不如此，英國華飛知道李甯的，已見過他的照片，我不過要把半身像代替照片罷了。她也憤慨的不贊成照片。聽她的意中，直要把人性改換一下子。我要下車時，她又向我聲明，剛纔一番激烈的話，並不是專對我個人說的，請我不要誤會。

十月十七日——午後李文諾夫趕來瞧我，他見我不給脫洛斯基雕像，很覺奇怪。我和他說脫洛斯基曾在旁的同志跟前示意，不願給我彫像。李文諾夫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他說昨夜曾遇見脫洛斯基，很有允意，并且要好好兒的接待我。當下他決定今天再去瞧脫洛斯基，倘已有了準備，就用電話通知我。

他去後數分鐘，忽又回來，雙手捧着甚麼寶貴的東西。却是一個蛋——一個母雞的蛋。他道歉着，說已確碎啊。據說這是男子送人寶貴禮物，我聽了好氣，用膳時，就把這蛋喫了。

十月十八日——午前十一點三十分鐘，脫諾斯基的汽到來接我，李文諾夫和汽車夫說先須同我到克萊姆林去攜帶一切用具。那汽車夫和我和一個泥水匠，恰在那邊做工的，一同取了我的用具裝在車中，我也上了車，車便開到離克萊姆林很遠的一個所在，多分就是陸軍部。

我沒有通行證，進去是很不容易的。那汽車夫進去和守兵爭論了幾句。我聽得他嚷着道：『是啊，這是一個英國來的雕刻家。』但那守兵堅持着不肯放行，直等到一個祕書出來帶我進去。我走過了兩個房

間，都是兵士和秘書；末後纔到脫洛斯基的辦事室中，我那座子泥塊和用具也一起送入，我心中不免懷着恐怖因為聽得他是個很強暴的人。我也知道他的妹妹。

我入到室中，忽地起了一種愉快的感覺。這房間很大，很相稱，很簡單。一面壁角裏靠近窗處有一隻挺大的寫字檯，從後背轉出了脫洛斯基來。他很歡迎似的和我握手，立時問我可能講法蘭西話。

他要助我把座子移在一個得當的地位。他又說要是光線不對，不妨把那寫字檯移到別處去。我喚他別動，不必着意我的事。瞧那兩扇窗中放進來的光線，當真不甚充足。只照見我工作的一面，其餘都在暗中。這房間瞧去又大又暗，倒能做一間很好的跳舞室。外面有白色的大柱子，可又妨礙我的工作，壞了室中的光線。

我見這所在難於工作，心兒不覺降了下去，我瞧他，他正低下身去在寫字檯上寫着字。瞧不出他是那一種面相。我對他端相了半晌，又瞧了瞧我的泥塊，於是我過去在他對面的一隻寫字檯前跪下，把下頷擱在紙上。他抬起頭來瞧我，眼光很莊嚴，很堅定。我也很莊嚴很堅定的向着他瞧。

過了一會，我覺得這樣面面相覷，可沒有意思，不覺笑了起來。我向他說道：『我望你若無其事的，不要當我在這裏瞧你。』他答道：『我原不在意，我倘要報仇，眼睜睜的瞧還你，也總是我得勝的。』說完，傳令生火，說室中冷冷的。其實並不覺得冷，很有暖意，然而生一個火也好。一個農婦頭上束着帕子，進來生火。脫洛斯基說他很歡喜她，因為她走路輕輕的沒有聲息，說話時聲調也很美妙。那時我要

來量他面部的尺寸。他道：『任你怎樣做去好了。』又和我說，他的面部是最不停勻的，這話當真不錯。他的鼻子倘能直一些，如此從額上下來就是一條極好的直線。他有一張肥厚的臉，直是一個邪神的模樣。他的雙眉翹在一角，面龐的下部又像聚在一處。他講話時，臉色似乎亮起來，兩眼都閃動着。俄羅斯境內大家知道這個，往往相問道：『你可瞧見脫洛斯基的眼睛麼？』他因此有「猿」的名稱。

他說日來並不很忙，因為目前正和波蘭議和，南方也有好消息來。我和他說前天也幾乎同着加利甯到前敵去，他願帶我同去。當下他就毫不遲疑的說道：『你可是要到前敵去麼？你儘能同着我去，』他又沈思了半晌，忽地問我道：『你可是在我們這裏外交部保護之下麼？』我回說不是。他又道：『如此你和誰在一起？誰給你負責？』我道：『加米納夫。』他道：『但是加米納夫已到前敵去了。』我說正是，他道：『如此你一個人在這裏了。獨在一個革命的國中，很危險的。你可認識乞吉林（Tchitcherin）的秘書加拉海（Karahan）麼？』我道：『認識，他住在我們屋中；李文諾夫也一起住着。』他急道：『嗄李文諾夫。我要通一個電話給他。』

脫洛斯基在電話筒中和李文諾夫說話，他說的甚麼，我不知道。後來李文諾夫告知我，說脫洛斯基問他我這人可靠不可靠，為謹慎起見，不如別同我到前敵去。李文諾夫給我說了一句好話。

四點鐘時，他着人送了茶來，和我一同喝着。他就把自己的歷史和大戰中放逐在外的苦況，一一講給我聽，又說後來革命發動，他怎樣坐了一艘中立國的船從美國回到俄羅斯來，又怎樣被英國人捉住了，

拘留在坎那大兵營中。他在那裏勾守了好幾個月，纔由俄政府請求釋放。他很恨着英國人，說不該干涉個人的行動，他既不往英國去，又並不從英國的領土上坐了英國的船動身；接着又道：「但我在那兵營中倒也不惡。那邊有好幾個德國水手在着，我就暗暗鼓吹。到得我釋放離營時，他們都成了好革命黨人咧，內中有幾個人至今還有信給我。」

五點鐘時我預備告辭。他說我模樣兒很疲乏，我說因爲在不充足的光線下工作，所以更覺疲乏。他提議借用電燈的光，就約定明天早上七點鐘再來。他把汽車送我回去，

十月十九日——脫洛斯基的汽車六點三十分鐘就來。這天下着雪，風也刮得很大。汽車上只有頂篷，却沒有 篷，我們在克萊姆林宮對面的大廣場上冒風駛去。我到脫洛斯基辦公室中時，已凍僵了。他取了一把椅子給我坐在火邊，等我暖和了，便把電燈一起旋明，開始工作。他道：「我們須像貿易的辦法，訂一個約，每半點鐘中許我休息五分鐘，到你身旁來看你的成績。」我答應了。但這五分鐘往往過時，我們一面談天，一面工作，全忘了光陰的過去。

十月二十日——我們聽得外國報紙中載着可驚的消息，說又有革命發動了，倘有這種陰謀，須得趕快提防纔是。鎮中張滿了布告，夜半以後，人民不許逗留在外。午後七點三十分鐘，我到脫洛斯基那裏去時，已近他的辦公處了，有守兵來攔住我們的車子，盤問一切。這一條街的全部，都防守得很嚴密。不免使人略覺害怕。我從到莫斯科來，本處處防着危險，却並沒有遇到甚麼。我正覺得莫斯科脫然寂寞，

使人苦呢。

晚上我問脫洛斯基有新聞沒有。他說德國的工人已投票議決加入莫斯科國際勞工會，這一着可是很關重要的，他說但是英國這一國，實是俄羅斯最大最危險的仇敵。我道：不是法蘭西麼？』他答道：『不是法蘭西不過是一個風狂淘氣的婦人，撒嬌撒癡的鬧着，然而英國——可和她完全不同的。』

當下我工作了一點鐘，他也不說甚麼話，只在寫字檯上看文牘。到黃昏將過，他纔到我身旁來立了一會子。忽地說我的姓許立屯(Sheriden)正和英國的名戲曲家利却德白林斯來許立屯 (Richerd Brinsley Seidan的姓字母相同的。我說我所嫁的丈夫，正是這位名戲曲家許立屯先生的嫡裔。他聽了很有興，說許立屯的劇本曾由行學堂會譯成俄文，俄國戲園子裏不時排演。

他又說起莎士比亞。他說英國倘不產生這些大作家，他的運命可就有限。我們對於拜輪(Byron)師梨(Shelley)都不佩服。他倒還贊美拜輪，說是個革命家。他聽我喜歡施溫朋，(Swinburne詩人)很表示詫異。說我對於世界未免依戀心太重，所以愛施溫朋的性靈。我答道：『一個人總有夢想的。』他歎了口氣，說道：『正是我們都有我們的夢想。』

那時去夜半祇有一刻鐘了。我很着慌的對那龜聽着問道：『那布告上不是說人民夜半不許在外麼？我可怎麼處？』他道：『我親自送你回去。』在夜半過後半點鐘光景，我們就出去。有一個穿制服的人到來，坐在汽車夫一旁。他手中帶着一個很大的手槍皮袋。過橋時有五個兵士攔住去路，那人便試着車燈，

把我們通行禮給他們瞧。這樣就耽擱了好幾分鐘。我向脫洛斯基道：『你把頭探到窗外去，說明你是誰好了。』脫洛斯基換着法國話低聲說道：『你別響。』我就悄悄地坐着，不再開口，一會，車兒也就放行了。

十月二十一日——今夜工作很好，我也覺得鎮靜了些，那困難已過去了。脫洛斯基立在燈光中，傳話與速記生，記將起來。這樣再好沒有。他臉上便有鼓舞的色彩，精神也注在一起。我把他一邊的面頰都刻好了。接着就回到那一邊。他笑着。又換了個地位立在燈光中，喚回那速記生來，故意再把旁的話說與他聽。那速記生去後，他又到我身旁來，看我的成績，我一面工作，他一面和我講話。

我講到我的事。他說我該留在俄國，再刻成甚麼大件的傑作，像我那個勝利像他很歡喜，定要留幾張照片 他道：『像他一個憔悴疲乏的人，却還拚命奮鬥着，這便是我們俄羅斯勞農國的比喻。』我回說家中孩子們沒有信來，因此必須回去。又向他說道：『我回到了本國，須得告知國人，使他們知道俄羅斯是怎麼樣一個國，很有偉大的思想。』他遲疑着說道：『你此刻這樣說，但你一離開這裏……』說到這裏斗的轉身向着我，咬緊了牙關，眼中霍霍地放出怒火，伸了指兒指着我面，恫嚇道：『你回到了英國，倘也像旁的人那麼毀謗我們，我便須趕到英國來，和你相見。他並不說怎樣處置我，但他臉上已現出一股殺氣。我只是微笑，說道：『好了，如今我已知道該怎樣把你介紹到英國去。』接着我又緩和他道：『我在這裏到處受了優待，那裏還能回去罵你們呢？』他道：『不必定是謾罵，就是妄加批評，也使

人不快意。要知一國在產生的當兒，不能沒有苦痛和恐怖，我們俄羅斯正在分娩時陣痛的時代。」

十月二十二日——我已雕完了脫洛斯基的像了，我工作到夜半過後半點鐘光景，大功便告成。聽去好算得傑作。他也這樣說；誰知又會受了一個挫折。在八九點鐘時，電燈忽地熄了。有一個祕書來點上了四枝蠟燭。脫洛斯基在電話機上得了消息，說全鎮的電燈都已熄滅。我很懇切的問他，可是又有人鬧革命了。他笑問着我可是希望有這種事。我回說使再革命，就不致像目前這樣寂寞之味咧。

在燭光下邊，我讀了十月四日倫敦時報一篇批評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社論。到電燈重明時，我就急急的工作，直忙到夜半以後，因為知道今夜是最後的一回了。我們臨別時，脫洛斯基向我說道：「我們一同到前敵去。」但我覺得以後永永沒有再見的機會。我很願在腦中保持這幽靜安閒的印象，以後好時常想起我們倆靜靜的廝守在一起，離着那像，室外有一個兵士，槍上加了刺刀，靜靜的守在門前。

十月二十三日——我們都很悲痛，因為那美國的共產黨人約翰李德（John Reed）害熱病死了。我們都愛他，也愛他的妻，她還剛到俄國來咧。我親去送喪。喪禮中並沒宗教上的禮節，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瞧旁人的模樣，都不覺得詫異，在我却是見所未見。他的棺木在勞工廳中放了幾天，四壁都張着很大的革命畫。葬的那天，我們都聚在廳中。那棺木高供在一隻台上，棺上堆滿了鮮花。來客很多很多，彼此低低的講話。我跟着衆人到墳墓旁邊，有一隊樂隊奏着送喪曲，也是我以前沒有聽得過的。他葬在克萊姆林宮的牆下，和他的許多革命同志葬在一起。背後的牆上，釘着一面紅色旗，上邊有一行金字道

「領袖的人物死了；但我們的革命事業依舊進行。」

一大羣的人緊着，這時已是演說的時候，蒲卻林和谷蘭泰夫人(Mme Ko'antai)都有演說。演說辭有英語，有法語，有德語；說的時間延得很長久，天下着雨和雪。

那可憐的寡婦雖已暈過去了，她的朋友們却並不送她回去。這真很難堪的，眼瞧這個臉色慘白知覺全失的婦人，靠在一個官員的臂間；他只注意着演說，並不關懷人生的痛苦。那許多聽演說的人呆立在那裏，不動聲色，也似乎沒有哀憐之意。我很奇怪這些俄羅斯人假面具似的臉後，到底包藏着甚麼呢。

十月二十四日——李文諾夫說他已和乞吉林(外交總長)說妥，喚我明天開始雕他的像。我並沒有要求過他，但是既已說妥，我也很願給他雕刻。今天天氣極冷。河水都已冰凍了。到處有孩子們在那裏跑冰滑雪車。邊路結滿了冰，滑得難走，行人不備冰鞋，就很困難。這裏的小孩子，似乎生就能滑冰的。脚上不論穿着甚麼鞋，只消綁上一雙冰鞋，就能飛一般的跑了。一般人攜帶東西包裹的，不再負在背上。人人都把他的東西放在木製的小雪車中，一路曳去，就是成人也像孩子們拖着玩物一般。我怕冷，向朋友們告借衣服，有人借了一件皮裘給我，救了我的命。在這樣冷的天，人家的鼻子都凍住了，透氣時皮領上也結了冰塊。全鎮披了一件白色的外衣，風景分外美麗。夜色上時，天空中被一大行灰色背的烏鴉遮暗了。他們棲在禿樹的枝上，那一大抹的黑影，襯托着黃昏時有色彩的天空，更覺明顯。

今天午後，我走過聖救主教堂，走將進去，其實借着避那外邊的冷氣。在一座暗暗的禮堂中，有一個

牧師，長髮，面貌很清整，正對着一班虔誠的教徒，在那裏講道。那婦人們的頭上都包着皮巾，像東方人一樣。我聽那音樂似的聲調，甚是奇怪，聽了好一會，卻一句都不明白。瞧那牧師的模樣，活像是聖書中的耶穌基督，一時我倒覺得聽上帝親自講道呢。

十月二十五日——李文諾夫很是和氣，助着把我的泥塊和座子從克萊姆林移到外交部中。我很願把我們這時的情景拍一個照——那泥匠運着一大塊的泥塊，李文諾夫穿着皮外衣，披着海狗皮的肩褂，卻抱了一個做模型的座子，我帶着一桶的泥和布跟在後邊。到了外交部，卻有一個穿制服的中國將軍和他全班的參謀歡迎我們。李文諾夫出於意外，不覺呆了一呆，那中國人見了，似乎很有趣味。

午後九點鐘時，我同着李文諾夫到乞吉林辦公處看手工作。李文諾夫到裏邊去了，我等在祕書室裏，猛見一個人匆匆走過。他是個短小的人，穿棕色的褲兒，上邊一件衣服，和他身體很不相稱。他跨着小步兒一溜的走過，倒像夜中的更夫一般。這人便是乞吉林

我依舊等着，等得很煩悶了，知道這情形不對。一會兒見李文諾夫來喚我。我便趕到門口，乞吉林立時攔着我，做着一種急促忙亂的聲音，說道：『今夜不能、委實委實不能，』說着，已溜開了。他竟不給我跨進他的門限一步。李文諾夫和我相覷了一眼，就一同走出來。我們上樓到李文諾夫辦事室中。他很不安，似乎不知道該用甚麼話向我道歉。我坐着，等汽車來送我回去，我從李文諾夫的話中，和我親眼所見的光景，就約略知道了乞吉林的為人。

他是一個性質反常的人。一個月一個月的住在外交部中，緊閉着門子，也從不出去。他定要在外交部中安排一間臥房，說是沒有時間回家去睡覺。他全夜辦事，日中睡熟時，倘有一個電報來，他也立刻就醒。他的晚上就是日中，日中却又並不完全是晚上。他不知道甚麽是時刻，也不知道人家的起居是和他不同的。往往大清早三四點鐘時，爲了一件極微細的事，特地把電話去和那一個同志商量。他一個人忙着做事，從不按鈴喚祕書或送信人，總得自己取着文牘，在各部中往來奔跑。他這人委實神經過敏，不論甚麽小事，都使他手足無措，不知怎樣纔好。有人和我說他是一個天使，是一個聖人，我却瞧他是一頭盤旋不定的驚弓之鳥。

十月二十六日——乞吉林由李文諾夫傳信給我，請我清早四點鐘去雕像，因爲這是他最安靜的時候，然而這當兒不幸也是我最安靜的時候呢。

十月三十日——午後八點三十分鐘時，加米納夫突然到我房中來。從他到前敵去後，約有三個禮拜了，他精神很充足，却消瘦了些，臉上全沒修剃過，頭髮也長了。

他對於紅軍的精神鼓舞，很抱樂觀。他說兵士們都急急的要收拾了虞格爾，從此和平。瞧去還須大戰一場，就能決定勝負，免去冬征了。我很是懊悔不曾跟着脫洛斯基同往前敵。他們曾在卡谷夫（Kharkoff）地方遇見，我倘去時，便能和加米納夫一同回來。這是我到俄後錯下的唯一大錯。

十月三十一日——十二點三十分鐘時，尼古拉司安得利夫（Nicholas Andrev 俄羅斯有名的雕刻家）

到來，帶着我到棉王許根(Shueken)家中去，他收藏着大批的法蘭西新派畫。如今被政府取去，一禮拜中由公衆展覽幾天。

法蘭西境內也沒有這裏收集得完備。我所要看的幾位名畫師作品，甚麼都有。第一室中大半都是克勞蒙西(ClaudeMonet)的手筆。第二室中有德加(Degas)李諾爾(Renoir)和西棠(Cezaune)的作品很多。今天我遊第一回賞覽那馬的士(Matisse)的名畫。室中共有二十一張。隔室中又有好多畫，兩是古琴斯(Goguins)的。我瞧了，很覺有味。

這畫館中賞覽的人，幾乎都是貧賤小民，我暗中詫異，不知道他們有甚麼感想。接着我們到幾處美術學堂去，有裸體的寫生，都借着兵士和水手做範人，他們的成績很可觀。有一所學堂，開在一個富商的屋中。勞農政府甚是狡猾，往往挑選好屋子做各種公用品。他們雖常把貴家大廈改做俱樂部和工場，却並不作踐。單有一宅裝飾太過宅沒意味的屋子，改成了下等齷齪的工作場所。那平民美術的展覽會，也很有趣味，所有的畫，都描寫革命和社會上的新行動。畫稿的筆法都很粗率，又有木刻的成績。這種展覽會，有一所開在一宅建築極美麗的屋中，這屋子坐落在街道的後背，園子裏已長滿了野草。在從前本是一位陶爾琪洛基親王妃(Princess Dolgerouki)的產業，後來歸給一位伯爵夫人。她死了，那承繼的女公子被公家擄了出去，有人說她依舊住在裏邊的地窖中。下層有許多很富麗的小房，天花板上有漆畫，門窗都是雕花的。有一間是中國室，室中非常精緻，有幾件可愛的俄羅斯銅具古物，和旁的美術品。

這屋中似乎甚麽人都能進去。那法蘭西式椅子上的櫻紅古緞都已毀損。我覺得這裏真是最淒涼的所在，四下都留着鬼影，或者爲了這屋子精小可愛，應該做人的退閑住宅，可不配給公衆踐踏呢。我們正徘徊着，有一個人走上來，操了法蘭西白和我們講話，問我們可是從法蘭西來的。他的帽子幾乎壓在眼邊，衣領却掀到了耳上。人家但能看見他一個端正的鼻子，正苦着冷。他很知道屋子和屋中的歷史，也知道那一副是全屋中最精美的家具。他分明是個很知禮的人，但是當着安得利夫常向我笑。他很像是一個鬼，留戀着一處熟悉的地方，陰魂不去，我料想他也並不是過激黨人，曾經歷過飛黃騰達的日子。

我很不快的走了出來，今夜加米納夫來時，我就和他說起，求他保護這所屋子。他說本有一個委員會專管這件事的，大約沒有留意到此。

我們回來時，走過了一片廣場，見有一個俄羅斯文學家郭右爾（Gogol）的銅像，我以爲這是很好的作品。郭右爾半披着一件長衣，立在一個粗花崗石的座子上向下望着，安得利夫見我讚美，就向着我笑，說莫斯科都小覷這個銅像，要把煤灰倒在那雕刻人的頭上呢。

我好生詫異，心想俄羅斯的美術程度一定是極高的了，然而我仍抱定主見讚美這件作品，說倫敦全城的像，簡直沒一個像這樣好的。後來他纔承認這是他的成績，自怪不得他客氣了。過激派所立的像，大半很完美，即如小說家陀斯都夫斯基（Dostoievski）的像，全用花崗石雕琢出來，也是很美麗的。

十一月一日——今夜李文諾夫特地設宴給那中國將軍餞行。這倒也是一件大事。那一碟子一碟子的菜餚

將上來，好似夢中所見的東西。與宴的人，除了那將軍，還有他的參謀三人，譯員兩人，（內中一人是彼得格勒大學的中國文教授）乞吉林，加拉海夫婦，范特立浦，羅斯丹，和我自已。邀我們與宴的時刻，本定九點鐘，誰知等到了十一點半纔喫——這真與俄羅斯風覺能捱延兩點半鐘。我們所等的就是那乞吉林；他是沒有時間觀念的。這坐等的時期內，可使人厭得很，說話借助於譯員，是不大便利。有一個中國人能說法蘭西話。他是中國工黨的黨魁

就宴時，我坐在這位工黨黨魁和李文諾夫的中間。李文諾夫做主人很得法，他把我們位置得都很的當。大家都感激他。他請乞吉林坐在桌子的一頭，於是他兩面坐着的中國將軍和范特立浦都知道主人把他們待作上客。他喚我坐在他的一旁，又請加拉海夫人坐在乞吉林的對面。

我曾喫過好幾回很好的宴席，以為不能再遇了，却不想有今夜這回事。這時就聽那新鮮的生菜和花椰菜，也很覺快樂。我們那個老下人更快樂極了。他換上了一個新洗過的領圈和一個領結，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他取了兩佛爾的鹽碟子和刻花厚玻璃的酒瓶出來，好像心中覺得又回到了革命以前的時代，興高采烈的款待他主人的朋友。他似乎也有一種傲然自大的神情，他走過時，我們都和他點頭笑。他授了一碟法蘭西式的牛肉給我，說道，「好極好極！」李文諾夫還受他呵斥，因為用刀切菜蔬的緣故，說不再換第二把刀來了，到得蘋果餡的粉餅子上來後，我喫罷，悄悄地向那老頭兒說道，「明天。」可是我很希望留些兒給我們明天喫呢。

以下便是演說，那些演說辭，無非從俄羅斯話譯成中國話，中國話譯成俄羅斯話，我却一般都是不懂，這一種苦悶眞是說不出想不到的。乞吉林說得很久。那中國將軍的臉一動都不動，等大學教授譯成中國話了，他就用中國話作答辭，却仍是保守着那麼一張臉。宴罷之後，我們同到那對面加拉海的大房間中去。乞吉林在這裏又和我相見，自然很覺得局促不安。我倒並不在懷，只是向着他笑，又帶着滑稽的口氣說道：「乞吉林同志，你以前可待我太惡了。」他聽了，很有些窘的樣子。

十一月二日——我覺得病了，徵候是腹膜炎。我的朋友們都很着忙。他們說很不願把我葬在克萊姆林宮牆下邊。我和他們說，我要是死了葬在那裏，不歡喜演說，却歡迎禱告。他們問我或者不妨事麼？我說：「我家裏有兩個孩子，正夜夜禱告着，願我早日好好兒回去，我想到了這個，就覺得我未必死呢」當下有一個朋友問道：「怎麼！你教孩子們禱告麼？」我道：「他們原該知道這個。導他們立地做人。」他道：「你該教他們實際，別教他們虛幻。」我辯道：「信仰帝力，這不是虛幻。」他道：「你該信仰你自已的力。」我那朋友的一番話，就能代表目前俄羅斯一般人的意思。我到了這裏，遇見好多人，大半如此說。我明知這些人却是理想家和無己派的人，但是不知道這些性質能和無神論幷爲一談呢。我說理想家，他就改正我，他們也不願給人家應做理想家。他道：「我們是理想的實際主義者。」

他們對於宗教思想，却還寬大，所有的教堂開放了。但在革命以前的時代，凡有人進紅廣場神聖的門，都須脫帽示敬，現今却在那邊的牆上嵌了一塊碑，上邊刻着道：「宗教是人民的麻醉藥。」我每走過那

邊時，總有人很得意的指示我瞧，我却不甚明白他的精意。至於那些俄羅斯人民，亦並不着意，瞧那許多走過碑前的人，就能知道。畢竟跟前，常擠滿着人，都立住了禱告。總之人民的宗教思想一時不易革去，他們仍要禱求安樂和好希望，任是那些有才智的新派不贊成，他們可不管呢。

我盤桓在俄羅斯的時期快要終止了。我已自知不久就須動身。可是本國的人瞧我一逕和那些布爾塞維克黨人厮混着，也要疑我是他們的同志了。然而我決不如此，對於他們的主義也始終不曾明白。我們試驗那共產主義的精神，瞧是怎麼樣的，却也有趣得很。就我莫斯科一切奇怪的經歷中，很有些瑣屑的事可供談助，但我敬愛俄羅斯人的心，可依舊沒有減少呢。前天天氣冷了，我要生火，苦的不能說俄羅斯話，便自己趕到後園去，取了那一大堆的木柴來。我走了一程很長的路，由後梯穿廚房，過廊道，末後又須穿過客室。那時客室中有兩個男子在着——是我的共產黨朋友——很安閒的坐在路易十六世式的安樂椅中，我自己捧着木柴，倒也罷了，料他們總能給我開一開門，好使我出去。誰知他們却老坐着，一動都不動，到此我可耐不住了，便狠狠的說，我幸而是個英國婦人，不會做俄羅斯的男子。我這怨恨的話，他們都覺得了。內中一個說道：『你自己取木柴，這原是應當的。共產主義的真意，便是人人都須自助。』我說這種學說算不得新，自助的話，本是世界中根深蒂固的古訓，共產主義倘要獨標新奇，便須提倡「助人」的學說。另外一人，我還和他親近一些，他跟着我到我房中，很不安的兀是道歉。他送了兩個蘋果和一枝紙捲煙來，又和我說倘把那木柴的皮削下來引火，是很好的。我依着他話，一會兒果

熱把火生好了。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算模範的俄羅斯人呢，或是模範的共產黨人。我至今詫異着，不能明白。

一天我很笑上了一笑，因爲我在街中瞧范特立浦給一個婦人肩食料的筐子到她家裏。她是是一個孱弱的婦人，衣服很齊整，她在石子的街上走了很久，分明疲乏已極，提不起那筐子來了。我倘一個人時，也須給她代提。恰恰范特立浦在看，就想他應該做一下子俠客，助這個孱弱的婦人。後來李文諾夫聽得了這件事，也失笑起來，說范特立浦倘要擔任這種工事，莫斯科城中甚多着咧。

范特立浦一天很着急的和我說，他有一個俄國女友，先前是很富的，現在却充着速記的女書記，今天忽地得了一角公文，命她在下雪時，投入掃雪人隊中，把街上的雪剷去。范特立浦道：『可怕。』我問道：『甚麽可怕？』他道：『一個好出身的女子，向來不慣做苦工的，却喚他去掃雪，豈不可怕。』我道：『她年紀既輕，又比那些工人們喫得好保養的好，如此氣力也足，自能做這種事。』（我想起一年前英國罷工時，我有幾個女友都做過鐵路上的脚夫。）我和范特立浦說，我倘是俄羅斯婦人，定能給他們瞧我像旁的人一樣，能成日的做工，可不是他們意想中不中用的人呢。

范特立浦不以爲然。他說婦人們完全不該做工，應該由男子給她們做工。（我很奇怪。不知道是美國大多數的見地。）我知道倘把男女合作和婦女經濟獨立的話和他說，也是沒用，就不說甚麽。況且我也不要討論婦女的問題，只要研究那共產主義。

范特立浦在莫斯科城中找到了一家商店，發售那不曾被政府徵發的東西。他們有風鳥的羽毛（插在婦人帽上的。）他買了黃色黑色白色好幾種。他寫出了好多支票向勞農銀行支取布，銀行中一時却沒有這許多紙幣。有人說他還須等候三禮拜。等銀行中添印紙幣呢。莫斯科到處都設有販賣部。服務的都是范特立浦所謂『不該做工該由男子給她們做工』的婦人。她們都很歡迎這位大主顧范特立浦。

我因爲沒有事做，也不能四處游蕩，只索廝守在屋中不出去。這時寫信回去也沒用，因爲欲披露心懷，很不方便。我常在這裏想起我的家人——不知道他們可給我擔憂呢（他們那裏知道我倒很安樂，）還是很放心。莫斯科雖有種種不舒服的所在，我却也很喜歡他們的情形——大家須用實力圖生活，再也沒有那種、道德和惡習慣。我很快樂。有時我自已也暗暗喫驚，想盤桓在這裏，不要傳染了他們的根性。我要是沒有子女，便也願留在這裏做工。那『喫』的問題，我並不怎樣注重，與其住在窮奢極欲的中間，毫無目的，倒不如住在這有魄力空氣中，放棄一切安樂。

十一月四日——我要求李文諾夫給我去瞧瞧那蘇加勒夫斯基市（Sukharefski）這所在相去略遠，我從沒有去過。在想離俄以前，總須去瞧一下子。這一個市面法定每禮拜開市一次，其實天天做着買賣。曾有一個渾名，叫做『賊市。』人民只許在這裏賣掉他們的東西，或是私買無限制的食料。政府中時時去攻襲，包圍了全市，拘捕那些違法的商人和人民。無論買的賣的。一樣有罪。因爲這種賣買，他們叫做投機事業，性質重大的案件，須處死刑。有一回蘇加勒夫斯基市被攻時，據說脫洛斯基夫人正在市中多買些

牛油，也就被兵士們拘捕了去。她在電話機上找她丈夫，一時找不到，竟在牢獄中禁錮了一夜。這還是前事，現在的法律已沒有這樣嚴了。我和李文諾夫走了好些路，還沒有入市，已見近邊的街道上很有一派生氣。一羣的人似乎都湧到那市中去。我覺得這纔是莫斯科的脈息咧。

我第一回纔見人生活動的氣象。那市况很像是愛爾蘭市場，和東方的市集。一般人民，無論一方是把他們餘下的實物出售，一方是把最後的盧布買入的，都很高興。我瞧他們的快樂，就在這有物出賣有錢買進八個字上。但瞧那上店的婦人和販賣的男子那種笑逐顏開的神情，就是一個明證了。

那些游手好閑的人，不買甚麼東西，也得在這蘇加勒夫斯基市中踱着瞧瞧。莫斯科全城惟有這裏有彩色的羅帶耀人眼睛，或還有一頂皮帽和一個繡花的肩巾，以外有家用需要之品，像靴帶咧，信封咧，棉花咧，牛油咧，也都能買到，不過有一定限制的。我很想買一頂二萬四千盧布的羊皮帽子，却沒有買，只在四下裏拍了幾張照，又把那露天生火爐的餐館也拍入鏡中了。

我用着挑撥的口氣問李文諾夫道，『你對於這些情景，生甚麼感想？』他答道：『等我們有東西散布民間時，便須取締他們，但我們現在還談不到此，因爲正把不均平做工錢給與精明的工人。即便多給他們工錢也有甚麼用，試問他們得了很多的錢，有甚麼東西好買呢？』我們同車到外交監督部，他先下去，我就坐了他的車回去，路上略作停頓，將克萊姆林宮和紅廣場都拍了幾張照。

十一月五日——我在克萊姆林宮中的會食桌上喫了最後一頓飯，因爲明天我要離俄羅斯了。這會食桌

由共產黨餐館承辦，算給克萊姆林宮中的委員們和辦事人們喫的，今天分外的擠滿了人，容不下去。我却幸而得了一個座位。

羅那却斯基(Lunarcharsky)坐在我的對面。他剛纔回到莫斯科來，我很覺不快，因為沒有人給我們介紹。我鄰座的人見我正讀着一本英文克萊姆林遊客指南，就和我接談，但他們的英語却破裂接不上去。我不明白俄羅斯話委實也是很大的損失，因為這長桌子上，大家正談得精神鼓舞，料來總有極有趣的話。

我所以為有趣的事，就是瞧他們的臉，彼此的模樣兒各各不同，我一時也收集不來。我們不能指明誰是俄羅斯人，誰是旁的民族，然而內中似乎有一條無形的鏈子把這些人連鎖在一起，同抱着一個普通的思想。

飯後那雕刻家安得列夫和一個官員同着我去參觀俄皇的宮殿。宮中有極美麗的小室，全是筒形的天花板和彩畫的牆壁，那俄羅斯劇場中背景，大概都從這裏摹去的。那一間金碧輝煌的大宮室中，是從前俄皇上朝的所在，紅黨普勸世界工人聯合一致的文告，還留着餘迹，上一回社會黨第三國際大會，也在這裏開會。

那新造的一區，宮室建築既不精，佈置也沒有意味，所有物件，似乎都沒有動過。有幾間宮室中，還掛着俄皇登基的像片。從前俄皇全家難得到莫斯科來，宮中本來常有一種沒人居住的景象。所以人家也

不大覺得這其間留着皇家的舊影呢。

十一月七日——今天是俄羅斯革命的週年紀念日，我已在一路回國的火車中了。那協約國的報紙中都說今天怕有政變，我的朋友們都勸我別去，且等着瞧熱鬧；但我並不改變我的計畫，明知道等不到甚麼的。

李文諾夫到站上送我動身，他給我說再見時，（這天時刻隔得很久，因為火車開行比規定的時間延遲了三點鐘）斗的引起我的詫怪來，因為他忽然說他對於我實在朋友之上，我要求說明這句話的真意，他却回說須等十年。

我坐在鐵路總長羅莫瑙索夫博士(Prof. Lomon'soff)的專車中。我們車中有六百五十萬金磅，有荷槍的守兵守着。

昨夜鐵路上因為出了個岔子，停頓了幾點鐘，費了好些工夫方始開車。一會那全車的車軸斷了，一會那油箱上着了火了，又不時停頓；但我們去目的地已漸漸近了。任他怎樣遲慢，都不打緊，横豎我們須要等下禮拜四萊佛爾開來的船啊。我們一行人共有六個，除了羅莫瑙索夫和他的隨員，（他們是到德國去的，）便是范特立浦，紐洛梯佛，(Neuro eva)和一個很可憐的人名叫滯——他是一個鐵路技師。以前他是個富人，也充過俄皇的近侍。他似乎很熱切要和我說，他委實是個王黨，很不願給人錯認是布爾塞維克黨人，使他心中難受。瞧他模樣自是好出身，却像害着貧血病，兩眼深陷在眶子裏，含着憂鬱之

色，那一種鎮靜和自甘放棄的神情，也很足使人悲傷的。

他的意見，很顯明很激烈的和羅莫瑙索夫反對，說道：『我是俄羅斯人。我給俄羅斯盡力工作，並不是為的布爾塞維克黨人。』言下竟稱他們都是強盜！羅莫瑙索夫博士仰坐在椅中，只是磔磔的笑。他道：『你稱我們是強盜，我們也稱你們是強盜。』總之這其間的問題，不過是那一個強盜過頭罷了。

後來羅莫瑙索夫走開去時，我就要求蒂——別再討論政治。向他說道：『我在這幾點鐘中就須出境，你是住在這裏的。你須得謹慎些纔是。』他發了聲厲道：『一個人只死一次，』說時，放聲笑着；又向我說道：『他們原很知道我的意見，但我也曾給他們做些有利的事，他們又知道我並不和反革命行動接觸，平日也不談政治，因此我倒很安全的。』

羅莫瑙索夫在俄皇時代，也是一個鐵路上的官員，和我們說當時他曾跟隨俄皇的火車到沙爾斯谷西洛(Tsar koe-Selo)俄皇那時還沒有想到有革命的事，他以為暫時退往西伯利亞，等風潮過後再回來做皇帝。到火車站時，他的衛軍還很恭敬的上來歡迎俄皇下車後就去察看他的衛軍隊，照常呼道：『兵士們，祝你們的健康！』平時兵士們的回答，總是『祝陛下康健』一句話，但這回却同聲答道：『大佐，祝你的健康！』俄皇到此纔明白了真情。他的臉色頓時泛白，把外衣的領口翻了起來，悄悄地走開去了。

羅莫瑙索夫又把革命時的計畫說與我們聽，他自已也參與的。他們本想等俄皇一路往西伯利亞去時，毀他的火車，用兩部沒人駕駛的引擎開足了向俄皇火車的背後撞去，落得一個粉身碎骨。末後得了俄皇

自願退位的消息，纔把這計畫打消了。他又和我們說俄皇的近侍們，那時都已叛去，像沈舟中的一羣鼠子一樣，沒命的奔逃。這話似乎故意使蒂聽了難堪，他正一聲兒不響的呆坐着。我瞧羅莫瑙索夫一行人瞧見他的局促不安，都暗暗得意。一會兒車室中又單有我們兩人了，蒂——很悲慨似的對我說道：「大家叛去皇帝，這話是不確的，我有一個朋友曾跟着他同到西伯利亞，往後也一同就義，便是皇后陛下的忠僕，也很有殉身的呢。」

好了，我已近邊界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快樂不快樂。我很要瞧我的子女，但我卻也愛戀這一片奇怪的世界。

十一月十二日——我們在九日禮拜二夜中到了萊佛爾，有人授給我一個包裹，內中有我的兩卷日記和好多的柯達克照片。多謝我那有勢力的朋友們已加上了政府的關印託與一個驛吏，我們過邊界時，就由他保管着。這幾個禮拜中我依舊做着日記，仍像在自己家裏一樣，從不見路上的困難。我信託天意，可是時時應驗的。

今天早上我到英國領事署去，領事蘭士烈君(Mr. Leslie)很歡迎我。他曾得威爾斯提起我，先前卻不知道我到俄國去，可是上一回過境時，我沒有上這領事署訪他呢。(眞是很抱歉的。)我瞧他很崇拜亨利乾姆司，凡是亨利乾姆司的著作他都曾讀過，那兩卷信札也見過了。他把浴室借與我用了一點半鐘，又請我用膳，留我在萊佛爾盤桓兩天，和那一對很好客的英國人哈荷德(Harwood)夫婦住在一起，他們在

海邊有着別墅。我在那裏休息着，喫喝着，承他們分外的優待。我在這裏約略知道了那些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伊索尼亞的歷史，和波羅的海德國人的歷史，他怎樣在萊佛爾居住，又怎樣被逼出境。這倒也是一篇很有趣很複雜的片面觀察。

我如今正在駛往施託克霍姆的小船上，因爲起了風潮，遲一天開行。這一路歸程，時時耽擱，任你怎樣，可也性急不來。據人家說船上的伙食甚是惡劣。我卻以爲再好有沒。

我從萊佛爾動身時，也多承我那些布爾塞維克朋友們的好意，轉託駐在萊佛爾的代表照顧我；就是那羅莫瑞索夫博士和他的隨員也處處關懷着，十分溫仁。船上我又遇見那個瑞典銀行家，九月中動身赴俄時也遇見他的。這時他管着一個船艙，艙中都滿載黃金。

十一月十六日——時光完全耽誤了。風潮很大，逼得我們的小船只索拋錨在烏蘭島躲了兩日一夜。我們夜深到施託克霍姆，就有羅莫瑞索夫博士的代表和一個兵趕來相迎。經瑞典官員檢驗，並不是查軍器，實是查疫蟲，身中倘若沒有甚說，纔許踏上瑞典的地土。我驗後，就由那兩個勞農代表簇擁登車，飛一般開往英國大旅館去。

報館通信員包圍着我。他們竟有不等通報，闖到我房間裏來的。我不知道他們代表那一家報紙，便胡亂說着。有一張報，是保守性質的，竟說我形容脫洛斯基完全是個紳士。這一張報倘到莫斯科去時，可是很可笑的。我在這雜亂的中間，並沒細說脫洛斯基是怎樣一個人，委實說他是英才，是超人，也是一

個魔鬼。況且我們在俄羅斯，都直截說婦人和男子，沒有甚麽紳士或是太太的稱呼。我敢說那位主筆原是好意，只可惜弄錯了。

我們從施託克霍姆回去的經歷，可也很難得的。因爲我和范特立浦一同從俄國來，所以人家一起設宴歡迎，但是我的伴客却是社會黨人弗力德烈，史德勞姆和俄羅斯的布爾塞維克黨人，范特立浦的伴客，都是瑞典大銀行家。這倒是一個很有奇趣的混合，像水銀和金屬般混合在一起。

第一夜我同社會黨人史德勞姆和一個保守派的銀行家却談了一點半鐘，用着那很惡劣的德國話，他們並不笑我的文法，只是聽着，還隨時把話來問我。我兒時所學的德國話，在莫斯科練了一練，現在居然也記起來了。

我受了瑞典人的請求，在施託克霍姆公共的廣場中雕刻一個紀念碑，代表和平，把右翼左翼的勞工黨聯合在一起。那費用由工人們合力捐助。這是一件國際間故事，他們很願我擔任，看來這碑上的意旨須用寓言表出，切合理想的。

在開往古德堡(Goteborg)的夜車中——我動身時，到王宮中和孩子們用茶。那長太子不幸到羅馬去了，沒有遇到。孩子們似乎寂寞了些，却很健全。太子妃英格德(Princess Ingred)很有愛容，眼大，臉色略見慘白。我那最小的孩子瓊南，甚是可愛。他實是婦人的寶物，很覺名貴的。使人瞧了，不知不覺要把魅愛的臂兒挽將上去，誰說這是虛幻不是實際呢？

我的朋友們……我智慧的俄羅斯朋友……我很愛你們的奮鬪，夢想，和你們理想的實際主義。但是和我說，你們的中間已失去了一個很親愛的人，你們難道鐵打了心腸，不覺得痛苦麼？（婦女雜誌）

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第六册終